

新進作家集·第八集

兼 差

高 深



新民印書館發行

短篇集

兼
差

新進作家集
第八集

兼 差

有 著 作 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發行
(1—5,000)



著 者 高 深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祝 惺 元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印 刷 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發 行 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定價七圓

老彭

我認識老彭遠在五年以前。

那時我的大哥新陞了上尉，他們的軍隊剛從察哈爾調到京郊，整天家忙於操場的集體訓練，老彭因爲上了年紀（其實他到底有多年紀，我從來沒有問過，不過據我看來，至少也應當是四十五歲以外的人了吧。）所以已經不能算是正規兵士，依着上級官的命令，早就打算把他開銷了，但是我大哥因爲他離開軍隊便沒有出路，只好呈准了上司把老彭仍然留在連裡，補了一名傳事兵的缺。

雖說是傳事兵，可是真正傳事兵應作的工作——如騎着自行車，背着信袋往來於司令部與連本部之間繁雜迅速的事——他又確實不能勝任，因爲他的腦筋挺壞，當面告訴他的事情他會當面就忘掉得一乾二淨，所以他唯一的日課便是替我大哥擦擦槍，軍刀，自行車，泔水，打洗臉水，或是上街買點營規所不許可的西瓜，煙捲及其他一切零星瑣事，總之他不閉

着，據他自己說，閑着很難過。

他的正式薪餉每月是八元，除了伙食所餘還不到三元，所以我大哥總是每月另外給他津貼六元，這樣一來他的薪餉倒比別的正規兵士都多賺兩元了，因此他在連本部裡顯得很大亨的樣子，每到月終，他總會把所餘的錢一個也不剩地請那夥窮弟兄們大醉一回，有時會有很大的豐富的菜肴，所謂豐富，也不過是一顆鹽煮大豬頭，但是這在兵營裡已經是少見的豪華了呢！

要是碰巧在星期日我去看望我大哥的時候，也常會碰到這樣好的機會，雖然我不會喝酒，但是多少也得喝兩盃，尤其豬頭肉是我所喜歡的，他們像狼似地搶着吃着喝着說着笑着，這些天真的灰色的兄弟現在還躺在那道戰溝裡受着磨難呢？唉！真使人繫念得很！

他們對我都親切的感情，一直到現在雖然經過了幾度寒暑，而我還能將他們的名字面貌毫無錯誤地一個一個地背誦上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老彭是河北南邊某縣的人，大概距離河南很近的緣故，所以口音方面完全是河南人那麼豪放不羈的樣子。他的體格很魁梧，大概有六英尺多高，兩道刷子眉，眉梢漸漸地向上而且很濃厚，額上的綳褶特別深刻，像牛的額顛似地，眼睛很深很小，鼻頭很高，嘴唇老是緊緊

地閉着，顴骨極高，所以顯得很瘦的樣子，其實身體的肌肉是很發達結實的，但是要與別的年輕的兵士比較比較就立刻看出他有點衰老似的。

他不輕於言笑，但若要能使他發笑，除非在他心裡非常愉快的時候。他要一笑，面部所有縱的縐紋都一齊變成橫的縐紋，眼睛眯成兩條細縫，半黑的牙齒和牙床多部分地露在外面，半天合攏不來。

雖然我有很多遇見老彭的機會，但是我看見他那愉快的笑臉才只有兩次，真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我去連本部和我的大哥有事接洽，當他被介紹給我的時候，他笑了，就是那樣天真地笑，他喜歡得如同看見自己的親屬。「啊！你是我們連長的兄弟呀！」他驚奇地歡呼。

「是啊！上次我怎麼不會看見你？」我注視着他。

「上次我聽說你來過，」他還是止不住他的歡喜，「那天我上團部去啦，你怎麼沒有待多大一會，你多大年紀？」

「我二十歲。」我雖然答應了，但是我總覺得他不該問我這樣詳細。

「很好！很好！」他這樣說着就退出去了，接着他偷偷地抱進來一個大西瓜，這是他自

己的錢，我很過意不去幾次拿出錢來要他付了瓜錢，但是他怎麼也不肯，那時候的瓜雖然便宜，也得三四毛錢。一直到後來有人告訴我，老彭對我特別喜歡，因為我和我的大哥模樣幾乎完全相似，他喜歡我大哥，所以也就特別喜歡我了。

他總不贊成念書，他說念書實在沒有多大用相，但他有時又覺着不識字的痛苦，那就是他的老母親從故鄉給他來信的時候，他的軍衣兜裡總帶着信，一遇見熟人他就掏出來求人給他念念。

我給他念過幾回信，他的母親沒有一回不是哭哭涕涕地要他回去，有時我也勸他回去看看，但是他只搖搖頭：

「不回去，回去有啥意思。」

他確是因為多年的兵營生活的陶冶，實在不願回到那窮鄉僻壤裡去，但是在這裡却有多少兵士天天找機會逃跑而不能成功，或是跑出去之後被逮回來受着非常殘酷的肉刑。而老彭却是不願離開軍隊，這真是奇事了。

就拿這件事我去問老彭，老彭半天不答應，後來他說了：

「什麼時候連長不幹了，我也不幹了！」

這話我很信得過，他雖然是個粗人，但是他感情是非常豐富的，他要是喜歡誰，就連見面的招呼也沒有，總之，他的愛與憎的界線畫得很清楚，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謊話，也不在背地咒詛別人，他老是繃着一副緊張的面孔，也不隨便嘻笑，可也不啼哭，真的我沒有看見他哭過。總之，他是滿足於現在的生活的。

他是一個老兵，從廿七歲就入伍，他在孫傳芳，吳佩孚，白崇禧，劉湘，馮玉祥的麾下都當過兵，在吳佩孚時代也曾當過半年排長，官級是少尉，所有中國過去軍閥的內戰他都參加過，尤其是第一二次直奉大戰，他每次都負重傷，所以對於戰爭持有各種各樣的經驗，但是不常拿這些給別人誇示，別說是十幾年以前的事，就是昨天的事甚至當時的事他也會忘記了的。

其實，人對於過去的事記憶起來又有什麼意思呢？

第二次我看見他笑的時候是在傷兵醫院。

蘆溝橋事變的第四天，北京近郊的砲聲已完全熄滅了，中國的傷兵不斷地擁進來，各救護團體如紅十字會，各大醫院的救護班都忙不過來，好些重傷的傷兵好幾天得不到治療，傷口已經腐爛得生了蛆，他們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地躺在天橋一帶的牆根下，呻吟着，哭泣着咒

罵着，他們的肚子餓着，渴着，所有賣食物的店舖早就上了板，所以即便有錢，也買不到充飢的東西。

就在這些受砲火洗禮的傷兵群裡，我一直徘徊了四五個鐘頭，仍然不會打聽出我大哥的一點消息，爲了這些悽慘的灰色兄弟苦相和刺人肺腑的呻吟，我的頭幾乎快要昏過去了，我同情他們，我爲他們流淚，我同時痛恨那些徒逞一己私慾的主戰者，他們摧毀了人家的兄弟，同時也摧毀了自己的兄弟，我幾次想在他們的身上找出番號，但是他們軍衣早已不知拋在什麼地方去了，據說是怕日本兵看見的原故所以，我只好帶着失望暫時回到家裡休息了一會，我覺着我的腦袋都要爆裂了。

下午我又到後防醫院及各傷兵醫院都去探聽過了，但是仍然沒有消息，最後我又到東大地臨時傷兵醫院去了，經過了幾番交涉，那個警察才許我查看傷兵的名簿。

第一個睜進我眼裏裡的是老彭。

雖然始終沒有查出我大哥的名字，但是我想只要有老彭，總可以打聽出一點結果來了。吧？於是我經過了大夫的許可，被領進第二號病室，那只是五間貫通的房子，但是却塞着三十多名傷兵，不過這是一個輕傷的病室，因爲是輕傷，所以連一個護士也沒有，傷兵們一聲

一聲地喊着要水喝，要便盆，總是沒有人理他們。

當我進去的時候，滿屋子充滿着濃腐的氣味，這時老彭正側着身子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穿着繻褶的污穢的病衣，赤着足，手上額上的青筋跳着。不時因了創傷的痛苦，嘴角抽動着，床頭上掛着病狀的說明：

「彭××，背部受炸彈爆裂傷五處……。」

「老彭！我來啦。」我俯身喊他。

他沒有立刻答應我，只是非常驚奇地注視着我，好像不認識或受了恫嚇似的，但是突然他伸出一隻手握住我手腕，戰慄地哆嗦地搖動着我的手臂，他的眼睛只是釘着我的眼睛，好像要從那裡挖掘什麼似地，半天才鎮靜下來，堅硬的嘴角裡拚出幾個字：

「你還在這裡呀！」

我點點頭，我看他那種感動的樣子，真叫人不由地落下淚來。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不要哭，僅只流淚又有什麼用處呢？「你傷口痛嗎？很厲害嗎？」我問。

「不要緊，我……連長也受傷了。」

「他什麼傷？要緊嗎？」

「不要緊，連長是機關槍傷，在胳膊腕上……」

後來他詳細地告訴我了。

那天日本兵攻擊第八營房的時候，他們一連正擔當着第一線，士兵都伏在早就掘好的散兵壕裡，連長自己在一個窖形的指揮堡裡，他的唯一的武器是一隻二號手槍，這時兩方的機關槍陣地比賽似地吐着火帶掃射，砲聲步鎗聲已經混成一片，但是陣地並沒有絲的變動。即使死傷也沒有很大的數目，在兵家所謂「對峙狀態」也許就是這種情況。

但是這情形不到五十分鐘，忽然由北方隱隱地傳來「嗡嗡」的轟炸機的聲音，立刻在中國陣地上空出現了三十餘架飛機，頑強地低空飛行起來，因為他們深知這個部隊沒有防空的重火器，所以幾乎是擦着房頂飛過去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單翼偵察機，很輕捷地盤旋着，忽然翅膀一傾斜，立刻就從傾斜的空位飛下了六英吋的砲彈，落在每一指揮官的窖形坑內和散兵壕內，這樣一來中國陣地立刻起了非常的紛擾，指揮官本身差不多比士兵所受的威脅更大，因之，在未得最高指揮部的退却的命令以前，大部分的部隊都無形中漸漸地向東移動，每個砲彈爆炸以後都有多數的死亡，在這陸空呼應的十字砲火之下，簡直就等於束手待斃。

這時日本方面的攻擊部隊一見中國陣地有了騷亂，戰車群和裝甲汽車立刻就出動了，戰車上的機關槍突進地猛射，所有威力圈以內的樹木或小型建築物就像被剃也似地倒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我的大哥受了第一次機關槍傷，其間還不過五分鐘，一隻偵察機不祥地在我大哥底頭上空低空飛行，翅膀一傾斜之後，加速地飛去了，緊接着一個砲彈洽洽地落在他的指揮堡的傍邊，老彭於是立刻被炸倒了。我大哥的臂部也受了很重的爆破傷，一直是他們聽不見中國方面還擊的槍聲，他們才開始探聽左右翼的部隊時，人家早就跑得連一個也不剩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得退却了，這是如何慘的退却啊！一個已經死傷過半的小部隊差不多完全處於敵人層層包圍之中，就是想退却也很困難了。所以退却也等於攻擊，恐怕犧牲還要在攻擊以上也未可知。

就這樣且戰且退，再到集合，整整的一百人才不過剩下二十餘名。多麼狼狽的犧牲呀！這以後的事情，老彭也就知道了，因為在當時已經昏過去了。究竟他自己是怎樣被送到這個病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只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總是惦記着我的大哥，他說他過一兩天，傷勢稍好，他就要出院找連長去。

因爲意外地遇見老彭，並且得到相當的消息，我的心稍微安寧了些，我將身邊僅有的兩元錢留給他好作爲零用，並且答應每天來看他。但是他怎麼也不肯收錢，後來我將錢交給醫院的庶務先生，請他隨時給老彭買點煙捲之類。

最後經過醫生許可，讓我到重病房去看過一回，我的心都快爆炸了，我幾乎不忍再去看去，其中我熟識的士兵十一個，他們都負着令人想像不到的重傷，有被砲彈打斷了胳膊的，打折了腿的，還在等待着割鋸手術，有的是肚腹上被砲彈炸裂開六七寸幅圓的大洞，腸肚都托在外邊，可以看見腸胃在顯然地運動，有的傷在胸部，肺葉被打穿，呼吸的時候，從彈洞裡吹出帶血的氣泡，有的傷在腦部，腦袋浮腫地連眼睛都無法睜開，所有傷兵的傷口都污穢不堪，血和膿已經把紗布沁透成一片硬殼，稍微一動就會劇烈地疼痛起來，他們茫然地等待着手術，等待着死亡，實在他們是寧肯死亡！

有的兵士實在不堪忍耐的時候，就憤怒地罵起來了，但是那有什麼用處呢？那不過更引起護士們的厭惡，甚至連一盃水也得不着了吧！

我呆呆地站在這裡有什麼用呢？

人類的殘酷性已暴露無餘了！這些被難的兄弟們得不到人們的同情！我難過極了！我憤

恨極了！而這時醫院當局正在院長督率之下，翻箱倒櫃，準備個人逃避日本軍入城的鋒芒，只是關心自己的財產，兒女，甚至一片破布，對於那些在生死關頭掙扎的呼痛的犧牲者，毫不動心地拋在一邊。

我幫着夫役給每一個傷兵送水，送便壺，端飯，他們對於這種同情表示非常地感激，我答應第二天帶信封郵票來給他們寫信，一直到晚八點我才離開他們。

第二天我去看老彭的時候，正當PU醫院的醫療班給他們換藥，重病房裡有五個兵需割鋸手術的治療，當醫生向傷兵徵詢是否願意割鋸的最後意見時，我看見他們的眼裡先冒出怒看的光，漸漸地才流下晶晶的眼淚。「願意！」

一直到殘廢，我親眼看着醫生用熟練的手法拿解剖鋸子鋸下來三隻大腿兩隻胳膊。這時手術室裡充滿了麻醉藥的氣氛，所謂手術室也不過是貫通病房的一間平房而已！

第三天我又買了點煙捲，平均每人才分到兩支，這天我寫了幾十封家信，他們的家境大半相同，無妻室，只是一個白髮的老父或老母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們的兒子有回來的一天，他們知道這些悽慘的災禍嗎？他們假如知道了該是如何地傷心呢？

第四天我因為高度的發燒，一直輸了一星期，趕到我去再看老彭的時候，醫院方面說他

已自動出院了，傷口還不能說完全痊愈，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聽大夫的勸告出院了，他到哪裡去了呢？去問別的傷兵也是不知道。

兩個星期之後，老彭突然來看我，說他已經見着我的大哥，不過因為怕連累我們，所以不便來這裡，但是這個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我斷定老彭是撒謊，因之我推翻一向我對老彭的信任，我不願理他，我恨他。因為我最恨人撒謊。所以我從來對老彭的熱意完全冷卻了。

一星期以後，我的大哥果然回來了，他穿着一身鄉下的破爛衣服，叫人簡直不能認識。談到老彭，他說在一星期以前確在一個××醫院裡見過一面，那時他的傷已痊愈了，只是因為某種關係不能自由，所以只好叫老彭給家裡來送信。這時我覺得百二十分的慚愧，我才明白所謂有知識的人不會了解別的事實，我想起那天老彭負氣地離開我的情景，自己實在羞愧地無地自容了。

我的大哥因為各種關係，又轉投奔到原來的部隊，仍然過着那煙屑，彈雨的生活，雖是刻苦，但是在他每次來信裡總是表示着非常的愉快，勇敢！

對於這種紛擾，矛盾的情緒，我自己也無法解釋，雖然我親眼看見過，也親自經歷過戰

爭的厄運和慘相，但是一看見他們那樣賭生命的鬭爭爲全體國民的犧牲，總覺得不僅沒有理由反對，而且實在也值得贊嘆的哩！

在一年多的長時間裡我沒有見着老彭，不知道他是如何生活着，真令人繫念得很。我的大哥每次來信都提起老彭，因爲他也很繫念老彭。

去年十二月我不幸被病魔纏繞着，整天的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聽着耗子賽跑，斗室孤灯，真把人煩悶得要死，就是看書也實在毫無興趣，況且生活這樣的迫人，米麵一天比一天高漲，甚至有時候就買不到，眼看着就要餓死的光景，我們一家人却都仰賴我這樣一個病人。

這天，天氣很冷，不時飄着小雪花，老彭來了。

他穿着一件青色的破棉袍，袖口和邊緣都已露出棉絮，頭上戴着破毡帽，腰裡結一根麻繩，鞋襪都破爛得露出腳趾，臉上顯着又瘦又黑，手裡拿着半截煙捲，拚命地吸着，牙齒不住地打抖，我仔細一看，原來他沒有穿棉褲，在這數九的天氣裡，當然是很冷的了。

據說他現在住在一個小店裡，前幾天會跟一個北京人合夥作過收買破爛的生意，但是收買來的東西賣不出去，破爛行裡又沒有熟人，所以只好攔着認倒霉，目前正託人在別處謀

事，能否成功還不一定。

當然他很困難的，我留他吃過午飯，在別處借了兩元錢送他作爲急用，他慨然接受了，也沒說謝謝或者什麼虛偽的客氣話，就匆匆地去了。

今年二月他說我事作了，是在一個磚窰裡給工人們作飯，一月七塊錢，還管飯吃，但是因爲小店裡有一元二毛錢的欠賬，人家不許帶行李走，所以着急的了不得。這個我當然給他想辦法了，另外再給五毛錢的車錢，照樣他毫不感謝地就走了，我的嫂子對這很不以爲然，並且覺得像老彭那樣襤褸的裝束，在外觀上實在有些難堪，但是，對於這，我有我自己的見解和感情，我對老彭一點也不感並討厭，反之，我以爲我一生的朋友之中恐怕唯有老彭才談得上是一位忠實的知己呢！

人穿得體面又有什麼用項呢，窮是恥辱嗎？

不幸的消息來了，我的大哥在湖北戰地陣亡了。

這消息是由我大哥的一個多年共生死共患難的R君來信告訴我們的，人本來是去年十月就陣亡了，可是爲了不使我們傷心，所以一直遲延到現在，但是傷心的事總歸是要傷心的，倒不在遲早呢！

從接到噩耗的那天起，我的眼淚無間斷地汹涌着，捨棄了自己的生死，啊，終於這不祥的事情會降落在已經受着災難的人們的身上，本來打算把這件事暫時藏起來不告訴嫂嫂和侄兒，但是倒底不可能。

多少日子我們完全埋在哭聲裡，我們也按照世俗買些冥紙，冥衣，錫箔之類，去到郊外祭祀，痛哭，痛哭，無休止地痛哭。起着也哭，站着也哭，吃飯也哭，睡覺也哭，總之無地不哭。

戰爭地終於執拗地奪去了我們的哥哥，丈夫，父親……哭泣又有什麼用呢？不是有多少人現在還準備痛犧牲嗎？

現在，眼淚哭乾了，心臟也麻木了。我們成天過着愁慘的日子，貧窮和疾病緊迫不捨地迫害我們。

五月上旬的一天，老彭來了。

他這回可比往常穿得整齊了許多，光着腦袋，可是穿一件嶄新的棉袍，新鞋，新襪，手裡提一大包東西。臉上也顯得特別光彩，大概是才洗過澡來的。

他說他現在事情很順利，長了一塊工錢，每月可以賺八元錢，並且過年過節還可分點花

紅，他又對我再三地安慰鼓勵，他表示他願爲我們的生活負一部責任，後來他打開那個包，裡面裝些餅乾，藕粉，白糖，看樣子也得花費兩元錢，但是我一點也沒有吃，因爲我看見老彭就不由得又傷心起來了。

「我大哥陣亡了，老彭！」我嗚咽地說。

他一連反覆地問了我三遍，這才證明他的耳朵沒有聽錯，立刻他的臉變成蒼白，半天說不上話來，他把椅子搬轉冲着牆壁像小孩似地頓足嚎陶起來了。這時我不得勸他，一直等他自己哭夠了，他才紅腫着眼睛，迷惘地直呆呆地看着我，一句話也不說好像如夢初醒似地：

「人完全是瞎活！」他像是給自己說：「我要是跟着他還不至於這樣！」

接着堅決地，憤怒地站起來走了。彷彿他的世界破碎了似地，後來他又在別屋子裡看了我的嫂嫂侄兒等，這才鄭重地跟我道別：「我也不活着啦！沒有意思，你好好養病吧！」

說完這話他就走了。

從這次以後，我再沒見着老彭，也沒有接着他的信息，一天因爲晚飯吃得很少，半夜裡忽然覺得餓起來了，我打開那個紙包，一邊吃着那餅乾，一邊想着老彭。不由得繫念擔心起來：「老彭莫非真地自殺了嗎？」

像他那樣耿直堅毅的人會拿生死來發誓撒謊的嗎？想到這裡，真使人一直到現在心還不
安呢！

一九四〇・七・三十日

孔廟裏

我在十一歲的那年夏天考進縣立高等小學校，那時候總不脫孩子氣，說是念書，可是貪玩的時候居多，比方琉璃球老是裝滿制服口袋，而且在同輩裏也確實是彈球的能手。除此以外，還學會吹軍號，踢足球，走浪橋。到底因為是高等小學校，在形式方面也就比在國民小學活潑自由得多了。而且又有星期日，這在那個時代的確給與我不知多少快活。

在星期日，距縣城近的，也許乘便回家望望，但像我們有六十里之遠的學生是做不到的，所以只好在城外散步，在城牆上躍躍，倘是在熱天，就到離校最近的孔廟裡去玩玩了。若說我們這個小小的三等縣，居然有這樣宏麗偉大的孔廟建築，真不能說不是一件奇事，那建築的樣式和材料完全跟北京三大殿的沒有兩樣，正殿是五大間，正面是孔子的塑像，全體都是五彩描金，圍着真絲的帳幕，外邊再加一個彫刻極精的閣亭，門是緊緊地閉着，除非是春秋二祀才能開開讓大家瞻仰，左邊亞聖孟子，右邊是顏回，東西兩廡是配殿，

七十二大賢們坐在那裏，顏回因爲孟子呆在正殿裏太單調，於是也借着孟子的光，能多接受點孔夫子他老人家剩餘的香煙。至於那些七十二大賢們，我要來個比喻，正殿是頭等病房，兩廡是二等病房，大家一個挨着一個，倒也挺熱鬧，我想要說話或無聊的時候互相開玩笑也很方便。至於正殿那就不成了，孔夫子被幽在一個獨木閣子裏，除了蚊子進不去以外，只有悶的慌。孟子聽說是好辯的很，便偏巧又遇上靜如處女不愛說話的顏回，恐怕也是說不起來，即使能說起來，也不敢那麼放肆，因爲孔子雖然看不見，但是他的耳朵一定不壞，你不看四書上說「六十耳順」的話嗎，一定是聽覺很聰敏的人。

兩廡的南邊是兩廊，這裏面盡是歷代本縣的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沒有塑像，不過只是一個長不盈尺寬不盈寸的木牌而已。前面是魚池石橋，就是所謂的「泮」了。南面代替墻垣的是一垛高可三丈寬可四丈的龍碑，完全凸花綠色琉璃磚砌成的，這碑在前清時代是爲本縣中了狀元而衣錦還鄉的時候，把牠推倒了，一直地走進孔廟去謁孔子，然後由他出資重建那個碑碣，留着給第二個狀元再來推倒的，好在我們那小地方沒有人才，所以那垛碑至今還安然地站在那裏。

此外就是那幾十棵古老巨柏，杈杈一直頂在雲端裏，給這偉大的建築添了不少莊嚴的氣

象。

因爲有許多高大的柏樹，再加上這裡的屋宇都是那麼寬展，所以特別覺得涼快，有不少同學把涼蓆鋪在地上，半天半天的睡在那裏。但這是人多的時候，一個兩個是不敢在裏面玩的。雖然是泥塑的東西，到底給人一種靜穆肅敬的感覺。

可是單有那麼幾個高年級的同學，天天在孔廟裡泡，他們都是清末民元時代的私塾的學生，多半都在二十歲以上，這些學生因爲國文根基很好的原故，所以對於功課便可以應付裕如了，所以他們整天搗亂，爬坡牆，跟軍隊打架，打廚子，鬪教員，以至嫖暗娼，那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我們管他們叫遺老。其中最能搗亂的，要算李蔭了，他的身材不很高，但很魁梧，練得一手很好的通臂拳，面孔很黑，但很好修飾，家裏又有錢，衣履相當入時，那時候，人們時興平頭，李蔭也留着平頭，穿着那種帆布的跑鞋，顧盼自若，頗有點所謂風流的意思。可就是每個手上多出一個指頭。

他們的做作，有時確太大胆，竟敢在戲台下邊公然撫摸女性，或是在廟會上尾隨着婦女們瞎說八道，或是同女性一齊在佛前拜起天地來。所以李蔭的壞名在外，全縣城裡沒有人不知道的，婦女們對他也就特別存着戒心，一看見他就紛紛四散了。

除李蔭以外，和他同樣年紀的還有九位，他們都是盟兄弟，不論參與什麼事，都是他們幾個人先開始，至於我們這班小孩子，只有跟在他們後邊跑跑龍套而已。

春丁祀孔不久，接着就換縣長，校長領着我們排成隊一方面送舊，一方面迎新，新縣長已經是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兒，但意外地却帶一個十八九的太太。

縣長太太據說姓葉，身材很窈窕，鵝蛋臉，大眼睛，眉毛有點像戲裝似地往上吊，高鼻子，小紅嘴唇，梳兩個雙髻，粉紅緞襖，黑縐紗長裙，再加上省城裏時興的步法，看樣子還沒有脫孩子氣，走起路來還是跳跳蹦蹦，非常活潑愛人。和縣長在一起走路，就像是縣長最小的女兒，因之，她常把縣長叫老頭子老頭子的。

這位縣長年紀老，可是腦筋不老，他常帶着太太來參觀學校，宿舍，縣長太太常常操着省城裡的腔調，批評這個，批評那個，而我們這位校長却是一個頑固到家的傢伙，縣長提議要去參觀孔廟，同時帶着太太，這很使校長難爲半天；但是到底因爲是縣長，也只好忍痛領着參觀過一次，但是第二天他却偷偷地在孔廟裏燒香，要求至聖先師饒恕那不潔的女人褻瀆了神聖的殿堂。

從此以後，只要縣長一來，他就頭痛。怕的是把那有碍清靜的女人又帶來了。

我們的足球場，緊挨着縣衙門的西牆，西牆也開着個小門，當着我們運動的時候，那位年輕的縣長太太出來參觀了，總是那麼笑迷迷地，要是球踢進門的時候，她也跟着大家拍着巴掌，又說又笑，指天畫地，要是球滾到她跟前的時候，她也拿那纖細的腳踢給我們，於是這個球別人搶不去，那一定是李蔭的了。

他把那球盤來盤去不想往出送，好像那球經那女人一踢之後，便變成神秘可愛似地，他們幾個把兄弟滾來滾去，嘴裡說些不堪入耳的話，有時他們故意把球踢到縣長太太那裡，故意裝做鬼臉，李蔭就嘻皮笑臉地過去搭趣了：

「小姑娘，踢呀！」

「我踢不動。」女的開了口。

「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李蔭挨蹭過去了，於是我們大夥都握着一把冷汗，料想一個耳光子是不成問題的。

「沒正經的，壞死啦！」縣長太太身子那麼靈活地一扭，把李蔭帶羞帶惱地瞪了一眼，一直跑回家去了。

這時，李蔭心滿意足地在足球場上驕傲地奔跑着。

「李蔭，你還不回宿舍去！」大夥總擔心縣長會生氣。

「回去幹麼？」李蔭反倒不在乎。

「縣長會派人來抓你去打屁股的。」

「沒有那事，你不信，呆會兒她還要出來。」

可是當我們一直玩到天黑，縣長也沒有派人來抓李蔭，而李蔭所盼望的她始終沒有出來。

「李蔭，她叫什麼名字？」有人在問。

「她姓葉，樹葉子的葉。」

「那我們也早知道了的。」大家亂叫。

「名字嗎？」李蔭有些氣短。

「嗯！」

「明天這時候報告您。」李蔭把大姆指伸出，在自己鼻子上幌幌，表示絕不吹牛。

春光明媚，大地上已經冒出一陣一陣的潮潤的香氣，青草的嫩芽勇敢地撞破地皮，使田野間到處有了綠意，杏花滿山滿谷地開放了，溪水淙淙，鶯燕啼叫，太陽懶懶地照耀着，人們都惺忪着眼睛，惺倦地打着瞌睡，若是要打仗，那非全體投降了不可。大地的一切完全融

化了。

星期日的晚上，校長的揭示牌上貼出從下星期一起，放假三日，這給同學們極大的歡欣。

由李蔭爲首，組織春假旅行團，去請示校長，校長表示可以，但是他自己不願去。於是決定由體育教員曹先生率領我們去，這個我們也極端贊成，因爲校長要一同去大家便不得盡興地玩耍了。至於曹先生，雖說是先生，實際跟學生一樣愛熱鬧愛淘氣。

於是當天晚上，李蔭便督廚子蒸饅頭弄菜，一直忙了一夜。第二天集合了全體同學，分配好了挑旗的，吹喇叭的，打銅鼓的，我被分配担任小喇叭手，所以喜歡的了不得。心裡只管想着如何才能吹奏得挺好的事，其他一切一點也不感興趣。

曹先生是指揮，李蔭是隊長。隊長說：

「排成隊先在大操場走一圈。」

「爲什麼？」大家莫明其妙。

「驚動驚動縣長，表示咱們要旅行哩。」

「是驚動縣長太太吧！」有人在說。

「沒有那事，沒有那事！」

這下正猜中了李蔭的心。

「不給李蔭當走狗！」有人起鬨了。

「勞駕！兄弟們，勞駕……」

「勞駕就成嗎？皇上也雇不了這麼漂亮的樂隊！」

「回頭我請客，回頭……」

於是大家看在李蔭的面子上，奏起軍樂，在操場裡行進起來了。

這一着真正靈驗，懸衙門的西牆門一開，露出來一個蓬鬆的女人的頭，看那樣子像是睡夢中驚醒起來的，用驚喜的眼光，笑嘻嘻地向着我們，羨慕得像小孩子似地，當着我們隊伍經過她的身旁時，她問：

「你們開會嗎？」

「不，春假旅行。」李蔭搶着告訴她。

「上什麼地方？」

「清涼山，你去嗎？」

「我啊，」她眼珠轉起來，像小孩似地沒有主意，「老頭子不讓去麼，我倒是想去，我們省立女師常常去旅行哩！」

「去問問老頭子，去問問他……」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胡出主意，接着她很快地進去了，但當她出來的時候，像是很受了委屈似地，一邊旋轉着身體，一邊翻弄着衣襟，像小孩似地不時地撇撇嘴唇。

「讓去嗎，」李蔭問。

「不讓去，」她眼圈都紅了，「我就知道不讓去嗎，死不了的老頭子，死不了的老王八……」

當我們走向大街的時候，她還伏在操場的牆上望着隊伍傻笑。

出城以後，因為要過那道相當寬的河，隊伍便化成一字長蛇陣，踏着那危如累卵的瀝石，有的人甚至不小心掉在河裡了，褲腿全弄溼了。

過了河就是鄉村，說話就要登山了，於是把隊伍解散，讓同學自己往上慢慢地爬。這時清涼山的寺鐘，嗡嗡地響着，沿途絡繹不斷的善男信女們爭先恐後地往上爬，我們在四大金剛寺歇了一會兒，喝點水。

「李蔭，你真成。」曹先生拍拍李蔭的肩膀。

「那算得什麼！」

「可是你得加小心呀！」

「曹先生別吓唬人，捉賊要臟，捉姦要雙，你呀，就是能說，一點胆子都沒有。」

「可是她叫什麼名字呢？」

「葉淑芳。」李蔭很泰然地說出來，這叫大家吃驚不小，他這種能聽能探的本領，也真

使人欽佩。

「她多大年紀？」

「十九，屬羊的。」

「嘿，連屬什麼都打聽來啦，是，那一定是屬羊的，要不怎麼溫柔呢？」一個好玩笑的

同學打趣着。

「別肉麻啦，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唉喲，那個小寶貝喲！」

李蔭要擰他的嘴巴，把他吓跑了。可是他忽然高叫起來：

「李蔭，喂，喂！你瞧，你那個寶貝也來啦！」

「沒有那事。」李蔭不相信。

「你們看，那個騎白馱的不是嗎？」

大家站起來一看，果然有一個女人騎着小白馱正在渡河呢，另外還跟一個便衣的警察，掛着手槍。趕到他們慢慢地走到金剛寺的時候，小白馱已經累得長喘氣，汗水把毛都淌成一道道的小河，縣長的長隨也氣喘的不得了，蹲在那邊只顧抽煙捲。

而縣長的太太葉淑芳呢，却笑嘻嘻地從馱背上跳下來，和大家直打招呼，臉上顯出極端的喜悅。

「你們早來了嗎？」

「是啊！」李蔭當仁不讓，「怎麼老頭子讓你來了呢？」

「我非得要來嗎，他管不着。」

李蔭獻殷勤，把他的制服脫下來給她坐，人家不好意思，但是後來也就坐在那上了，剛一坐上，就聽見咯崩一聲，把她吓得慌忙站起來，掏出來一看，原來是銅紙煙盒給壓出來的聲音，大家不由得都笑了，笑得她不好意思起來，臉上却一陣一陣地發紅。

「對不起，我當是玻璃的呢，真吓死了人。」

「沒有關係，我叫李蔭，」李蔭真是善用機會，「高級三年級學生，今年畢業。」

「是嗎？」她像聽見聽不見似的回答。

「聽說葉女士在省立女師……」李蔭真能拍。

「是的，二年級，可是沒有畢業。」

「幹麼不畢業呢？」

「要嫁給老頭子麼。」她說着咬牙切齒地。

「爲什麼要嫁老頭子呢？」

「我爹愛他的臭錢嗎！」她說着把眼睛一轉，「死不了的老頭子，老烏龜……」

體育教員總想插個一言半語的，可是總沒有機會，剛要張嘴，李蔭却忙催大家趕快登山。趕到清涼寺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五十分，正是吃飯的時候，大家肚裡也確實有點餓了。縣長太太沒有帶食盒，於是便和我們一塊吃了好幾個冷饅頭和冷牛肉，據她說自從結婚以後，這是最快活的一頓午餐。說着，歡喜得了不得。並且講了不少她在學生時代的生活趣事。

並且教給我們不少的流行歌曲，像「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可憐的秋香」，還

有那時候頂流行的「毛毛雨」，她唱的時候，還有許多動人的表情。

她說她會打風琴，她很希望能常在我們學校練練，她說她還會畫水彩畫，看樣子也絕不撒謊，她的態度是非常誠實爽快的。

我們告訴她說，我們可以要求校長請她當我們的教員，但是她說那不可能，老頭子娶她完全爲的是養孩子，可是她表示養孩子也不可能。

「那怎麼不可能呢？」不知誰在問。

「就憑他那老樣，再小三十年看怎麼樣！」

「那就，那就……！」李蔭不知爲什麼說不出來了。

「那就另找一個年輕的是不是？」她大膽的說，「我知道你頂壞頂壞啦，都壞出膿來啦。」說完她又像有點害羞似地，自己格格地笑了起來。

我們年紀小的同學就像聽故事似地仰着脖子聽，我雖然也覺得有趣味，但是總覺得還不滿足，我希望的是她批評批評我喇叭吹的如何，或是我的唱歌好不好等等，可是她不說，好像沒有看見我們似地，儘跟大同學們說笑話，於是我誠心當着他們的耳朵，把喇叭嗚嗚嘩嘩地吹了起來，這惹得李蔭不高興。

「你這孩子真討厭，拿那邊去吹去！」

「你管得着嗎？」我才有點小少爺脾氣哩。

「讓他吹吧！很好聽的。」她笑着說

「嗚嗚嗚嗚嗚嗚嗚……」。我高興得了不得，越發使勁吹起來。

「小孩，你叫什麼名字？」她在我頭上拍拍。

「我嗎？你瞧。」我把我的制服上的名字扯得高高地讓她看，我不好意思像李蔭似地自

個兒報名。

「你多大年紀？十歲，十一歲？」

「不，十二歲，屬狗的」。

這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我有點不好意思。

最後我們走到杏林裡，那滿山滿谷的杏花放出芳香的氣息，一片粉紅的顏色，真叫人看了也醉，聞着也醉。她扔給了馬弁一塊錢，讓他自己兒去玩，她跟我們在杏林裡說說笑笑，她要這枝杏花，又要那枝杏花，她要哪枝，我們就給她折那枝，不到一會她自己兒都拿不了啦。

「快別折啦，孩子們，花可看不可折，我們太殘忍了！」她說着同時有點傷感，「你們

看過紅樓夢嗎？黛玉葬花的故事，快下來吧，別折啦！」

她的話真有效，大家真的就都罷手不折了。

「她還是很有詩情的女人哩，」我當時這麼想，「那老頭子，也真不配做她的丈夫哩！」一直玩到黃昏才進得城，她回來的時候也沒再騎那小白驢，可是已經有點腿酸，雖然很累，但她表示今天的旅行的確是她一生頂愉快的日子，她又說又笑地回衙門去了，我們一直目送進了大門之後，大家才疲乏地回到屋裡，但是這一夜誰都沒有睡，你來到我的宿舍，我去到你的宿舍，總是拿葉淑芳做題材，喋喋不休的談着，永遠沒有完結。

而李蔭他們却另在一個屋子裡，噤噤咕咕，好像在進行一件很嚴重的事件。只要我們小孩子進去，他們便馬上停止談話了。這很使大家懷疑。

春假完了，李蔭便煽動同學簽名，取消曹先生的圖畫音樂，另聘葉淑芳擔任，寫了一道很長很委婉曲折的呈文，大家都簽了名，結果取消曹先生容易，但是新聘葉淑芳很難，不是葉淑芳不願意，而是縣長不答應，李蔭他沒有了辦法，結果這兩門功課還是要曹先生擔任，於是李蔭白白地得罪了曹先生，他們好久見面都不說話。

但是李蔭所擔心的並不是怕得罪一個曹先生，而是從那次旅行以後，再沒有葉淑芳的

面，誰也沒有見着，甚至在足球場裏也不見她的影子，縣長有時也到校長那裏坐坐談談，但並沒一次是帶着太太來的。大家都納悶。

一星期以後，李蔭就像得了什麼大病似地，整天地躺在床上，要不就抱着紅樓夢直呆呆地瞧着；走起道來也一脚高一脚低地，像失了魂的幽靈似地，兩個眼眶深深地陷進去，老是請假，他也不在乎，曹先生乘機報復他，把請假也給畫成曠課，他連爭也不爭，也不生氣，長吁短歎，他母親特地從鄉下來看他，給他請了很有名的大夫，但也不見好。

「李蔭，你怎麼啦？」同學這樣問他。

「怎麼也不怎麼。」他總是無精打彩地回答。

「你是想葉淑芳嗎？」曹士元問他。

「不。」

「你要是想她，我可以讓你們倆見面。」

「能夠嗎？」李蔭臉上有了活意。

「包在我身上。」

「完全吹牛，我不相信你的話！」

說着他就擽着袖子像幽靈似地走了，回去仍然躺在床上，抱着紅樓夢呆呆地看着，有時就像瘋子似地很迅速地獨自一個人跑上清涼山上去，或杏林裡來回的徘徊着，有時帶回幾個青杏，或杏樹的葉子來，當寶貝似地插在花瓶裏，大天白日嘴裏喃喃自語地念着鬼話。大家都替李蔭擔心着，唯恐他會尋什麼短見。

再上一星期課就是畢業考試和學期考試，大家都忙得頭昏眼花，把那件事早忘得一乾二淨了。午後上課的鈴子已經搖了，這是全校合班的國學，是我們校長的拿手戲，沒有一個學生敢缺課的。

可是奇怪得很，李蔭他們十個弟兄都沒有來。不過大家也只以為又同曹先生搗亂罷了。因為我們看見李蔭他們出來以後曹先生也像尾隨似地出去了。

原來他們的消息很靈通，葉淑芳一出衙門他們就知道了，稍微胖了一點，但還是那麼活潑動人，鵝黃色的上衣，豆綠色的綢裙，雙髻改成雙辮，風吹着衣服飄飄欲飛，更覺得可愛了。她一邊走着，一邊左右顧盼着，那個衙門的長隨，手裏拿把陽傘，跟在後面，好像時時怕受斥責的樣子，忽前忽後，戰戰兢兢。

「誰讓你跟着我來，討厭！」

「太太，是老爺讓我……」

「什麼老爺，老王八蛋，老烏龜！」

「是，老烏龜。」

「老不死的王八！」

「是，老不死的王八。」

「縮脖子王八！」

「是，縮脖子王八。」

他們走近孔廟的後門了。突然，李蔭他們從孔廟裏出來了，一共十個人，左右包圍上來了。

「你，李蔭，你幹麼。」她顫慄着。

「總算有緣，今天又遇上了。」李蔭說着就把她抱起來直往孔廟裏跑，她掙扎着，叫喊着但是也無効，有人拿手絹把她的口塞住了，一聲也叫喊不出來。

那個衙門的長隨一看不得了，剛要逃跑，也給他們綁起來繫在一棵柏樹上。

「老爺們，這不是鬧着玩的，讓縣長知道那還得了。」那個長隨害怕得直打戰，「明的

暗的那個不能玩，偏要在太歲頭上動土，我給你們磕頭……」

「給他塞上手絹，要不他還喊。」

於是他們都進大殿裡去了。

下課以後，我們到處找李蔭他們，那兒也沒有。

校長跟縣長和教員們都在校長室裏高聲地說笑着，非常地熱鬧，縣長說下半年打算在縣裏再辦一個兩級女子小學校，說是經費也有了相當辦法。我們的校長一高興，就買了一擔西瓜，大家正在吃得熱鬧的時候，那個長隨却氣喘喘地跑進來，只是說：

「不好了，不好了……」

「什麼不好了？」縣長着了慌。

「啊呀，不好了！」

「到底是什麼事，你說呀！」校長也直催他。

「太太，不好了……」

「太太病了，是不是？」縣長猜想着。

「不是。」

「是怎麼了？」

「老爺，實在不好出口。」長隨很痛苦的样子。

「你說吧，不要緊！」

「……………」。長隨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他又悔恨自己多事，只要人家兩相情願，不是又把自己白白地繞到裏邊去了嗎？但是不說又不成。

「說呀！」縣長冒了烟。

「學生……把太太……強……啦。」

「搶啦？」縣長火啦。

「不是，強姦啦。」

「你是幹什麼的？」縣長過去就是一個耳光子。

「老爺，我給人家綁在樹上啦。」

「你怎麼又能跑回來的？」

「這裏……曹先生給我解脫的。」

正在吃西瓜的曹先生的臉，立時就紅起來了。

縣長一下子氣得倒在炕上了，但是忽然又像瘋了似地跳起來，臉氣得鐵青。

「張貴，你叫警察來，都帶槍，快。」

「縣長，您不要這樣生氣，」校長把縣長仍然壓在炕上坐下，「我替你重辦，一定讓你滿意……」

「你這校長教出的好學生呀！」縣長跟校長幹上了。

「縣長這可就不對了，」校長立時變了臉色，「我們都是斯文一脈，按理婦女就無權在孔廟裡進出，你要知道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現在竟然做出這樣的醜事，就不能單怪我的學生不好，我的管束不嚴，這我自知有罪，你放任婦女，褻瀆聖地，該當何罪呀？」

你別瞧我們校長嘴啊，真還有一片急理哪。縣長經這一嚇，的確軟化了。

「那麼照你的意思怎麼辦呢？」

「我的學生應當先由我來處罰。」

「好吧，你看着辦吧。」縣長垂頭喪氣地倒在椅子裡。脖子縮起來，我不由得想起「縮脖子王八」來。心裡只是好笑。

於是校長叫聽差搖鈴，召集全校同學，其實全校同學除了李蔭他們十個人以外，早就都在校長室的外邊站着哩。後來由數學教員王先生把李蔭他們都帶來，各人都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李蔭，怎麼樣？」不知道那個同學問，李蔭他們總是低着頭一句話不說，但是他們不頹廢，也不害怕，有時嘴角動動，顯出滿足的表情。

校長拿戒尺把李蔭狠狠地打了五百個手掌，兩隻手輪着支持，但是最後那兩隻手都腫得高起兩三倍來。李蔭始終不哭，但他嘴一咧一咧地，好像是非常痛苦的樣子，腦門子的汗一泡泡地淌。於是教員和學生一同向縣長求情，這才算拉倒。

其餘那九位，校長因為太累，便交給王先生去打，說是二百，但因為是附和，減半辦理。可是打到剩下四位的時候，一位說了話：

「他們李蔭六個得着了，不冤，我們還沒有……」

校長不聽那套，堅持一百。於是那四位竟至鬼哭神嚎，表示痛快不多，冤枉不少。這惹得大家羞點笑出來，經校長一瞪眼，又斃回去了。

校長怕縣長不能滿意，便先發制人，要李蔭他們十個人給縣長跪着，一直有一個鐘頭。

後來經大家求情，才把縣長送回衙門。這一場糾紛，才算暫時告一段落，但事情一傳出去，竟弄得不但滿城風雨，甚至連鄰縣都知道了，幸虧那時我們那裡沒有報紙。

校長要開除李蔭，但是李蔭他爹竟哀聲央告，一邊下跪叩頭，一邊又送禮，於是記大過一次，其實李蔭早已記大過四次了。

第二年杏花落的時候，縣長太太竟生了一個男孩，好，縣長得子，全縣紳商動員來賀喜，縣長這天高興的了不得，六十四歲得子，那實在值得鋪張一回的，於是唱戲，高躑會，耍龍燈，熱鬧了半個月，謝客那天，當縣長抱着嬰兒向大家道勞的時候，那嬰兒竟把他那六個指頭的手露了出來，校長回來偷偷地同王先生說：

「看見沒有？王先生。」

「看見什麼？」王先生莫明其妙。

「那小孩子的六個指頭呀！」

「怎麼一回事？」

「李蔭，你忘啦！」

「嘿！嘖嘖，嘿，嘖嘖，真妙！」王先生做着好幾個鬼臉，「你真所謂老奸巨滑，什麼

事都逃不過你那賊眼，嘿嘿……」

「誰像你，就知道二加一等於三。」

這已經十幾年快二十年前的事了。

前年我回到故鄉的時候，在一個親戚家裡遇見李蔭，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滿臉鬍渣，容顏是那樣憔悴，聽說，現在當着鄉紳。

「還記得孔廟裡那回事麼？」我問他。

「唉！快別提啦，真正罪過……」

「葉淑芳呢？」

「誰？」李蔭真記不得了。

「縣長的太太呀？」我提醒他。

「噢！她呀！聽說在省城裡跟老頭子離婚了。」

「後來又嫁誰了呢？」

「聽說是一個軍人，記不清楚了……」

新秋

九月初的時候，雖說是新秋，但是天氣還相當熱。

近來聽了大夫的話，專心靜養，所以病體似乎漸漸地好起來了，可是睡覺也實在是一件無聊的事，比如人長了脊樑是爲得支持身體運動的，老是躺着，牠不但不舒服而且有些酸疼，不過我爲了與細菌鬭爭，不得不躺着，當着煩悶的時候，便拉拉我的豎琴。

現在我在弄豎琴，當我正拉着高興的時候，突然被院子裡一陣喧聲打擾了。接着由號房領進來一個外國女人，她看起來年紀不大，頂多不過二十三歲，她有一頭金黃色的鬚髮，鼻梁很高，很端正，海藍眼睛，睫毛很長，嘴唇的線條很分明，口角的近處，常被淺笑砌成兩個極撫媚的笑渦，下顎相當地豐滿，乳房高高地聳起，其他身體的部分也十分窈窕，很有些貴婦的風韻，不過因爲風雨的剝融和生活的狼狽，再加上那套不很得體的印花布的衫子和一雙破舊的不時興的高跟皮鞋，稍爲顯得減色一點。

她的身後還有一個中年女人和一個十歲的男孩，那個中年女人穿着一身中歐人的家常衣服，小孩子則穿一件短褲，上邊穿一件短襯衣，都很污穢破盪。

那個年青的女子一看見我躺在床上並且手弄着豎琴的姿勢，面部立時顯出相當的吃驚，她用英國話把那個中年婦人和小孩止住，並且暗示讓他們先退到院子裡去，然後和氣地催促地向我鞠躬。

「日安，先生。」她還有些腴腆，「很對不起您，太打攪您了，」我是羅馬尼亞人，我的丈夫死了，現在沒有法子，回家回不去，請您幫助我……」

她的「日安，先生，」和「很對不起您，太打攪您了，」這些話是用英國話說的，雖然不純熟，還可以聽懂，但是其餘的中國話可就十分難明白了。

「沒有關係，」我稍爲勉強坐起來，「你還是說英國話吧，我可以明白。」

「那好極了。」她顯得非常喜悅。

「你貴姓？」我問她。

「巴喀諾維契卡，羅馬尼亞人……」

「不，」我止住她的話，「您是白俄吧！」

「不，羅馬尼亞人，我有護照……」

於是她拿出一張一九三七年海拉爾俄國領事館簽發的護照，有使館的鋼印，上面貼着兩張照片，一張是一個身材魁偉的男子，蓄着短鬚，低下寫着是巴夫洛夫，三十九歲，另一張就是那個中年女子抱着小孩，下面註着：巴夫洛夫卡，孩子叫瑪瑪也夫，六歲。上面並沒有巴喀諾維契卡的相片和名字。

「你在說謊。」我很不客氣地說，因為我很厭惡人說謊，並且照這樣子也許是一般人所说的騙子也不一定。

「不，我沒有說謊，全是真的。」她吃驚地倒退了一步，「您幫助我們一點吧，兩天都不會吃什麼了！」

「幫助是可以的，不過你不應當說謊。」

「我那裏說謊？」

「你不是羅馬尼亞人，而是俄國人。」我斷然地說。

「……」她低下頭去，臉上起了一陣紅潮。

你的名字並沒有在護照上，而且這樣的護照，已經過期三年多了，有什麼用呢？」

「……」她還沒有言語，用手撫弄着她指頭或是從頭上取下那塊紅色的頭巾——
俄國人最常用的包巾。

「不要撒謊吧！」我忽然又可憐起她來，「別的沒有關係，只是那個廢護照不要再用，恐怕要出麻煩啦！」

「是的，謝謝您的好意！」

她突然蹲下去，一隻腿半跪着，眼睛裡散出一種感激的愉快的光芒來，注視着我。

同時我的鄰居們都塞進我的屋裡來看熱鬧。亂嚷：

「她是白俄，這些人的騙術很高，高先生小心丟東西。」

「什麼白俄，白俄！」她站起來說，非常地憤怒，「他還說我什麼？（她轉問我）他們污辱我！」

「沒有！」我解釋給她，「他們不過說你很漂亮罷了！」

「真的嗎？」她轉成喜悅。像小孩子。

「真的。」我認真地說。

「那麼您的意思呢？」

「我也認爲你很漂亮啊！」

「你認爲我很漂亮，真使我高興，」她快活得興奮地笑起來了，像小母雞似地「格格」地笑。「不過漂亮有什麼用呢？一個流浪的小鴿子啊！」

她的高興突如變成悲傷，兩行清淚滾滾地落下來了，滴在我的床單上。她的兩隻海藍的眼睛呆呆地注視我那鏡框裡的肖像——美國電影明星哈薩蘭的肖像，彷彿腦海裡起了往日回憶。嘴裡無主地喃喃自語：

「巴喀諾維契，親愛的巴喀諾維契。」

「哼！小鴿子，」我說，「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她很傲慢，以爲我不會明白。

「巴喀諾維契是你的愛人吧，他現在俄國吧。」

「可是他不一定活着。」她說完這話又顯得很後悔，彷彿這件事是一個值得恐怖的秘密。「我們不要談這些吧，你可以幫助我點嗎？」

她望望她的同伴，焦躁地催促我。

「我很同情你，我也願幫助你，」我預備給她取幾毛錢，從枕頭底下拿出錢盒來。「不

過我因爲病，也相當困難，恐怕不能多給……。」

「那麼！」她回頭就預備走，「真對不起了，你安心地養病吧！願上帝保佑你，恢復健康，再見！」

「不，你回來」，我招呼她，「巴喀諾維契卡，你是嫌我的錢少嗎？不要太客氣了。」

「不，」她把她的手在空裡搖擺着，「你也很困難，我再向別處想辦法去，你的同情就
很感激的了，你真是個好孩子。」

「我不見得哩！」

「你聰明，忠實，你真是個好孩子。」

「我聰明可不見得，但忠實還很自信，我不會撒謊。」

「啊！」她笑了，帶着兩個笑渦，非常好看，「我剛才撒謊是不得已的呀，請原諒我，
以後再不了。」

「可是，」我說，「不論誰都撒過謊，連上帝都在內，比如說宇宙是上帝創造的嗎？」

「你真是個有趣味的人，聰明的人，」她開始坐在我的椅子裡，「那麼你撒過謊沒有？」

「撒過！」

「什麼時候？」

「剛才。」

「剛才你撒什麼謊呢？」她把眉毛掀動幾下，表示不解。

「比如說『同情』這兩個字吧！」

「同情便是真實，不能算撒謊！」

「但是這同情對你有什麼用呢？」我坦白地說，「因為你現在需要麵包比需要同情更迫切！是不是？」

「不」，她堅決地說，「我只要你同情我，這三年來我受盡人們的侮辱，但是我沒有餓死，人們給我的麵包是涼的，你給我的同情是熱的啊！」

她從新感動地流下淚來，這，使我非常受感動。

「我可以給你一塊錢，你不是說兩天都不會吃飯嗎？」

「不，」她打開她的錢袋，「你看，我的錢還夠我們三個人用兩三天的，你自己留着用吧，謝謝你！」

她把我的塊錢重新塞在我的錢盒裡。

「那麼，你原先又是撒謊了！」

「是的，人們都很吝嗇，狡猾，就得說可憐一點，」她說着就指着我的那些鄰人們，「她們六家只給我六分錢，但是我對你不能撒謊，因為你真正地同情我，流浪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沒有人同情，愛更談不到了！」

半天我們誰也不會說一句話，好像想說的話都已說完，但是我對她的來歷却很關心，我很想知道，但是又無從說起，於是我想了一個主意：

「你會說俄國話吧！」

「當然會，俄國人當然會說俄國話呀！」她很閑在地說，「你也會說俄國話嗎？」
她最後一句是純粹俄國話。

「會一點兒，讀起來要好些，說起來不大好。」

「你說說試試。」

「你叫什麼名字？」我試說俄國話。

「不，應當說：『請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是的，『請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柴甫琳娜，不，」她立刻又否認過來，「不，巴喀諾維契卡，我的真姓名是巴喀諾維契卡，請你不要誤會。」

「我倒不會誤會，」我故意裝做很鬼祟的樣子，「不過你不應當再對我撒謊呀！」她驚奇地把我瞟了一眼，但立刻又緩和下來：

「你真的不相信我叫巴喀諾維契卡嗎？」她狡猾地問。

「有點。」

「不，」她像個小孩子，「你當然知道，俄國人的習慣是女的名字把男的名字再加上「卡」就成了嗎？比如我的愛人巴喀諾維契再加上「卡」不就是我的名字了嗎？」

「這個我明白，不過我想知道你的真姓名呀！」

她沉默了半天，用狐疑的眼光在我的屋裡巡視了半天，特別是我的書櫥，當她看出我的書櫥裡有幾本俄國的名著（如高爾基的母親，蒂姆陽的詩集，戈果里的死魂靈等時，她便伸手把「母親」取出來翻閱着。）

「你也喜歡高爾基嗎？」我問她。

「是的。」

「爲什麼就喜歡他呢？」

「因爲他有偉大的同情心，像母親那樣偉大啊！」

「巴喀諾維契卡，」我拉住她的手，使她坐在床沿上，「你既然有這樣好的知識和信
養，爲什麼要流浪在外面呢？」

「唉！」她似乎又觸動了往事，很傷感，「一言難盡……可是你貴姓。」

「姓高，你就叫我高喬。」

「這個稱呼在俄國是很親切的；於是她的海藍的眼瞳裏再放出歡悅的光芒來。」

「高喬，」她在我的手背上撫摸着，「可是你現在在什麼機關服務呢？」

「我？」我奇怪她爲什麼要問這洞，「你爲什麼想起這個？」

「你爲什麼想起問我的真姓名呢？」

「哦！」我明白了，她是怕我與官廳有關係，「我什麼事也沒有作，我因爲病好些日子
不作事了！」

「那好極了！」她的喜悅裡帶着放心和安閑。

「病了還會好極了嗎？你太殘忍！」

「不，高喬，」她用手指攏着我的頭髮，微笑了，那笑渦像在不靜的湖水裡投了一顆珍珠，那柔和的波紋擴大起來了，「這樣我可以告你我的真姓名，我的故事……」

「你的真姓名我知道了，不是柴甫琳娜嗎？」

「你的記憶真好，」

「柴妞！」我也按俄國人的親暱的稱呼，「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把真姓名隱藏起來呢？」

「你是說那原故嗎？」她稍微有些躊躇。

「正是。」

「這故事的原故很難說！」

「爲什麼？」

「太長！」她似乎動搖了，「你有烟捲嗎？」

「沒有，可是我有烟斗，可以嗎？」

「很好，俄國式的烟斗」。她裝了一斗烟葉，彷彿這烟斗也會引起多少感慨似的，「巴

喀諾維契也有這樣一隻烟斗哩，可是我從前不會吸烟，現在學壞了。」

「我也是剛學壞的啊！」

她笑了。她的笑渦離我很近，但這還不算奇事。最令人吃驚的是她那對藍眼睛，若說是像澄清的海藍或是沒有雲霧的天藍，都不能形容牠。

那藍裏帶些翠，澄清地一點毛病也沒有，卽就是上好的藍寶石也不能比擬，這時我的全神貫注在她那魔人的藍眼睛上，我可以在那裏面清楚地看見我的倒影。

「高喬！」她用手把眼遮住，「你爲什麼老看我的眼睛？」

「啊呀！」我興奮地說，「你那兩顆星星太危險了！」

「爲什麼？」她很吃驚。

「太誘惑人。」

「那麼你喜歡牠嗎？」

「是的，我很喜歡牠。」我用一隻手摸摸她的下顎，「讓我仔細瞧瞧你那兩顆藍色的寶石吧！」

「藍的好看嗎？」

「非常地好看。」

「唉！」她又嘆氣了，「巴喀諾維契也是喜歡她啊！」

「那麼，巴喀諾維契到底怎樣了呢？」

「他呀！」她又流淚了，而且那樣地傷心，「他現在大概許死了吧，如果我的推測是不錯的話。」

「真是遺憾的事。」我對那個未知的人同情地說，「可是爲什麼他就應該有死的危險呢？」

「我想他是死了，」她用手絹揩揩眼淚，「如果我不逃出來，我恐怕也活不了，那事件太可怕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告訴你吧！」她把烟斗交還我，「這種事在俄國已很平常，但在我還是第一次才經驗到。巴喀諾維契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年青人，他是服務在哈巴洛夫斯基的一個機關裡，一個國家圖書館的主任，我和他是在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認識的，秋天我們就在莫斯科結了婚，我們的生活非常快樂，第二年春天，我們曾在克里米亞保養院休息了一個月，那是我和她戀愛的地方，那裡有澄清的湖水，碧綠的小山……風景真是再好沒有了……」

我趁機插進一句，爲的是讓她好休息。

「巴喀諾維契是非常聰明的人，而且非常勇敢，他常常反對那般新官僚階級，就是這個原故，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就被警察逮捕下獄了；與他同事的人已經有好幾個因為這個原故喪失了性命……」

她又哽咽起來。

「柴妞！」我安慰她，「不要太難過了，巴喀諾維契也許不會死的，只要沒有做該死的壞事。」

「那些已經死了的人並沒有做該死的壞事，可是到底都死了。」

「那麼你爲什麼要逃出來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母親她十分害怕，聽了她的勸告我就跑出來了，起先在海拉爾住了半年，但是因爲離俄國很近，於是又同着那個羅馬尼亞人巴夫洛夫流浪到天津，最近才來到北京……」

「柴妞真是太不幸了，」我撫摸她的背，並且爲她沏了一壺上好的茶和一包餅干，「吃吧！不要客氣，我很同情你，關於巴喀諾維契的事暫時把牠忘了吧，經上說：『一切的權力操在惡人的手裏，』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你也信奉耶穌基督嗎？」

「不，我信真理。」

「可是信神總有好處，神會到處幫助可憐的人的！」

「也許是那樣，不過我總不相信那些虛無的東西的。」

「你的病好些了吧！」她把手按我在的額上。「唔？你發燒哩，快躺下吧，我們說話的時間太長了，我應該走了。」

「不要緊，在我這裡用晚飯好不好？」我拉住她的手。

「不。」她搖頭，「若是我一個人怎麼樣都可以，她們……」她把小嘴嚙向窗子外邊的巴夫洛夫卡。「我要走了，你把你的住址寫給我，我住在×××胡同×號。」

「你什麼時候再來呢？柴妞。」

「下禮拜一下午兩點，」她毫不猶豫地說：「因為禮拜日我要到教堂去禮拜呢！」

「真是個忠實的信徒啊！」

「也不見得，」她微笑了，笑渦波漾着，翠藍的星星閃爍着愉快的光輝，「不去教堂再沒有去處，而且一個人出去，不論在公園或什麼地方都靡有意思！再見吧！高喬！」

「再見！柴灶。」我在她的手背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她嫣然地出去的時候，隨手把我的門閉上。

我聽見她和巴夫洛夫卡在院子惡意地爭執：

「你要得多少錢？」巴夫洛夫卡問。

「一分錢也沒有。」巴喀諾維契卡不示弱地回答。

「那你這麼長的時間幹什麼去來？」

「什麼也沒有幹！」

「我不信。」巴夫洛夫卡把她的錢袋要過去檢查一遍，「你真一分錢也沒有要得嗎？」

「沒有！」巴喀諾維契卡不高興地說，「他有病，也是一個沒有錢的人，可是良心很好的人，很懂事的人哩。」

「漂亮嗎？」

「嗯哼！」

禮拜一的下午兩點，她來了，一分鐘也不錯。

「高喬！」她在院子裏就大聲地活潑地喊叫了。

「請進來吧！柴紐。」

她進來了。帶進來一般強烈的香氣。原來她給我帶來一束晚香玉，那潔白如玉的花蕾大半還沒有開放，她把那花先讓我嗅了嗅，然後才插在一隻堆花的清瓷瓶裏。

「好嗎？」她坐在我的床上。

「很好！」我握着她的手，「謝謝你，柴紐！」

「這幾天心裏安靜嗎？病好些吧？」她摸摸我的額。

「病好些了，只是心裏很亂！」

「唔？」她驚異地關心地端詳着我，「怎麼啦？」

「因爲你。」我熱情地注視着她那兩隻藍星星。

「因爲我的什麼？」

「因爲你那兩顆寶石！小鴿子！」

「可是我命運不好……」她又難過了。

「你還在想念巴喀諾維契，是不是？」

「是的，昨晚我又夢見他哩！」她像小孩子。

「可以給你母親寫信問問，看有沒有好消息回來？」

「信音不敢寫！恐怕他們知道我在這裡……」她說時顯出非常恐懼的顏色。

「不要緊的，柴妞，」我開始給她找信紙和信封，「在這裡俄國的法律管不着，如果巴喀諾維契的生命還存在，事情大概就許消滅了吧，他一定很想念你哩！」

「唉！因為生活不安定，我簡直連這個也想不起來，我母親大概也很想念我哩！」

「那一定，寫吧！這裡有鋼筆。」

於是她坐在我的小圓桌傍開始寫信了。她把信紙放得很斜，然後濡點墨水，但是她沒有立刻下筆，她又把筆擱下，把兩隻手組在胸前，頸頸歪轉，那姿勢非常好看。

「高喬，怎麼樣寫呢？」她反倒問我，「我好幾年不寫信了，你告訴我，怎樣寫呢？」

「就像寫情書似地那樣寫吧！」

「可是給媽媽寫呢。」

「那就該寫：親愛的媽媽了！」

於是她又歪着頸頸迅速地寫起來，鋼筆在紙上磨擦地沙沙直響，她的字體很秀麗瀟灑，

是受過很好的教育的人，半點鐘過後，她的信寫完了。

她喜歡喝紅茶，我買了點紅茶和砂糖塊，因為我沒有用人，於是我自己便到廚房煮起來，我煮得很好，又甜又香，不過也許是一種心理作用。

她今天和前天比較完全是兩個人，她的身上很乾淨，金黃的曲髮在閃閃地發光，臉上也顯着特別光彩，她穿一件猩紅的綢衫，光着腳，穿一雙銀色的高跟皮鞋……

「你爲什麼今天要打扮得這樣漂亮呢？」我問她。

「不知道哩？」她又像小孩子似地。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待會兒再告訴你吧！」

她笑了，那兩個笑渦又向我旋轉起來了，那藍色的星星又向我閃爍地誘惑了。

「高喬！」

「嗯？」

「你有愛人嗎？」

「沒有。」

「她是誰？」她指着桌子上那張女人照片。

「她是我的表妹，金梅小姐。」

「那麼，你愛她吧！」

「不，她已經有了愛人了！」

「那麼？你……」

「那麼，我……愛你是不是？」

「嗯哼！」

「我愛你。」

「愛我的什麼？」

「一切都愛。」

「不，」她撒嬌地逼迫我。「你得說出個特點來呀！」

「爲你那兩顆藍的星星啊！」

「其次呢？」

「那兩個甜蜜的笑渦。」

「其次呢？」

「啊！」我在她的臉上輕輕地沫了一下，「其次，其次的……一切我都愛啊！」

「一切都好嗎？」

「一切都好。」

「……」她不言語了，只是她兩顆藍色的星星滴滴溜溜直向我旋轉，她兩隻笑渦又像波浪似地展開了，展開了，她的粉頰上飛過一朵一朵的紅雲，氣息急促。

我的心房劇烈地跳躍着，血管急急地奔流着……

「親親我的唇！」她張開兩臂顫慄地低聲地說。

我投在她的懷抱中了……

我狂亂地吻着她的唇，眼，笑渦，頸，髮，肩……

一次兩次地狂吻着，不斷地狂吻着……

好久，她才從醉昏中醒過來癱軟其力地斜躺在椅子裡，整理她弄亂了的頭髮因為我把她的髮卡給弄亂了，那鬆曲的金黃色的波髮一直垂到她的膝部，非常好看。

「高喬！」她開始在我的屋子裡到處旋轉，尋找掃帚，「你屋子太亂，怎麼不拾掇拾掇呢？」

「沒人替我來收拾。」

「我替你收拾吧！」

她替我收拾了，她先把我的衣服從櫃子裡一件一件拉出來，其中的毛織物多半給蠹虫嚼破了，襯衣和襪子發出難聞的霉氣幾條領帶像受了委屈似地橫一條豎一條地在櫃角裡，袖扣只剩了一隻，她悄悄地蹲在塵土底下哭泣着，這一切使巴喀諾維契卡直皺眉頭……

「這怎麼辦哪？」她抱怨我，「都壞啦！」

「嘻……」我只是樂着。

「晒晒她們。」

敏捷地把可晒的衣服都晒在院子裡。用毛刷子擦刷起來，她把我的襯衣和襪子泡在一隻大盆裡，然後蹲着洗起來了。

「柴妞，這些讓別人去洗吧！」我很過意不去。

「不」，她把水搓得嘩嘩地響，「我洗，我情願洗，我洗得很好呢。」

「怕把你累着。」

「不要緊」，她繼續地揉搓着，胰子沫漂在水面上，「我常給巴喀諾維契卡洗衣服哩！」

「巴喀諾維契真是個幸福的人哩！」

「你呢？」

「我現在也很幸福啊！」

「只要你不嫌棄我，我可以常常給你幸福的！」

「柴妞！」我憐惜地呼喚她，「我永遠愛你。」

「不，」她感慨地說，「男人們的心最動搖不過，在他們的心裡最好的女人是得不着的

女人……。」

「你經驗過嗎？」

「嗯哼！」她狡滑地笑笑，「巴喀諾維契夫我剛認識的時候，常常在莫斯科借着種種理由到我們學校裡來找我，又是要我破費一禮拜的工夫陪他到哈巴洛夫斯基幫他演話劇哩，要不就是他爲了增添圖書或什麼公事，所以附帶地來找我玩玩，總之，你躲在那裡，他追在那

裡……」

「那是因爲你太漂亮的原故！」

「也許是，」她又狡滑地笑了笑，「不過，當我們結過婚之後，他每天僅僅給我兩個形式上的吻。」

「比方出門一個，回家一個，一點也不熱烈。」

「啊！」我驚叫了，「這就是你所說的男人們是動搖的嗎？」

「嗯哼！」

「那太形式化了，」我裝正經了一點，「你還不知道中國人戀愛了一生都不曾接過吻的有的是！」

「那樣的戀愛太無味了！」

「不，柴妞，」我說着就在她的髮上吻了一下，連頰上。「我可以給你多多的熱烈的吻哩！」

「給我多少？」

「一分鐘一個都可以。」

「哎呀！那太多了。」

「那怎麼辦呢？什麼時候最合適呢？」

「你想想看，我不知道。」

趁着她剛洗完衣服，我就挽着她再沒有放鬆，一直狂吻她，我在她的身上都吻遍了。

「這時候很合適於接吻吧？」我問她。

「嗯哼！」

「那麼，再來一個……」。於是又吻了幾下。

「太多啦！」她一邊迎着我的吻，「你看頭髮又亂啦！」

「亂了才好看哩！」

她剛剛把頭髮用卡子挽起來，我又給她弄亂了。

「高喬」她大聲地喊着，稍微有點生氣，但是生氣對於我勿寧說是快感的反應，我現在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一句話，我從來沒有這樣旖旎地享受。

「我不知道我該是抱着她好，還是摟着她好。」

晚飯的時候，我取消了我從來的食譜，完全採取了她的菜單——兩條小鯉魚，（據她說

買兩條也是於我們倆很吉利的兆頭）一段牛尾，幾個鮮鷄子和佐料……。

這些東西都是我和她親自到菜市買回來的。這些東西我認爲很不滿足，我想今天是我巴巴喀諾維契卡最快樂的日子，應當大樂一下，但是她怎麼也不肯。

「買東西太多，完全是浪費」，她真會替我節省呢！「就這個恐怕都吃不完呢」。

「人在愉快的時候，一定會吃得很多哩！」

「我可不是，」她一邊括魚的皮，「越是愉快越吃不下去。」

「那爲什麼？」

「那不爲什麼。」她把露在外面的大腿用衣服極力掩護着，「某種慾望在熾烈地發展時，食慾就會很自然地減少呢。」

「噢！」我又注視着她裸出的大腿，「這理論倒很新鮮哩，可是誰告訴你的？」

「啊呀！你這人真是！」

「怎麼啦？」我再蹲離她近一點。

「你怎麼老看我的腿呢？」

「我看你的腿上有點毛病似的？」

「真的嗎？」她着了慌，以爲真有點毛病。

「讓我看看。」

我裝着正經的面孔撩起來看了半天；當然她的腿除了潔白滑潤以外是沒有一點毛病的。

「你這人真壞極啦！」她手裡提着溼的魚繞着屋子追我，「我還以爲你老實哩！」

「我本來很老實的，都是給你引誘壞了啊！」

「好啦」，她半天追不着我，「我不追你啦，你應當躺着休息一會，待會兒就要吃飯了。」

我躺下了，不一會就睡着了。在夢中她還在追着我。當着我醒來的時候，電燈都亮了，巴喀諾維契卡靜靜地坐在我的身旁，在入神的讀着「母親」，不知道甚麼時候毛毯蓋在我的身上，我感激地流淚了……

「柴妞！」其揉揉眼睛，「真對不起你，讓你等了好久了，你現在一定很餓了吧？」

「不，我不餓。」她把書放下，注視着我，「你爲甚麼哭？你夢見什麼了？孩子們睡覺都要做夢啊！」

「什麼也不爲。」我仍舊哭我的。這使她很着急。她把我像小孩子似的抱着，怕着，嘴

裡輕輕的唱着：

浪，浪啊……浪……

檐下的雀兒啊！你不要叫，

我家的寶寶要睡覺，

浪，浪啊……浪……

天上的白雲啊，你躁開吧，

讓太陽照着寶寶的臉兒。

浪，浪啊……浪……

我困憊地在她的懷裡蜷伏了一會兒，我笑了。

我們很快活地用過了晚餐，她煎的鯉魚並沒有放很多的油，酥軟可口，牛尾和葫蘆筍作的「牛尾湯」比大餐廳的作品還要好吃，另外還有幾張蛋餅，裡邊含了少許的牛肉，外面再撒點砂糖，很像日本的「天婦羅。」

這些菜和湯都給我吃了，而她只吃了一點兒。

「好吃嗎？」她問我。

「真好吃，小鴿子。」

鐘響了十點，她急於要回去，我怎麼也留她不住，真的湊巧，天空忽然佈起密雲，氣候驟然顯得涼起來了，這當然給我一個留她的理由，另一方面我告她我今天晚上很害怕，一個人不敢睡在屋子裡……於是她留下了。

但是到底天也沒有下雨，有我這會撒謊的人，就有這會撒謊的天啊！

鐘響了十二點，是應當睡覺的時候了，但是巴喀諾維契卡看看我那窄小的床就皺眉頭。於是我們儘可能地多說點話，她告我許多關於俄國的故事……

「柴妞！」我催促她，「天不早了，該睡麼！」

「你的床那下小，能睡得起兩個人嗎？」

「柴妞！」我拉她，「你看看我的書架。」

「書架有什麼可看的？」她走過來。

「譬如這小書架，」我又裝出正經來了，「這一百多本書都在裡邊又不顯得滿呢！」

「那是因爲併着放的呀！這與床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們倆不會併着睡嗎？」

「唉喲！」她把我着地打了一下，「你真壞極了！」

到底還是那樣併着睡了……

夜裡我幾次醒來，看見巴喀諾維契卡像小鹿似地蜷伏在我的胸前，嘴角帶着夢囈的微笑，金黃的鬢髮散亂在枕上，鼻翼在微微地掀動，雪白的頸項上帶着一個精巧的十字架，她正在作着幸福的夢吧。

她的紅綢衫薄薄躺在椅子上，像蟬兒脫下的殼。

屋裡屋外都在靜寂，我對這不幸的流浪了的孩子起了無限的感觸，我發誓：我永遠愛她。

我在地的額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關滅了燈。

一個惡人

六月天，開往上海的怡和輪漂在綠汪的黃海裡，三等通艙裡充滿了烟和惡臭的窮人汗氣，艙板在浮粘着鼻涕，痰，蒼蠅的屎，污水的痕跡，報紙頭，水草皮，烟屁股，撒了一地板。宛如北京古式監牢裡的景象。

我因爲上船較晚，幾乎連立足之地也找不着，所幸我沒有帶什麼行李，死說活說才從一個和我相似身份的旅伴的柳條包上借光地坐下了，而在我後來的同胞就要可憐了，有的甚至就那樣席地而坐，一坐就是一屁股污泥。

因無悶熱，汗在不斷的流着，衣服手絹濕透了。有幾位初次坐船的人，不慣這或上或下的動盪，嘴裡不斷的吐黃水，像得了虎烈拉似的，無神地，疲憊地躺在地板上，兩隻手緊緊的抱着胸膛，我想到外邊透透空氣，可是唯恐怕別人佔了我的地盤，因此，即是要小便，也要囑咐我的同伴一聲，但是最感困難的是門口的那位先生。

他看起來不到三十歲，麻子臉，酒糟鼻頭，看樣子他的頭髮是從來不梳不洗，蓬亂地像一堆雜草似的長在頭頂上，使我想起我家對面的土丘上那堆蓬蒿。

他也是因爲熱，上身完全脫得精光，因此上身也就露出一顆一顆的大麻子來，他把褲帶也解掉，掛在牆上，褲子就有時因爲動作的關係，常常要掉下來，他是一點也不在乎，仍然是一邊搖着那破芭蕉扇，一邊嘴裡叨着煙捲，而一邊還在看七劍十三俠，看到熱鬧處，就眉飛色舞地表示一下。

他自己躺在一個一號行軍床上這床正當着大家的出路，而他另外在行軍床底下鋪了一個潔白的線單，這個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不過這最麻煩的是無論誰要出去的話，必須首先要請示他的允准：

「勞駕，先生，」然後把自己的鞋脫掉，輕輕地小心地走過他的白線單，回來的時候也照樣。這給大家非常地不便，但是人們都抱着得過且過的心思，只好忍耐着。

離這位麻先生不遠的一位年青的女人懷裏抱着一個兩歲的小孩子，我給你說，他拉屎了，牠母親急忙抱着牠要往外走，但是給麻先生瞪了一眼，於是她又坐下了，抱孩子的尿布在報紙裡，等待有機會再送到廁所裡去。因爲她是個小腳，不能把鞋隨便地脫下來。

「真正的狗屎臭，」麻先生發言了，用手絹把鼻子捂住，「他媽真太不講衛生，你怎麼在艙裡拉屎？」

「……」，那女人只是低着頭不言語。

有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剛張開嘴就被他同伴止住了。

「別惹他」，他說，「我們犯不上得罪人。」

麻先生把襪子脫掉了，一邊脫一邊抖打，滿屋裏充滿了他的腳汗臭味，而他把腳抱在懷裏，揉搓着，同時不時地把手指頭伸到鼻子孔裡嗅嗅。

末了，他從簍子裏找出一塊黑麵包，夾着香腸津津有味地吃起來了。吃完了就抽煙，抽完了就把煙屁股隨便一扔，他不斷地抽着，不到一個鐘頭，兩盒煙全抽完了，地板上到處是扔下的烟屁股，請你想想烟和塵埃燃燒的那個味兒，於是引起了全艙裏老老小小的咳嗽。

「盡他媽的咳嗽！」麻先生又動怒了，「害着癆病不在家裏好好地養着，偏要到輪船上來討人厭。」

「……。」大家誰也沒有說一句不字。

那時，我真火啦，我恨不得過去給他兩個耳光子。可是照樣給我的同伴壓住了。

不知道誰在吐了一口痰，這，又惹得麻先生生氣啦。

「喂！」大聲地嚷嚷，「你出過門沒有，怎麼這樣不講衛生，你要知道痰比屎還髒，不是，大夫說，痰裡邊有細菌，是不是？……」

「喀喀喀，」那位又忍不住地咳嗽幾聲。

「喂！」麻先生坐起來了，像是要打架的樣子，「你爲什麼老咳嗽，忍住點行不行？他媽的×！」

還好，真是萬幸，那位先生忍住了。麻先生也就重行躺下來，很用心地讀着七劍十三俠，真讀得出神。

「茶房！」麻先生想來是渴啦，猛丁從床上坐起來，用破鑼似的嗓子喊了一聲，但是那個茶房像是沒有聽見似地匆匆地走過去了。

「茶房！」他光着腳丫子追出來了，「他媽你是聾子嗎？」

「什麼事，先生？」茶房給他這一嚇，像受了驚恐似地站住了，很客氣很卑謙地請問着。

「給爺爺來水！」

「是，先生。」

「快點！」

「是。」

「要快點！」

「是，慢不了。」

茶給沏來了，但他剛掀起茶壺蓋看了看就暴跳起來了，隨手把茶壺一齊扔了出去，全粉碎了。滾熱的茶有多一半正潑在一位過路的乘客腳背上，那位先生穿着一身紡綢衫子，像是二等乘客到通艙裡找朋友的，自然不能忍受，於是立刻就 and 麻先生開了火。

「瞎眼啦，混蛋，」那位先生一邊咧着嘴一邊叫罵，但還沒有動武的意思，可是麻先生蹦蹦地從床上跳起來，伸手過去就是一個巴掌。

「你他媽才瞎眼哩，」麻先生又找補了一拳，那位先生倒在地板上半天沒有動彈。

「好，好！」那位先生從地板上爬起來，「你打人，你……警察，警察，警……」
警察應聲過來了。

「他打人。」那位先生像是訴冤屈。

「你爲什麼打人？」警察問麻先生。態度也很客氣。

「他罵我，我就揍他個鬼崽子！」

「你爲什麼罵他？」警察轉向那位先生。

「他把我的脚都燙傷啦，」那位先生指着地上凌亂的破瓷片，「你說他講理不講理？」

「所以啦，」警察轉問麻先生，「這就是你不對啦，壓根你給他道道歉不就完啦。」

「老子不懂得什麼叫道歉，」麻先生把兩隻胳膊又在胸前，「老子沒有做錯了事，爲什麼要給他道歉？」

「得，得。」警察看要打架的樣子，也只得退讓一步，「你有理，你有理，你……」

「哼，」麻先生勝利地用大方步擺進艙來：「老子就是這副樣子，這世界還講理，講你媽的×！」

警察官的臉都氣青啦，但是沒有還口，我想要是警察敢和他衝突，那麼兩個耳光子是免不了的。

由警察官的屈服，自然，我們這般人更不待說了，除了心裏恨他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在言行方面表示反對，大家只是一動不動地蹲伏在自己的行李上，處處忍耐着他的欺負。

「茶房！」

當第二個茶房經過這個門的時候，麻先生又在咆哮了，他用全力喊着，別說是茶房，就連我也不免要寒戰一下。

還好，第二個茶房沒有把他鬧翻，他盡力巴結麻先生，給他拿手巾把，給他點煙。

「你說那個茶房混蛋不混蛋？」麻先生問茶房。

「真正混蛋。」茶房順口答應。

「你說他該揍不該揍？」

「該揍！」

「我給你說，」麻先生更得意了，「世界上當茶房的都不是好東西，混蛋透啦，車，船，店，脚，衙，無罪就該殺！」

「是，先生。」

茶房走了之後，麻先生又給我們講演了，一陣敘述他有生以來打架從不會失敗，這個我很信得過，我把我們通艙裡每一個人都打量了一番，的確沒有一個能是他的對手。

麻先生喝足了，就抽煙，抽足了，就喝水，把屁股一抬，「嘸！」一個大響屁，接着又是一個。這招得大家不由得笑起來，但是這惹得麻先生又火啦。

「笑他媽的屁？」麻先生從床上跳起來，「吃五穀雜糧沒有不放屁的，這有什麼可笑？真他媽的無聊。」

於是立刻大家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再敢支聲。

因爲烟捲頭的燃燒，全艙裡浮盪着烟氣，大家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麻先生也咳嗽了，而且他咳嗽一次吐一口痰，爲了不至於唾在他的線單上，他用力往外唾，……

「哼——哈——啐——」

一口濃痰正睡在一位衣服很乾淨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含着憤怒的臉色，可是並沒有敢罵，只是嘴裡嘀咕着。

「真是，」女人用手絹揩着痰：「講理不講理，不許人家咳嗽，不許人家咳嗽，可是你睡在人家身上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麻先生把眼睛一瞪，「就那麼回事，這是老子的自由，誰也管不了。」大家都長出了口氣，誰都在希望船最好立刻就到上海才好，免得再受他的氣。

下午三點多鐘，天氣悶熱得要命，汗在一汪一汪地出着，通艙的氣味實在叫人忍受不了，可是因爲麻先生躺在門口，誰也沒有勇氣打前鋒通過麻先生那一關。

突然，船好像停止進行了，接着外邊人聲喧嘩起來。

「救人啊！」

「救護船員哪？」

「什麼事？」

「一個孩子掉海裡啦！」

這突然的消息，搔擾了全船的乘客，說時遲，那時快，不到三分鐘，全船的人們都聚集在甲板上，大家驚慌地無助地望着波濤洶湧的海，焦急，歎息。

「完啦！」一個老太太說。

一個中年女人在嚎啕着，船長——外國人，高鼻子藍眼睛——安詳地望着海，在他面前有一位穿西服的男子正在央求船長，眼裏含滿了淚水。

「船長！」那男子帶着哭聲地哀求，「您老人家做做好事，快把救生艇放下去吧，可憐我們夫婦一生就這一個孩子！」

「已經不行啦，」船長說，「放也是白放。」

「您就試試吧，船長，」那男子幾乎哭得說不出話來。

「我也不活着啦，明兒——。」那中年女人一邊哭着一邊就要往海裡跳，可是給大家拉住
了。「天哪，苦命的孩子喲！」

「那位行善的先生，救救命吧！」那男子近於瘋狂似地在甲板上亂跳，撕扯着自己的
頭髮，「救救命吧！」

可是大家只是焦急，不安，歎息。沒有人應聲。

海依然在安詳地澎湃着，太陽依然在熱辣辣地照射着，救生圈接二連三地往下拋，只看
見那可憐小孩子在浪花裡或上或下地浮沉着，像一塊小木材似地，時而湮沒，時而出現。

「明兒！」女人在嘶啞地呼喚着她的兒子。

「明兒——！」

「我的兒啊！」

女人暈過去了，那男子一邊安慰他的女人，不時地失望地盯着那在浪花裡的孩子。

「船長先生，」一個高等的中國人向船長請求，「不管有救沒有救，您就放救生艇試試
看。」

「……」船長只是搖頭，「這怨不了我們啊！」

「這船長真他媽的混蛋！」群眾裡一個人在氣憤地叫着。

「他根本把中國人不當人！」又一個人說。

「從今以後再不坐外國船！」

議論紛紛，但是誰也想不出個辦法來。

哀愁襲擊着每一個人的心，人們只有對海戰慄，歎息。眼巴巴地望着那個小生命最後的掙扎。船長旁邊的那位船員用望遠鏡向肇事地點望着。

「先生，」那男子哭喪着臉問那位船員：「您看見孩子還活動不？還有救不？」

「活動是活動，」那船員無助地回答，「可是恐怕無望了！」

又一分鐘過去了，人們的心急劇地跳躍着，悲哀籠罩着每一個人的臉。大家都脫帽，點頭，難過……

「可憐的孩子！」大家同聲地喊着。

突然，麻先生出現了，他只穿件小褲叉。

「孩子在那兒？」他把手遮在額上向有浪花的地方望着。

「就在那兒！」一位老者順着他的視線指示着。

「先生！您行行善，救救孩子吧！」孩子的父親哀求麻先生。

「廢話！」

「是啊！您救救那可憐的孩子吧！」

「滾開！」

麻先生緊張地把前邊的人推在一邊。一聳身就跳下去了，海水被他激動地起一個很大的波圈，麻先生不見了。

一秒鐘，二秒，三秒……

麻先生在浪花裡浮起來了。我看得清楚，他和澎湃浪頭在激鬥着，奮勇地向前掙扎着，像是極力想抓住那個不遠的救生圈，但總是够不着……

麻先生又不見了，人們又歎息着，緊張地盯着那塊海水，握緊了拳頭，蹣着腳尖。

麻先生又出現了，但是離那隻救生圈已經很近了。

「抓呀！」大家同聲地叫喊着。

「再往前一步就抓住了！」

麻先生又不見了！可是立刻又出現了。這回他往前一撲，終於那隻白色的救生圈被他抓

住了。

「啊！抓住了！」

「有救了！」

「天哪！我的孩子有救了！」那孩子的母親高興地發狂了。

可是，麻先生漸漸地遠了，浮沉不定，現在所能看見的只是那個白色的救生圈了。一切動作一點也看不見了。

這時船長也抗不住大家的要求，把救生艇也放下了，四個穿白衣服的海員坐在上邊，一直向兩個白點開過去了，人們的臉上露出了希望的光。

約莫有一刻點，救生艇開回來了，漸漸地近了，那上面載着那可憐的半死的孩子和麻先生。船上立刻起了一陣非常的歡呼。

麻先生把那孩子交給病房之後，他用手擰着頭髮上的水漬，稍微現出疲倦喘息的樣子。

「實在憑上帝保佑，」船長對麻先生說，「我代表公司向您致敬致謝！」同時鞠着躬。

「廢話！」麻先生一擺手就往外走。

孩子的父親母親直向麻先生磕頭。

「先生！您積德積壽了！」

「廢話！」麻先生不耐煩地說。一邊揉着他的胳膊。

「先生您貴姓？」

「問不着！」

「先生，我們永遠忘不了您的好處啊！」

「管你忘不了？」麻先生火啦，「不過那個頑皮的孩子，應該結結實實揍他一頓，省得

再找麻煩。」

船長和孩子的父母再三地請求麻先生到頭等客艙裡去休息，可是他怎麼也不肯。

「真他媽一群廢物點心。」說完這話他便大踏步地走向三等通艙來了。

他從一隻破柳條包裡取出來一身乾淨地褲褂，換換之後，依然那樣若無其事地躺在床上，看起那七劍十三俠來，像是很有趣地讀着。

這時大家都用親熱的眼光盯視着麻先生，剛才那種不愉快的惡印象早就不存在了。

麻先生依然是無理地罵着，抽着烟捲，唾着痰，放着屁，那塊線單依然當着大家的去路。

這時，人們的腦海裡都披有「善惡」兩個字，但是越想越糊塗，而我自己覺得倒聰明起

來了。

那就是白念了十幾年的書，一直到现在止，才弄清楚了什麼叫善，什麼叫惡。

一九四一，五，十三日

白面

在我們會館裡大半都是些窮人，除了幾個學生之外。不外是退伍的軍人，遠來謀事的遊子，販買鴉片和白面的浪人，還有就是抽白面的。

其中有一個學生，名字叫振亞，沖這名字你就可以想像得到他是抱著一個相當大的志願的學生，他生長得很魁梧，大眼睛，濃眉毛，胸脯挺得很高，足球籃球都特別喜好，天不亮就起來練拳，大概是太極拳吧，其次是練擴胸器，啞鈴，單刀，長鎗等等。

練完這一套，然後提着書包騎自行車上學去了。天天如此，從來不會斷，因此，我對他特別覺到興趣，爲了看他練武，我也就練習着早起，雖然我只是做做柔軟體操，於是他發議論：

「練那個沒有用，」他很瞧不起我，「還是練傢伙來得快。」

接着他便把兩隻胳膊像天橋練把式似地一屈，果然顯出肌肉發達的特點來。

有時他也和我較腕力，也是他贏的時候居多。

可是不多時，就有人告訴我，他抽上了白面，對於這我不大相信，但是以後就漸漸地令人懷疑了。

武功不練啦，對於上學也就三天打魚兩天晒網，高興就去，不高興就不去，好在他父親是在一個縣政府裡當承審員，也管不着他，可是錢照舊寄，不夠就打電報，理由不是買書就是有病。

老頭子只有這麼一個兒子，當然非常疼愛，於是除了每月應寄的五十元外，另給寄一筆三十元的儲蓄，因此，在這一年之內，他的生活並沒有現出拮据的樣子。所以對於他抽白面的事，我總是有點不相信。從來對他的懷疑也就打消了。

一天星期日，我在屋裡看書，他進來了。

「有事嗎？振亞。」我問他。

「沒有什麼事，」他很偏促不安，「就是……。」

「有事就說吧。」

「只是不好開口；……。」

「沒有什麼，」我說，「只要有什麼困難，我力量能辦到一定幫忙。」

「灶上催交飯錢，」他說：「可是我的錢就快來了。」

「我給你担保起來行不行？」

「不行，」他急啦，「今天不交，長班說就要停飯。」

「豈有此理，」我很生氣，「這長班太混蛋啦，回頭我叫他來……」

「你不要叫他來。」他立刻止住我「担保不行……。」

「準行，」我自信我對長班還有點信用，「長班，長班……。」

「不行，你叫他也白叫。」他快要坐不住了。

長班應聲來了。

「先生，什麼事？」

「錢交不上來就停飯嗎？」我帶點責備長班的口氣。

「沒有那事。」長班極力辯白。「先生們一時不方便，這是常有的事，那能停飯？」

「唔。」我對長班說，「以後不要這樣，再說他也不是欠你的主，如果你不放心，我可

以担保起來。」

「那裡的話，」長班很謙虛地說，「用不着，用不着。」

「那就好啦。」我說。

我正預備繼續看我的書，但是振亞還沒有走的意思。

「真是對不起，」振亞很不安地搓着兩手，「學校的學費也直催，這個求你幫忙，嘿，嘿！」

「需要多少錢呢？」

「不多，不多，」他看我有點答應的意思，所以就格外顯得活潑些了。「二十塊，啊！就二十吧！」

「不是早就開學了嗎？」

「不，」他又着慌了，「原來是等着家父寄錢來，可是總沒有寄來，大概頂多三五天就可以奉還的。」

「不是說你還有點儲蓄嗎？」

「有是有，」他忽然頹喪下來，「不過也是零存整取，所以現在還不方便，可是你要是
不方便也就不必啦。」

說着說着他就站起來往外走。

「那就這樣吧，」我說着摸出我的錢包來，「可是到時候你一定可以還我吧！」

「那一定，那一定，」他的臉上重新放出光輝來。「五天，也許四天一定奉還的。」

「何必五天，就一個禮拜吧！」

「一禮拜準行，」他把錢接過去，蒼白的臉上起了一陣暈紅，表示是那樣感激，忠實。

五天過去了，一禮拜也過去了，半月，簡直一月也給過去了，他還沒有還我錢意思，許多同鄉都說他是拿錢去抽白面了，這個也許是，但是我這個人從來是自己眼不見的事總不敢相信，所以也就暫時把牠忘記了。

一天，下着小雨，我從公事房回來，院子裡盡是泥水，所以繞着房椽往自己屋裡走，當着我走到振亞門前的時候，一般惹人嘔吐的惡氣味直往人肺裡攢，順手把他的門用手拉了一把，拉不開，好，原來裡邊上扣了。

「振亞。」我低聲喊。

「誰？」

接着是一陣急劇地藏躲聲，紙包摺疊聲，三分鐘吧，門才開了。

「哦！原來是你，」他表示非常驚訝，「請進來，請進……。」

我進去了，那氣味比燒橡膠還難聞。

「你這屋裡是什麼味，」我很納悶。

「是煙捲，是……不錯，是煙捲，是……」他恍惚不安之至：「您吸煙捲罷，您……。」

「我不會，我從來不吸煙。」

「不吸煙真好，」他開始稱讚我，「既省錢，又不損精神。」

「那你爲什麼還吸牠呢？」

「我也要忌，也要忌。」他又不安起來，看樣子恨不得立刻把我推出門去。

可是我偏不走，這，他先開了口。

「上次承您借我錢，真是感激得很，」他說着又點了一支煙捲抽起來了，「家父來信也

很感激您，真是，是，……。」

「錢還沒有寄來嗎？」

「寄是寄來了，」他表示非常抱歉，「不很多，所以都交到灶上了，太對不起，真太失

信了！」

「沒有關係，」我有點懷疑，「不過那錢你確實交費了嗎？」

「那確實交學費了。」他說着臉有點紅。

「拿收據給我看看。」

「收據，啊，收據……」他搔搔頭皮，表示要從記憶裡尋出收據的所在，「我找找看。」於是，他找起來了，書夾，箱子筐子，床底下，甚至像框子裡，裏裏外外全都找遍了，但是沒有。

「也許在枕頭底下罷！」

因為我見他始終沒有翻開枕頭，而且人們有習慣，確有時會把些不相干的東西放在那裏邊的。

「不會，不會」他確信那底下沒有，「我絕沒有把收據放在那底下的，絕沒有……。」

「大概在枕頭底下了。」

「沒有，沒有。」

「我來找找。」

「您別找，沒有。」

「你沒找怎麼知道沒有？」

哼！你猜怎麼樣？他頹然地倒坐在椅子裡，長吁了一口氣。

「我以爲你還不知道哩！」

「我知道了什麼？」

「你知道啦！」他像一個堅持到底而受刑不過的犯人似地說，「而且這種事早晚人家都會知道了的。」

「你是說我知道你……」

「是啊，」他接過去說，「我抽。」

「抽甚麼？」

「白面。」

「……」

「這會館裏的人全知道我抽。」

「可是我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嗎？」他又有些驚訝。

「不，」我說，「我是不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他長吁了口氣，「可是倒了給抽上了。」

「上癮了嗎？」

「一抽沒有不上癮的。」

「一天能抽多少？」

「抽頂一四分，多五分。」

「那還不算大癮吧！」

「不算大？」他對我這樣的傻問，真有點驚訝。「你知道一分多少錢？」

「那我可不知道。」

「一分就八九十來塊。」

「那一天不就得了四五十塊嗎？」

「所以實在抽不起了。」

「還是不要抽吧！」我雖然知道他非抽不行。

「忌！」他把桌子拍了一掌，桌子上的茶壺，茶碗，墨水瓶就要跳起舞來。

「有決心嗎？」

「有，一定忌。」他發誓，「不忌不是人養的。」

「那就好啦。」

於是我就告辭回在屋裏，爲這事我納了半天悶，怎麼年輕輕的就非抽這個不可呢？至於我的事，我想等待他忌了白面再還我也不遲。

我回頭問長班，他說振亞已經欠了三個月的飯錢了。

「你知道他抽白面嗎？」

「我怎麼不知道。」長班泰然地說，「我有時還給他上白面房子買去啦。」

「哦！」

後來我打聽才知道，振亞抽白面，還是長班引誘成功的，因爲這裡有個道理！振亞抽的時候，長班也常常蹭點油，一點小癮是容易過得去的。

自從我知道了之後，會館裡抽白面的就公然地擺在床上抽起來了。

他們抽的時候也挺神氣，先是把煙捲折成兩截，在煙頭的部分去點煙絲，然後將白面用小銅匙搯點放在裡面，高高地舉起來，擦一根洋火，吱地抽進了，這時候驚足了一肚子煙，

舒服得連眼都懶得抬，不一會，地上滿是殘廢的火柴梗子。

他們抽可是抽，但是誰都不及振亞抽得更好。而且振亞已經不是抽，而是哈，所謂哈就是不用煙卷，而是用紙卷成一個小筒，像小喇叭似的，然後將白面撒在煙卷盒裡邊用的錫紙上，拿火柴在底下燒，上邊用小喇叭筒吸，火柴所到的地方，都煉成一股青煙，連一點點都不會殘留，可以說是非常地乾淨俐落。

關於抽大煙可以翻灰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是對於白面振亞也可以翻灰，這據說是他自己創行的。那就是將喇叭筒裡面殘餘的渣滓，再度放在錫紙上面，也可以吸出煙來，不過這樣一來，癮就越抽越重了。

既然成了公開的事，當然誰都不用避諱了，於是在振亞的屋裡就常有一群好事的人圍着看稀罕。

「振亞，再來一個高射砲。」

「不行啦，」振亞正在閉着眼睛養神，「高射砲不過癮啦。」

「來個火焰放射機！」

「着，」振亞有了精神，同時用手在眼上一拍，「一點不錯，火焰放射機，不錯……」

人們都看滿足了，四散了，而他就精神煥發地唱起二簧來了。

「我好比——南來雁——」

再之後，就是挾着衣服或什麼東西出去押當去了。

這樣的日子過了不久，就無當可押了，於是賣，打鼓的不時地叫進屋裡去，即使一條鐵絲，一個鈕扣，一雙破鞋或什麼廢物之類，在他的手裡也可以賣出很可觀的價錢來，真使人非常地吃驚。

這時候振亞的屋子裡除了公共的桌子和床板外，已經是一無所有，天氣也漸漸冷起來，而他自己還是那套黃色的制服，若有人問他冷不冷，他的回答是不冷。

已經是嚴寒的天氣，一天正下着鵝毛大雪；我坐着車剛走進我們那個胡同，老遠從北邊迎面來了一個光脊樑的人，仔細一看，原來是振亞，他兩隻手緊抱着雙肩，唏哈地往會館裡跑，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我沒有再看他第二眼。但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忽然對他憐憫起來。

「振亞。」

「哦，嘿，您回來啦。」

「回頭上我屋裡來吧。」

「對不起，」他一時確實顯着不安起來，「家父來信說就來這裡，來的時候，上回借的錢一定奉還……」

「我不是向你耍錢，」我再向他解釋，「你來吧，我跟你說話。」

「唉——好吧。」

不知怎麼的，他總是不願見我，但是倒底來了，當我把舊棉袍送給他的時候，他感激得差點沒有掉下淚來。

「這回該下決心忌啦！」我問他。

「這回非忌不可，」他把拳頭捏得很緊，「這回要再忌，不但對不起您的好意，簡直不是人×的！」

「那都是瞎話，要緊的是決心！」

「這回一定決心，要不您把我轟出會館。」

「轟出去也是得抽呀！」我無望地說。

「那您說怎麼辦？」

「我想把你鎖在屋子裡。」

「好吧，好吧。」

事情就那樣做了，由同鄉們輪流作監督，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一概不許出外。

第一天很平安地渡過了。只是聽見他自己在屋裡折騰地難過，有時也呻吟着。

但是第二天早晨，他的玻璃全碎了，他是從窗子裡爬出去，再由廁所的牆上跳出去的，晚上回來的時候，照樣是光着脊樑。

天是那樣地冷，北風淒厲地嚎叫着，而他就光着身子躺在光着身子的床板上，也幸虧有公共的床板子，否則簡直要更糟糕的吧。

這樣的日子過了有個數來日，天陰的時候，他就躲在屋裡，天氣好的時候，他就那樣光着脊樑在院子裡曬太陽，這樣曬太陽倒是很方便的，也幸虧太陽是不要化錢的原故，所以他才能曬太陽。

據說癮是小多了，但是抽總是天天抽，我常懷疑他的日子是怎麼過的，也許不得已的時候總不免要作些不法的事情吧？但是在我們會館裡還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有人甚至把東西放在院子裏作試驗，但是也不能証實他有偷竊的行爲。

一天，他父親來了。

老頭五十多歲，面貌慈祥，長高個子，頭髮白了一半，一個肩脾高一個肩脾底，走起路來，是把兩隻腳橫着往前拿，就像唱戲的台步似地那樣走法，這表示他的性格是既和善又忠厚。

父子倆一見面，難免抱頭痛哭一場，之後就由老頭從外面立刻買來一套新棉被棉襖，當天晚上，父子倆洗了澡，於是振亞就又像起人來了。

「是是是……」老頭有點口吃：「誰叫你抽……」

「我沒有抽，誰說我抽。」振亞在辯白。

「是是是……」，老頭急啦，「沒有抽怎麼能弄成這個倒霉樣，還不說，我一看就看得出來。」

「……………」

「你把錢都幹什麼用啦？」

「在萬國儲蓄銀行裏……」

「拿來我看看！」

尋了半天，拿來了，但是一分也不存的空摺子。

「唉！天天作孽，」老頭子歎了口氣，「那麼，學校畢業了嗎？」

「畢啦。」

「証書哪？」

「還欠二十塊學費，所以還沒有領下來……」

「給錢就能領來嗎？」

「那當然。」振亞答應得這樣脆，我真替他擔心。

「好吧，」老頭用戰慄的手從皮夾裏摸出二十元鈔票，「你去上學校領去吧，哦——還有，再拿五塊，給你買雙鞋……。」

在未去領証書之前，振亞突然來到我屋裏。

「這是還您那二十塊，」他非常不安，「太對不起了……」。

「沒有什麼。」我說，「不過我深知你沒有畢業，那証書怎麼能弄來呢。」

「有錢就行。」

「是嗎？」

「這世界就是錢世界。」

「可是這回應當忌了吧？」

「一定忌。」他說得那樣堅決。

「我看你總是缺乏決心。」

「不，」他說，「以前是缺乏錢，比方衣食無着，還那裏能說得上忌白面，現在好啦，這回非忌不可，這回再要不忌，我就不是人養的！」

「可是這個咒已經賭過一次啦！」

「就賭這回，最後一回……」

「你看你父親那麼大年紀，就你這一個兒子……」

「是啊！我知道。」他言下不勝嗟怨之至。

兩個鐘頭以後，振亞回來了，拿了一張証書，一張嶄新的証書。

「是是是……」他父親搖頭擺尾地端詳着，「還好，哦，還好，還好……」

「哦？鞋哪？」他父親突然記起來。

「那五塊交畢業同學錄費啦。」

「同學錄哪？」

「還沒有印出來哪。」

就這樣，哼，哈，一切事情都應付得很如意，他父親還不能證明他會抽白面。自然別人更不便再說什麼了。

既然不抽白面，當然他父親給他零錢是極有限的了，因此，丟失東西是常常有的事情。起先是從皮夾子裏摸錢，後來就是把些不常用的東西拿出當……

「長班，」老頭子很疑心長班偷他的東西，「我丟啦東西你應當負責呀！」

「管不着。」回答的硬朗。

「管不着就是你拿去啦。」

「天理良心，」長班急啦，「我要拿你一針半線，讓我們一家四口明天死絕，您要是冤人，可就……」

「別解，別解，」老頭就疼他那個命根。「不是就拉倒，我也沒有指明是你，是是是……」

……

「您也得敢指明哪，」長班冒了煙，「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裡鬼叫門，家賊難防，老先

生，您……」

「你說是振亞又拿……是是是……」

「還會有別人嗎？」

「不缺吃穿，他還當東西幹什麼？」

「這個，您瞧。」

長班說着把大姆指和小姆指豎起，做了個抽的姿勢

「是是是……真的嗎？」

「騙您是王八旦。」

「是是是……」

「您可別說是我告訴你的啊！」

長班做了一個鬼臉。

「是是是……唉——是是……」

「唉！您別着急呀！老先生。」長班說。

「我這回非打死他不可，」

「別解。」長班勸着老頭子。

「非宰了他不可！是是是……」

「別解。」

「你們都不要管，」老頭子真暴跳起來了。

「那哪兒成哪！」

「不，」老頭子抄起一根棍子，可是振亞並不在家，「這回我是下決心啦，棍子打死拉倒，要這樣的兒子實在多餘，是是是……他娘，他娘臨死的……是是……」

老頭子自己哭啦。

這時候，恰巧振亞來啦，大家都擔心老頭子一時發了火，也許真一棍子給打死了都說不定。

可是，你放心，沒有打，連打的意思都沒有。

「你把毯子當那兒去啦？」老頭子問。

「誰說當啦？」

「上哪兒去啦？」

「我借給一個同學啦。」

「哪個同學？」

「王！王！……」

「還王，王，那個王八羔子？」

「……」。振亞像很受了屈似的。

「你到底抽不抽，你告訴我，是是是……」

「抽。」振亞低聲回答。

「一天抽多少？」

「一塊多。」

「那你打算忌不忌？」

「忌。」

「是是是……」老頭抓着頭皮，「真是我當承審做了惡事啦，要你來來現世報應，報應，是是是……」

第二天老頭連當帶借弄了筆款子，才把振亞送在一家醫院裏，大雪天，一天去看望一次。

一天老頭子跟我說起來：

「聽振亞說，」老頭子帶着欣然的喜色說，「從前你帮他不少忙，真是令人感激」。

「那裏的話。」

「一共借您多少錢？」老頭預備取錢。

「是二十元，已經還啦。」

「哦？」老頭子更顯得驚喜了，「振亞說這回忌了絕對不會再抽。」

「應當那樣，」我說，「要不那沒有完是不是？」

「從前我當承番的時候，」老頭想起從前的事，「槍斃了不知多少個抽白面的？」

「那裏也有抽白面的嗎？」

「到處都是，白面簡直害死人。」

「槍斃他後悔不？」

「後悔？」老頭子說，「哼，臨槍斃的時候，他還要抽白面。」

「所以沒有辦法，只有槍斃。」

「簡直該斃。」

一個月以後，振亞出來啦。身體格外顯得肥胖。臉上也重新泛着血色。大家對振亞不得不以另一種眼光來看了，一個人如果能改過自新，沒有得不到人們同情的。

於是老頭子放了心，不幾天就到外埠謀事去了。

振亞每天除了看書就是寫字。

這時我因為別的原故，搬出了會館，差不多有一年多的光景沒有去會館，也沒有遇見過同鄉，所以這事情就漸漸地淡忘了。

一天我送一個同鄉到東車站，在城門洞的北邊一個角落裡圍着一圈看熱鬧的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

「什麼事？」誰在問誰。

「抽白面的倒斃啦。」

「男的女的？」

「男的吧？」

警察用棍子轟着閑人，突然一個記憶跑進我的腦子裡。

「那不是振亞嗎！」我心裏想。

他已經瘦得不像人形了，顴骨高高的縱起，眼睛深陷進去，助骨可很清楚地數出數目來。就像一隻破柳條箱子似的那樣躺在地上，已經死啦。

「新鐘一點十分啦，」朋友等得有點着急。

「哦，再看看就走。」

「看那個幹什麼？」

「你那兒知道。」

「你認識他嗎？」

「哦。」

「他是誰？」

「一個小同鄉。」

「哦！」

兼差

廣安門的槍聲止了的第三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擠滿了閑人，來來去去在等候着瞻仰日本軍的入城式，胆子大的竟敢站在舖面的台階上，背着手很悠閑地欣賞着一列列的砲隊，馬隊，坦克車隊，彷彿在檢閱自國軍隊那樣泰然，他們不但不害怕，有的竟敢指手畫腳地評論或是默默地數着兵隊和車輛的數目。

孩子們不敢上大街，只是站在小胡同的口裡從大人的胳膊肘窩裡窺得一點，便馬上跑回家去告訴他們的母親，然後再跑出來看着。

「爸爸，媽！」白宗禮的九歲男孩明德氣喘喘地跑進門來，帶着又驚又喜的顏色山嚷，「爸！我看見日本兵啦！」

「啊呀！」白宗禮從床上猛古丁坐起來，「你這孩子快不要再上街了，日本兵看見，要

「打你啦！」

「靡有的事，爸爸，街上的人多着哪，隔壁家小三也在大街上看哪，爸，有大砲，足有咱們院裡那顆槐樹粗，還有，還有馬隊那末高的大馬，……」

「街上不戒嚴嗎？」明德的媽問。

「不戒嚴，順着街走行，橫着街走不行，有一個人要打砲軍隊裡穿過去，那車上的日本兵倒沒有動手，中國警察過去先給了他兩棒。」

「要不，我上局裡去看看吧？」白宗禮冲着太太說。

「忙什麼，反正去也白搭，這樣亂，誰還專查的你勤不成！」

「還是去看看妥當，萬一要有什麼公事呢。」他說着哈着腰把鞋後跟拾起來，「蕙英哪？她也上街去啦，簡直不知輕重！」

「我沒有出去，爸爸，我在王大嬸家哪。」蕙英聽見他父親在喊她，連忙從同院王大嬸家裡跑出來了：「爸！您上街哪，您不要出去吧，王大嬸說東城更不好走呢。」

「我出去看看，要是不能去我就回來，你們可不要上街，買東西可以託街坊捎來。」他稍微一躊躇：「街上大概還有泥吧，蕙英你把我的膠皮鞋找出來。」

宗禮穿好了他那灰色的綢大衫，再帶上肩裡發的灰色的德國盔，但他忽然間聰明起來了，他想這灰色的德國盔會被誤認爲有軍人的嫌疑，於是仍然把牠放還在處；在門背後找出一把油紙雨傘，然後探頭探腦地走出去了。

但是不上五分鐘他又回來了。

「蕙英！」

「噯！」蕙英驚慌地從窗子裡伸出腦袋來，「爸爸，您怎麼回來得這麼快！」

「沒有什麼事，我是回來叫你把大門關起來。」

他看着女兒把大門關起來，這回他纔邁着大步一直向財政局走去了。當他走到北新華街北口的時候，這裡也擠滿了看日本軍的閒人。

那黃色的兵車開着一點鐘五里的速度，慢慢地但是不斷地往前走，車上滿裝着臃腫的兵士，冲着街的兩旁的中國人笑，機關槍口也朝着這些閒人示威，槍尾上還坐着一團精神飽滿的兵士，做出預備放的姿勢。

當着那些小型的指揮官的汽車經過時，日本的居留民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發狂般地歡呼，有的竟把帽子扔得多高，而掉下來的時候恰恰落在一泡泥潭裡。他們的居留民雖然

不多，但是旗子不少，滿街只有太陽旗飄動，商店門口也都懸了日本國旗，彷彿一夜的工夫，中國人通通變成日本人了。

白宗禮受了這陣刺激之後，覺着自己的脚像麻木了似的，他走出去又走回來，在那連綿不斷的兵車行伍裡怎麼也找不出一個可穿過的隙來。

「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

忽然他記起聖人的這句話來，心想無論如何，或是立刻到局裡去，或是甘脆回家。剛想走動，突然有人從背後握住他的右臂，猛力向後一扯。

「宗禮！」

「唔……韓先生，您哪，真吓我出身冷汗！」

「你是上局裡去嗎？」

「對啦！」宗禮拿出手絹來擦他腦門上的冷汗。

「甘脆回家吧！咱哥倆的差事都吹啦！」韓先生說。

「真的嗎？我不相信。」宗禮很相信這位韓先生的話，因為韓先生是財政局裡最愛開玩笑的一個月薪三十元的辦事員，而宗禮也是一個月薪三十元的書記。

「好吧！你不相信你自已去看吧。」

於是他們倆分了手，宗禮這回冒着危險衝過了西長安大街，爲了急燥和立刻知道自己的生命運勝負，才破戒似地雇了一輛洋車，當他趕到財政局的時候，舊日的同事和自己的上司都滿面紅光地帶着蒞任或者是新婚的氣味，有的談論着治安維持會和新一代局長的關係，有的却在那裡大談着戰局。他到秘書室去簽到，那個工友却遞給他一疊通令，裡面有一則是決定本局人員去留的局令，理由是：

「查該員既不簽到又不請假……」

他眼裡一陣發黑，幾乎站立不住，可是科長過來了。

「科長！」

「嗯？白……白宗禮呀！」科長似乎不認識了。

「科長！您替我想想法子吧！我一家四口……」

「不行啦！晚啦！」

「可是……」

「諸位，上禮堂，代理局長訓話哪！」科長不再理他，一直走向禮堂去了。白宗禮半天

呆在那裡，沒有動彈。

一位工友走過來，把幾本書遞給他。

「白先生，這是您的幾本書吧！」

「啊！謝謝您！」

他走出來了，心想：誰都沒有取消，單只取消了我白宗禮，韓辦事員也許取消了，但是人家可不着急，想是另有門路；當他再留戀地回過頭來的時候，遠遠地望見那位新局長正指揮着職員們開始燒毀中國的國旗哩。

「他們在舉行燒旗禮啦！」他想。

一陣熱刺刺的心血湧上胸口，不由得掉下兩點眼淚，他不知道是爲國旗掉呢？還是爲自己失業的悲苦掉呢？

這一路他只覺得頭腦沉重，他也不以爲別人可恨，只是一陣一陣的心頭的空洞和失意的難過攪成一團，雖然走得很慢，但是當他驚覺着橫在他前面的一列坦克車在扎扎地往東走的時候，他才稍微清醒了一些。

當他走到和平門的時候又遇着臨時檢查。

「站住！」他站住了。

一個中國警察在他通身上下摸索了一番，接着第二個第三個……中國人都得受檢查，傍邊還停住好幾輛汽車，其中有一個長袍馬褂的紳士，挺神氣地帶着有兩三個徽章，像是受過侮辱似地向那個中國警察發脾氣：

「我是維持會的科長，也要檢查嗎？」

「就天子過來也得檢查，你不服你跟日本人說去吧！」

那個維持會的科長也不再爭辯。

「還好，日本人倒很公平哩！」宗禮想想。

一條好幾丈長的白布標語，上面寫的是：

「華北民衆結束起來！」

「真不通，什麼叫結束起來，結束起來又上那兒去呢？」宗禮想，真覺得這件事要讓他弄也還不至出這樣的笑話；但是立刻他對這事情失去了關心，他想得趕快回家去想點辦法，因為他的口袋裡只張一張五元的鈔票了。

他一路想着不要把這件倒毒霉事告訴太太和孩子們，等着別處找到差事，就可以說是自

已不願再當那沒出息的書記，所以換換地方。俱當才踏進門的時候，他的太太已經看出他的氣色來了：

「怎麼樣？事情出錯了嗎？」太太問。

「好啦！」他倒頭便躺在牀上，長長地歎息着。

「唉——！」是太太。

「唉——！」是蕙英。

「媽，給我兩大枚，」不知趣的明德揪住他媽的衣角。

「要兩大枚幹什麼！」他媽從來不發脾氣，今天也例外了。

「我要買一個猴兒拉稀。」

「拍！」他媽給明德一個脖子拐，這使從來不受氣的明德大嚎而特嚎起來了。

「還買猴兒拉稀？」他媽流下眼淚來了，「連窩頭也啃不着的日子來啦；有你們快活的日子哪！」

「明德，明德！」宗禮拉着明德的手，從口袋裡摸出兩大枚銅元，「去！自個兒去買吧

明德高興地出去了，接着進來的是房東王大嬸。

「噢！王大嬸，快請坐。」蕙英笑着臉給王大嬸讓座。

「謝謝您！不坐啦，我還忙着哪！」王大嬸用狡滑的眼神把他們一家子臉色都打量了一遍，「白先生，您今天上局裡去來嗎？」

「去來着。」宗禮茫然地答。

「您今天把房錢付我吧，真是沒有法子，要不再等兩天也沒有什麼。」

宗禮沒有回答，他從皮夾子裡取出那僅有的五元交給了王大嬸，反正五塊錢也救不了命。

「還差一塊哪！」

「王大嬸，待會兒給找補吧！」宗禮直給人家陪笑臉。

王大嬸走了，宗禮，他的太太，蕙英他們三個人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但是沒有討論出個結果來，什麼都不缺，就缺一樣——錢。可是缺這一樣就不行。

「蕙英」，她媽說，「我給你收拾些衣服，你把牠拿去當幾塊錢吧，要不今晚就揭不開鍋啦！」

「還是你自己去吧，孩子去寒儉！」宗禮望望蕙英，又望望她的太太。

「哼！你們都要面子，我就不要？」太太憤憤地說，「有的當還算不錯，我怕過兩天當盡賣光，到那時候，看你們還要面子不要，哼！」

她說着就收拾起一包棉衣服，悲憤地出去了。

二

市面繁榮起來了，各大商店陳列着五光十色的貨品，水果店裡的鮮貨通通上市了，日本人和中國人在大街上交織着閒情的洪流，各人手裡都提着能夠滿足慾望的東西，商店門口的無線電擴音器播出動人的曲子，這一切好像在幾百年以前就是如此，秋天的太陽辣烘烘地照着人們的臉。

——宗禮帶着疲乏的步子，拜訪了幾個舊日的同事，有的不在家，有的都搖頭太息，找事是沒有希望了。

新的票子出來了，糧食跟着飛漲起來，玉米麵由七分錢現在漲到兩毛五了，小米麵已經到了三毛，吃什麼都不便宜，石頭倒便宜，可是石頭不能吃。

昨天已經把僅有的一張八仙棹子也賣給打鼓的了，明天還遠着哪，唯有今天過不去才是大問題。他帶着飢餓回到家裡，倒頭就躺在床上，眼前一陣陣地發黑，他的太太眼皮搭拉下

來，沒有魂似地坐在床頭上發呆。

蕙英和明德坐在院子裡搭拉着頭，撫摸着那隻像麻柴棍似的小狗，小狗也無精打彩地緊貼着蕙英的腿，像是連站立的氣力都沒有了。

房東王先生今天生日，來了幾個賀壽的人，手裡提着一串串的蒲包，王太太臨時叫來一個廚師，在牆角下支起鍋灶來，屋裡哄堂的笑聲和廚師炒菜的鐵器撞擊聲混成一片，微風吹過來一股一股的炒肉香氣，充滿着這個庭院，無情地鑽進蕙英和明德的鼻孔，引起了強烈的食慾，明德不由得漸漸地往那鍋灶前面移動着脚步。嘴裡充滿着貪慾的涎水。趕緊嚥到肚裡去。

「回來！明德。」蕙英無力地喊。

「姐，我不是要吃東西去！」

「回來！」蕙英把明德拉回來。

王先生的屋裡在興高彩烈地猜拳喝酒，王先生只是哈哈地笑着，表示着壽者的氣度。王太太和幾位女客在週旋，互相謙讓，但突然這種歡樂的空氣停止了，原來又是因為王太太提到她沒有兒子的事情，於是大家也就不歡而散了，每年王先生的生日都是如此，去年白宗禮

他們一家子都吃過王家的壽酒，送過一圓錢的壽禮呢！

客人走了，王先生在屋裡抽起大煙來了，王太太紅着眼睛和鼻頭上廁所去了。

厨子在收拾碗筷，端着一碗菜和飯的混合物，走出走進不知該倒在那裡才好，那小狗很機伶地跟着厨子亂轉，眼睛老叮着那碗剩飯。

「噢！小孩，這是你們的狗嗎？」厨子好像才發現小狗似的，「小孩，你把這碗飯喂牠吧！」

蕙英再也忍不住饑餓的誘惑，很快地從屋裡拿出來一隻大碗，把剩飯倒進去，飛跑地拿去了。明德跟着回到屋裡，他毫不客氣地端起就吃，幾口就吞了多半大碗。

宗禮和他太太乾看着發饑，蕙英的眼圈都紅了。

「明德！」他媽說，「給姐姐吃點好吧？」

「嗯嗯！我還沒有吃飽哪……」明德說着趕緊大口地吞起來，轉眼工夫就吃完了。

「媽，我不吃，讓弟弟吃吧！」蕙英走過去要給弟弟洗碗，明德再把那碗拿起來用舌頭舐了一陣。

「媽！真香，真好吃！」明德用舌頭再舐着上下唇。

宗禮看了這種光景，不由得一陣難過。

「是我害苦了孩子們！」他伏在被窩上哭起來了。

「你哭有什麼用呢？」太太說，一半也是安慰她的丈夫，「你還得想法子呀！就這樣餓死不成嗎？」

「還有什麼法子可想，我真是活夠了！」宗禮止住了哭，「我就想死，可就是死也不容易啊！」

「是啊！活着不容易，死也是不容易！」

「……」宗禮半天不言語。

「你去找劉老師來沒有？」

「啊？」宗禮意外地一聽見劉老師三個字，立刻振奮起來，「劉老師呀，我倒不會去找過……」

「那你就快去吧？就這一條活路了！」

「就這樣光着膀子去嗎？」

「就這樣去吧！劉老師不會笑話咱們的！」太太立刻就督着宗禮往門外走，「你見着劉

老師可再別吞吞吐吐，你就痛痛快快地說，說我們已經餓了兩天啦，眼前和往後都得求他老人家想個法子……聽明白沒有？」

「聽明白了。」宗禮像大孩子受訓似的。

宗禮走不大一會，就聽王太太剩殺豬似地山嚷：

「哎喲！這厨子王八且操的，短壽的，絕後的，明明瞧見剩下一碗菜飯怎麼就會不見啦！這王八蛋操的餓瘋啦，餓昏啦，八輩靡有見過吃喝啦……」

她，白太太，沒有理這碴，她也實在沒有這份氣力來和她吵嘴，她一心一意地盼望宗禮會帶回來這喜訊。

太陽落了，燈亮了，但忽然又滅了，那是因為他們交不上電燈錢，王太太偷偷地把他們門上的電燈支線關閉了，這已經是好幾天的事了。

沒有法子，只有忍着，不忍就拿出錢來，錢，錢就是命，命就是錢，不信那算你沒有見識。

已經打過三更了，還不見宗禮回來，於是他們娘兒三個便倒頭睡覺了，但是怎麼也睡不着。睏是睏了，但是餓得難過，各人的肚子裡不住地打咯，奏出各式各樣的音響，她摸摸蕙

英的頭額和手都在淨淨地淌汗。

「媽！我頭昏，身直軟，直抖。」蕙英說。

「媽也是一樣地難受！」

「媽！餓着肚子這樣難過啊！」

「……」

「媽！我餓啦！」明德低聲地訴說。

「孩子，你剛才吃過一點，應該好受些啦！」他媽撫摸着明德的頭額，「你看我和姐姐兩天都沒吃一口飯啦……」

「……」

「拍，拍」。

「媽！誰打門哩！」蕙英用肘推推她母親。

「拍，拍，拍」。

「媽！是爸爸回來啦吧？」

「我怎沒有聽見呢？」

「媽，您老耳朵都餓聾了！」

「拍！拍！蕙英！」

「媽！爸爸喊我哪！我開門去。」

蕙英說着就是一個跟頭摔在門門上了，接着在當院裡滾了一個跟頭，她實在餓得支不住了。

門開了，宗禮提一個報紙包兒，裡面包着十幾個燒餅，他們開始大吃起來，太太一邊吃一邊問：

「見着劉老師啦嗎？」

「見着啦！」宗禮很興奮地說，「劉老師真好！」

「怎麼樣好法？」

「劉老師他借給咱們二十塊錢！」宗禮把借來的錢放在床上，太太開始一張張地數起來。

「怎麼是十九塊多呢？」

「剛才買燒餅破啦一塊，不是十九塊多……」

「那往後哪？」

「往後？你猜猜看！」宗禮故意和太太玩笑起來。

「我猜，哼，你準沒有提往後的事，我知道你這個人是猴兒不担財，對不對？」

「這回你算沒有猜着！」宗禮說着握住太太的手，表示自己心裡的愉快。

「德行！」他太太把手一甩，「你這人真是，你看孩子都在跟前……」

「不猜啦？嗨！我告訴你們吧！」宗禮說。

「爸爸！我猜着啦！」蕙英說。嘴裡塞滿了燒餅。

「你說說看。」

「准是太老師給爸爸找着事情作啦！」

「着！這下給你猜着啦。」

「在哪兒？爸爸！」蕙英追問。

「在同仁大學。」

「爸爸，什麼職務哪！」

「書記，書記，爸爸就是個書記胚子！」

「每月多少錢？」太太問。

「三十，還是三十塊錢！」宗禮說了後很慚愧，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要扯謊。「過幾天，頂多過一星期，聘書就可以送到。」

「爸爸，太老師沒有說我上學的事嗎？」蕙英問。

「說！說來着，」他說讓蕙英還是上學的好，反正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

「啊呀！太老師怎麼開我的玩笑？」蕙英撒嬌地說。

「劉老師還康健吧？」太太問。

「還康健，他老人家真關心我們！」

「過年帶着孩子給劉老師磕頭去吧！」

「那一定，那一定！」

「明兒個先把房東王太太的電燈錢交了吧！這樣黑着多彆扭。」太太在叨念着。

「多少錢？」

「兩塊。」

「好吧！」

「嘩！」屋裡的電燈全亮了，窗外像有人在擗手擗腳地走過去了，同時聽見房東的門在「堂」地關住了。

「你瞧！」宗禮憤憤地說，「說曹操，曹操就到，真他媽的錢通神路！」

白太太把明德和蕙英安頓得睡着了，然後拿起剪子在剪那作鞋的格貝。

宗禮在綱鑑裡隨便抽出一本翻閱着。他偷偷看他的太太，他太太也正偷眼看他，於是他們微笑了。

「你看我幹什麼？」太太嬌憨地問。

「我看你？」宗禮握住他太太的手，「你怎麼自從生啦明德以後再沒有動？」

「就這還不夠受得？」太太把手抽出來，「再生一個你養活得起嗎？」

「你不會生就算了，又怪我養活不起！」

「不會生，這兩個孩子是誰給你生的？」

「我！」宗禮說。

「討厭！你看孩子還沒有睡着哪！」太太拒絕着。

「早睡着！」宗禮把電燈捻滅。

「……」

三

一天，兩天，三天。

第三天同仁大學的信差把聘書送來了。宗禮把牠反轉正轉地看了一回，他感到非常地喜悅，這一高興之下，竟不惜把兩塊錢做了信差的喜錢了。

當天下午他跑到劉老師那裡道了謝，然後又同着劉老師到同仁大學教務課課長胡柏年公館謝了委，這一氣折騰，可把十幾塊錢化得差不多了，他算來算去，除了贖當用去十元零四毛以外，簡直不知道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反正以後有辦法了，何必發這些閒愁呢？」他想。

第二天還不到六點，宗禮就穿着他那套破藍大褂向同仁大學走去，但他老遠望見校門還在緊緊閉着哩，於是他乘興就順着河沿躍躑起來，一列煤車開出去又退回來，然後撥轉鐵道，慢慢地走進那家大煤棧去了。

石橋南邊靠西的牆角下羅列着老豆腐鍋的挑子，賣山東餅的大案，羊腸肚雜碎的挑子和江豆小米粥的鍋都散着熱騰騰的冒氣，一些鐵路工人，賣菜的小販，拉洋車的，貧苦的小學

生，都蹲在那裡津津有味吃着，這個起來，那個坐下，生意顯得那麼興隆。

宗禮肚裡很餓，他很想坐在那裏享受一頓，但是一想無論如何自己是大學裏的職員，那能坐在街頭吃那不乾淨東西，其實東西不見得就不乾淨，只是拍遇見熟人很難爲情的，他終於沒有敢坐下去。

好容易等待得大學的校門開了，當他走近校門的時候，他先把那塊職員徽章重新放正，從容地且是慌惑地邁進大門。

「拍！」意外地是那個穿着黃制服的警察竟給他來一個敬禮，剎那間他不知如何是好，要是給他鞠躬還禮呢，顯得有失身份，要是不還呢，又恐怕得罪了校警，他決定還禮。

「禮多人不怪！」他想起這句俗話，於是他也就把那頂破呢帽摘掉，深深地給校警還了一躬。

他沒有敢回頭看看人家是否在暗地裡笑他。他走進教務課，但他立刻又退出來，因爲那個工友正在拿把鷄毛撻子抖了一屋子塵土，整個的職員辦公室裡除了工友和他自己以外，連個鬼都不曾來呢。

同時各樓的學生宿舍裏傳來一片漱洗的聲浪，談笑的聲浪，雜着些片段的情曲的餘韻。

他很懊悔自己來得太早；可是他又想受人嗤笑總比遲到受責罰要好得多。他想開始工作，但又無法工作，各辦公桌上都有固定的名位，他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只好坐在一個無主的椅子上。

門被呀地推開了，進來的是一位短胖子渾圓的臉，小眼睛，穿一件灰嘩嘩挾袍，挺神氣地把宗禮看了一眼。

「慫貴姓？」宗禮趕忙站起來並且問。

「姓朱，慫貴姓？」

「賤姓白。」宗禮答。

「有什麼事嗎？」

「我是這裏的書記，朱先生！」宗禮很奇怪怎麼人家還不知道他是這裏的書記。

「誰薦來的？」

「是劉先生薦來的。」

「好傢伙，這個朱胖子真不客氣；看來他至少應當是個科員啦。」宗禮想；但是他對他特別厭惡，尤其是那雙小眼睛，老像在藐視人的神氣。總之，「面貌可憎」。

「朱先生，您在教務課服務？」

「嗯！」朱胖子把頭微微一點，「你要知道，課長是不常來的，所以這裡的一切差不多都歸我管；以後……」

「是的，以後一切請朱先生多多關照！」

「那自然，那……」

接着是上課鐘響了，教務課擁進來一批職員，有的嘴裡叨着烟捲，有的更談論石頭胡同聚仙園紅菱姑娘如何會迷人，有的吵架似地爭辯着他昨夜要不是小王死扣白板，他的滿貫做成功了，有的用驚懼的臉色談說着京漢津浦兩路的戰事，表明那絕對不是造謠。

「哼！」朱胖子聽大家說這個說那個，他也不服氣，「昨天晚上我聽無線電，中央對停留在淪陷區作事的人，將來都要砍頭！」

「那就先砍你的腦袋，」楊科員說。

「三十元薪水以下的，沒有罪，你知道嗎？」朱胖子說。

「我問頭叫課長給你再加上一塊錢，不就把你的腦袋砍了嗎？」楊科員說。

「謝謝您哪！」朱胖子給楊科員作一個揖。

「看你這財迷腦袋，一塊錢把腦袋賣啦！」

「哈，哈，哈……」大家都大笑了。

這一樂把個宗禮也逗樂了。

於是大家把視線集中在他的身上。

「這位是誰？老朱。」楊科員向老朱。

「是——」朱胖子小聲地把這事告訴大家以後，又引起一陣哄笑。

「喂！白先生你會寫字嗎？」楊科員問。

「勉強會寫點，可是寫不好。」宗禮很侷促，覺着這是一種侮辱，臉上一陣發燒。

「勉強可不行，要寫得又快又好！」

「回頭試試看吧！不過還……」

「不過還請諸位多多關照。是不是？」朱胖子做了個鬼臉。

「胡課長來啦！」一個工友低聲地報告。

於是大家各歸各位，做出很熱心於公事的樣子。課長進來了，大家把屁股抬了招，表示敬意，唯有宗禮還在那裏站着，顯出很無聊的樣子，於是課長立刻就想起來了：隨手把電鈴

一按，進來一個工友。

「給這位白先生搬一份桌椅，到庶務課再領一份文具。」課長吩咐下去。

「白先生。」課長轉向宗禮。

「是的，課長。」宗禮再走近課長一點。

「劉先生說你寫得很好！」

「課長過獎啦！」

「以後有公事就跟這位楊科員接頭。」

課長說時用下顎指給他楊科員的位子。

「是的。」

「並且幫着朱辦事員寫臘板。」

「是的。」

「有工夫，秘書處送來的文稿也幫他們抄抄。」

「是的。」

「還有，還有……」課長一時想不起來，「總之，只要是本院的事都應當作，要「熱心

奉公」，「奉」，就是「奉承」的奉，在這裡就當「辦」的意思，明白嗎？」

「明白。」

於是課長把一疊公事都送給楊科員，便出去了。大家便又你一言我一語亂起來了。楊科員把那疊公事都轉送給宗禮。

「這件公事等着用，要快要整齊，這幾張表要在上午畫好，這是文書課……總之快着辦，能者多勞！」楊科員說完後，便從抽屜裡取出撲克牌來。

「誰來？」

「我來。」

「我也來！」

「玩什麼？」

「捉驢！」

於是捉起驢來了。結果楊科員當了驢。

又捉了一回王八，朱辦事員當了王八。再捉了一回。還是朱辦事員當了王八。原來吳科員在王八上刻了一個指甲痕，商量好來捉朱胖子。

回頭大家一看，宗禮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原來他已經都作好了。

「寫得真好，」楊科員說，「要不我說人不可以貌相！」

於是，大家由蔑視改成利用的態度，真是，像這樣的傻子不利用才有罪哩。

散值的鐘一響，宗禮的心又突突地跳起來了。他想校警敬禮真是一件麻煩的事，從前在財政局就沒有這些囉嗦，小職員們平出平入，够多隨便。

各建築裡吐出來一羣一羣的學生，食堂的梆子在亂響，學生們踴躍地往食堂裏跑，廚子端着熱騰騰的菜，小廚子提一桶米飯。職員們都在商量上五芳齋還是西單玉壺春。有的職員們誇示今天有兩個飯局……

——「他們都不愁吃！」宗禮想。

他瞅着職員們當出校門的時候，校警對每一個人都是「拍，拍」地敬禮，而大家只是把帽頭捏一捏就出去了。於是他也接着就往外走，但當他挨近校警的時候，他把剛才的打算又取消了。

「拍！」一個敬禮，宗禮還是深深地還了一躬。不知是什麼原故，他總不敢理直氣壯地出來進去。怎麼辦呢？這大門一天四趟是必須要走的。不還禮是不行，還禮就得深深地鞠

躬，自己實在也不甘心，照着大家的樣子做又做不到，倒也沒有人說，就是自己做不到，爲什麼做不到，自己身分太低，宗禮明白這個。

後來他向別的工友打聽，才知道那個校警姓張，人很機警，但是個實事求是的人，身子骨兒挺棒，看去才不過二十六七歲，不多說話，說一句算一句，人緣挺好。每月掙二十五塊錢，人都管他叫小張。

「他也掙二十五塊錢！」宗禮想，「人家够多清閒。」

他拖着疲乏的脚，蹣跚地回到家裏，蕙英歡喜地迎出屋來，他像小麻雀以地跳在他爸爸的前面，又跳到後面。

「爸爸！」蕙英說，「文化女中已經說好啦，學費免交，只交三塊錢雜費就可以上課。」

「唔。」宗禮心裏很煩。

「爸爸！校長說將來成績好，還有津貼哪！」

「嗯。」

「爸爸，校長問了我半天，他說我功課很好，不用再考，明天就交雜費上課啦！」

「啊呀！」宗禮太太把一籠熱窩頭放在小桌上，「讓你爸爸吃飯吧！上課，上課老囉嗦牠幹什麼？」

「爸爸，」蕙英還是跟爸爸交涉，「還得買書，代數可以借舊日同學的用用，國文非買不行，還有史地……」

「國文史地不能跟同學借用嗎？」宗禮和氣點了。

「不行哪！爸爸」。蕙英撅着小嘴，「國文史地都改過啦。」

「代數爲什麼不改呢？」

「哎喲！爸爸簡直累糊塗啦！」蕙英一邊笑一邊說，「因爲代數裏邊沒有什麼別的字眼啊！」

「唔？代數幾毛錢？」

「七毛五，爸爸。」

「七毛五，哼！小一塊啦！」宗禮從口袋裏摸出八毛錢交給蕙英。「剩下五分可記着找回來吧！」

「五分錢我還得買一枝鉛筆哪！」

「得，得，反正就那五分，你愛怎麼化就怎麼化吧！」

「還得買雙襪子，爸爸！」

「爸爸儘給姐姐買，我也買雙皮鞋，花槍，小汽車，」明德很眼紅，也過來囉嗦，「爸爸！對門的小虎都買啦！」

「買，買，都買！」宗禮預備往外走，「等爸爸這月領薪的時候，什麼都買，啊！蕙英你瞧瞧幾點啦！」

「鐘沒有啦，爸爸！」

「上那兒去啦？」

「今兒早上當啦！」

「……」宗禮沒有言語，垂著頭匆匆地上班去了。

四

爲了省錢，蕙英由東一直往西城徒步上學，雖然每天早六點就起床，但總是常常地遲到，要是每天有五分錢，就可以坐電車一直到校門口。她常看見同學們坐在電車上嘻嘻哈哈地說笑，有的把包糖的薄紙和麵包皮從車窗裏拋出來，愉快地瞭望着霧氣籠罩的樹列和燦爛輝煌

的古代建築，往往有一兩箇西洋畫家對着這些古城特有的風光，靜靜地凝神，一天一天地耐心地描畫着，把那些高貴地英國製的畫油抹在畫布上，然後又用德國製的刀子再括下來從新開始塗抹，慢慢地就造成了古典派的藝術！

一輛接一輛的流線型的汽車，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輕輕地風似地馳過，或是好幾輛軍用載重汽車加速率地越過那些黑色的甲虫，驕傲地揚起一陣又腥又臭的風塵，樹林底下老放着餛飩，杏仁茶，炸糕的挑子……

小商店的學徒騎着自行車；屁股左右地驟烈地擰動，屈着腰，兩隻小腿亂動，運送布疋的挑子車悠閒地靠着馬路的邊沿慢慢地滾動，電車轟隆隆地過來了又過去了，人們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特別使蕙英羨慕的是同學們騎着自行車頭都不回的風姿，但是這些想也是白想。她只好靠着本能的兩條腿加緊着步伐往前走。

但是趕到學校又晚了一刻多鐘。她像賊似地溜進教室，連頭都沒有敢抬，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同學們在竊竊地私議，低聲地嘲笑，代數教員突然擺出一臉官司，把一枝曾用過的粉筆搗成粉碎。

「白蕙英！」數學教員李先生又發脾氣了。

「到！」蕙英惶恐地站起來，低垂了頭。「到，哼！」李先生的臉都紫了，「這時候不到那邊成個學生嗎？我告訴你，要是不願意聽我的功課，就請你到教務課去聲明，我教不了你這學生！」

「先生！」蕙英哀告着幾乎掉下淚來。「實在是因為離學校太遠，所以趕不來，以後再也不敢！」

「趕不來，好！」李先生冷笑了一聲，「去站在那兒！」

蕙英雙手捧着書本，流着眼淚，背着西牆端端地站在那裏，同學們投來各式各樣的眼風，得意的眼風，鄙夷的眼風，還有一雙同情的眼風。可是蕙英不會看見。

李先生的代數又結結吧吧地講下去了，當他在黑板上寫算式的時候，同學們都各自拿出自己喜歡的工作來了。有的在迅速的織着毛衣，有的在寫情書，有的在用軟心鉛筆作着李先生的速寫肖像，大家在相傳歡譁笑。

她們將這位熱心的李先生繪成一個道貌岸然，脖項極細，嘴巴張開，指天畫地，頭上長着像毛三爺似的幾根頭髮，歪鼻子，斜眼的街頭賣唱人似的。

這種無聲的騷動一直要到李先生回過頭來的時候，立刻就被糾正過來呢。真的是立刻就

糾正過來了。一點也不露痕跡，她們會馬上把全神貫注在書本子上，就像變戲法似地毫無破綻，因之他們被先生們稱爲是好學生，文化女中的模範班，校長在每次集會總是在稱譽着。可是，現在這好學生，模範班發生了瑕疵，污點，那就是常常遲到的白蕙英。但是他們却不究那遲到的原因，這如同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在表面上看來都是很合理的，而在內裡却含有各式各樣的矛盾。同樣是人，而各人的心裡蘊藏着不同的愉快與痛苦。

那堂皇的商店門面上裝璜着水門汀或是花磚的虎牆，而裡面却是些歪歪斜斜的平頂灰房，那布裝燙金的瓦著裏都印刷着使人看不懂或是像百家姓似地湊集起來的論文，那光彩奪目的高貴的瓷器，裏面都盡是粗糙的燒土，這社會的一切都是如此，人們都喜歡這樣，他們所要的就是一個美麗的表面。

數學堂課完了，李先生進去不一會，就來一個校役喚白蕙英去校長辦公室。她跟着校役揣着一顆不安的心走進校長室，她深深地給校長鞠了躬。

校長是一個胖胖的身材，尖腦袋，紫腫臉，顴骨上有一顆大痣，肚子挺出來，穿一套海藍色的西服，尖尖的皮鞋，離遠看就像一個大粽子站在那裡一般。他說話像米麵莊的掌櫃的在跟買主打着交易，他姓趙。

「啊，白蕙英！」校長坐在大圈椅裡把身軀很困難地轉過來，「你怎麼老遲到呢？」

「校長」，蕙英臉紅着回答，「因為家裏離學校太遠！」

「那你爲什麼不早起呢？」

「是早起，六點就起來啦！」

「那你爲什麼不騎車呢！」

「家裏沒有自行車。」

「幹麼不坐電車，不過才五分錢！」

「是啊！爸爸說沒有錢。」

「你父親在那兒作事？」

「在同仁大學當書記。」

「一月賺多少錢？」

「三十塊錢。」

「噢！好吧，」校長噓了一口大氣，好像汽水瓶子剛被打開似地光景，以後無論如何總要

按時上課，你要知道遲到固然是荒廢了你自己的學業，這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於教員的面子

上太不好看，青年人總要養成早睡早起，守時間，尊敬師長的習慣，嗯，好啦，你上課去吧！」出來，蕙英像得到大赦似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趕着去上國文課堂，那位國文教員高先生已經在那裏開始講桃花源記了：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這位高先生在正扯長了調子，搖頭幌腦地往下講的時候，忽然給蕙英蹣跚的步子中止了。

「你上那兒去啦？」這位高先生把他的近視眼鏡扶了扶。

「見校長……」

「校長給她訓話來，因爲她天天遲到，家裡沒有錢坐車，連坐電車的五分錢都沒有，高先生慫說可笑不可笑！」一個坐在前排穿着漂亮的袂大衣的同學代蕙英說。彷彿在揭別人的陰私似的，把嘴一抿一笑。

「哈哈！」高先生挺神氣地笑了，「這是聖人說的那句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困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哈哈！你們明白嗎？」

「不明白！」

「簡直不懂得！」

「「了解！」」

「I can not understand！」學生們就像小狗似地亂吠了一陣，氣得高先生直搖腦袋。

「孺子不可教也！」高先生跟着下課的鐘聲，哈着腰，挾着一套線裝書走向教員休息室去了，一群呶着嘴的學生在他後面送去些刻薄的話：

「哎喲！這老骨董的功課真叫人頭痛，老是咬文嚼字，你瞧他那套油紙，老遠就叫人惡心！」

「他老說什麼三從四德，他們家大姑娘就是有名的大野雞，什麼聖人長聖人短，好像聖人比別人多長兩件子似的！」

「他常說什麼士可殺不可辱，我告訴你吧！前天，老頭子就挾着那套線裝書，正在西單大街搵搵，差點給汽車軋了，把他吓個半死不算，警察趕過來還給他兩個耳光子，要不是走路的人好說歹說，還要帶他上區，他後來就一聲不響地回家去啦，你說可笑不可笑？」

「還有，月考的時候，我的國文是五十九分，我給他說了多少好話要他Pass，他偏不，你說缺德不缺德，那一分許是拿家去買眼藥去啦！」

也許是風太順，也許這話太刻薄，那位高先生回頭看了一眼，又無可奈何地走了。

十一點五十分的下課鐘響了，學生們一窩蜂似的擁出校門，鬧一點的小姐上小食堂去了，有的上玉露春去吃牛肉湯麵或是天津包子，頂不濟的，也騎自行車回家去吃午飯了；於是空曠的校院只剩下蕙英一個人。

他覺得肚裡很飢，但立刻又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地方，她摸了摸書包裡窩頭，已經乾乾地像塊磚頭似地；她在操場裡繞了一個圈子，然後又回到教室裡，胡亂地把兩個窩頭吃了，然後又到客室喝了一碗冷開水，她覺得心裡一陣一陣地發酸，但她立刻想起父親的艱苦，家裏的境況，不由得想起非用功不可。於是慌忙抽出代數練習簿，開始複習二次方程式的習題了。

她演了五個習題以後，忽然覺得頭昏起來，身上覺得疲倦，無力，趁勢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就在這時候，楊彤，她的同學偷偷地用一根紙捻在蕙英的鼻頭上刺癢，把她從夢中驚醒，楊彤在嘻嘻地笑了。

「你吃了午飯嗎？」楊彤問。

「吃啦！您哪？」蕙英很難爲情地答。

「我回家去吃啦，你在那兒吃啦？」

「就這裏，要是回家吃飯，下午又得遲到了！」

「那你以後就拿乾糧上我們家去吃吧，離這裡很近！」

「謝謝，我就在這裡吃吧……」

「不要客氣啦！蕙英！」楊彤把手挽住她的肩頭，「窮並不是恥辱，我很同情你，也許我們都是窮人的原故！」

楊彤是一個機智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孩子但她和那般闊小姐們合不到一塊兒，一種孤高自信的心支配了她，使她對於越是有錢的人越不愛接近，外貌雖然很柔和，但那兩隻眼睛却含着男孩子似的堅毅的光芒。

蕙英對於她只有感激欽佩，漸漸地她們倆成了彤影不離的朋友。每天都是拿着窩頭到楊彤家裡去吃，有時就毫不客氣地喝人家一頓稀粥。因為楊彤只有一位老母親，憑着祖遺的產業，每月租幾個房錢過着苦日子，雖然很苦，但是因為人口簡單，也就顯得費用很小似的。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校長揭示牌上貼出來一張佈告，大意是為準備秋季全市運動會用的，黑裙青褂，白帆布鞋，下星期六就得作齊。

這新的苦惱又襲擊着她，她回家也沒有對誰提起，只是自己一個心裡難過，她想起父親

那可憐的收入，使她永遠沒有勇氣跟他提起要錢的事情，第二天星期日，她去找楊彤，楊彤却很自在，地那裡坐着看書，一些也不顯得發愁。

「你衣服縫了嗎？」蕙英很稚氣地問。

「我呀！我不打算縫。」楊彤堅決地說。

「那怎麼辦呢？」

「去向別人借吧！」

「向誰借呢？我們連一個有錢的親戚都沒有。」

「我已經借來了，連你的都有了，你要不來，我打算一會就送到你那裡去呢。」

「那可不敢當了，你看些什麼書？」

「我什麼書都看，」楊彤說，「我老實告訴你，這種學校的教育，給我們的智識實在有限得很，希望你不要把教員和課本子看成萬能的魔術……」

「你借我些書看吧。」蕙英把目光落在楊彤所看的書上時，楊彤很快地將它們收起不讓她看，她們倆正在爭奪的時候，門外好像有人走來的音聲的。

「彤！你的信！」這是楊彤的母親。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只是精神却挺好。

楊彬把那信折開看了以後，隨即就燒了。同時臉上顯出不安的神氣，蕙英很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只好拿着衣服匆匆地回家去了。

全市秋季運動會閉幕以後，接着是文化女中學校慶祝週年紀念，同學們一個一個都花枝招展，只有蕙英和楊彬還是穿着那套藍布褂，在今天特別顯得寒儉，因此校長給她們演舞派的職務是管理來賓衣帽。

白天是慶祝式典，晚上是遊藝大會，有國劇，有話劇，有鋼琴獨奏，有合唱，有土風舞……

當着國劇節目的壓軸戲「遊龍戲鳳」演完以後，那節女主角的黃蘭君在更衣室突然失聲地尖叫起來：

「那沒有別人，除了管理衣服的人，別人不會……」

「什麼事？黃小姐！」校長驚慌地問。

「我的大衣兜裡裝着錢和鑽石戒指都丟啦！校長，你說怎麼辦？」看她那驚急的樣子當然不是撒謊。

「多少錢？黃小姐！」校長腦門子直冒汗。

「那二百塊錢倒沒有關係，唯有那戒指是我們訂婚的信物，這怎麼辦哪？」

「黃小姐！那戒指該值多少錢？」

「少說也值一萬多吧！」

校長伸了伸舌頭，把視線轉移到楊彤和蕙英的身上，同學們也跟着叫喊了起來。

「準是他們倆，你瞧那窈窕！」校長的女兒說。

「校長，我提議來一個普遍檢查，」楊彤挺身站在校長的面前，「既然有人懷疑我們倆，就請您先檢查吧！」

於是開始檢查了，一百多名同學都檢查完了，東西不會找出來，大家都覺得焦燥失望不安，最後應該檢查的就是校長的女兒了。

但是意外地，一切的東西却是從校長的女兒身上搜出來了，當着黃小姐勝利地把那燦爛發光的鑽石戒指，從新戴在手上的時候，趙校長已經像一灘泥似地昏過去了。

「諸位！」楊彤像講演似地向大家說，「現在事實證明了，賊賊都在，你們還有什麼話說？告訴你們，窮人不一定都是賊，瞎了你們的眼！」她說完了憤憤地牽着蕙英的手出去了，大家覺得賊賊沒在有楊彤身上檢查出來，好像十分惋惜似地，當着校役扶着校長唏噓地離開

更衣室的時候，那聰明同學們就又大顯身手了：

「你們知道嗎？」一個學生帶着密而不宣的態度。

「什麼事？說出來大家聽聽。」黃小姐淡淡地問。

「楊彤呀！哼！她是——」說這話的是校長的外甥女兒，她帶着報復的兇焰，冲着門外做了一個鬼臉。

「唔！」大家都滿意地笑了。

「可是這話不是開玩笑的呀！你知道那是什麼罪過？」黃小姐帶着謹慎的口氣。

「槍斃！我知道。」校長女兒乘機報復。

「靡有羞！」不知是誰說，「那偷人該怎麼辦哪？」

「我就不是偷，我是跟黃小姐開個玩笑哩！」校長女兒爭辯着，「楊彤，別叫她臭美，趕明非叫槍斃不可！」

「你有什麼權力槍斃人？」又一位同學插進來說。

「哼！我不會去告發。」

「得啦！得啦！」校長外甥女兒攔回她的說頭，「還不進去看看你爸爸，準給你這下子

氣死啦！」

「活該！」校長女兒一扭屁股，跳着狐步舞似地出去了。

「真不要臉！」不知道誰說。

「誰說不是？簡直……」

於是大家都一擁轉到劇場去看「少奶奶的扇子」去了。

外邊觀劇的貴賓好像還不會知道後面這幕活劇。大家色情地注視着少奶奶的那雪白的胳膊。

臂。

五

天漸漸地亮了，天空飄着片的雪花。

屋裡宗禮披着破棉袍半醒半睡地斜依着枕頭，唏噓地哈着白氣，他伸手摸床下的煤球爐子，但是早就變成冰涼的了。他把棉袍再往上扯了一把。

他的太太，蕙英和明德三個共同蓋着一條薄薄的棉被，佝僂着背彎曲着腿，像三個緊挨着的字母似地，每人都緊緊地拉住那被頭，交替地呼吸着……

胡同裡傳來趕早市的排子車，嘩啦啦，嘩啦啦地走動的聲音，短工們哼着不成調的二

幾隻喜鵲在那棵老槐樹上喳喳地叫着。人們苦難的序幕又展開了。

蕙英醒來了，埋怨着她父親爲什麼不早點叫她，接着她的母親也醒來了，因爲這一陣抽動，激起了一股寒流，把被窩裏那僅有的餘溫也趕跑了，於是明德也立刻醒來了，他拿拳頭把眼睛揉了兩把，慢慢地睜開枯澀的眼睛。

「媽！」

「什麼事？」他母親懶懶地答。

「我夢見咱們蒸啦一鍋大饅頭，又白，又大，媽！」

「唉！」他母親歎了一口氣，經這一提，她便立刻想起昨天晚上大家都沒有吃飯的事來了。

「媽！我的乾糧哪？」蕙英怯懦地問。

「不要去啦，孩子！」她母親邊給明德穿衣服：「連命都活不了啦，還念書幹什麼，就在家裏呆着吧！」

宗禮把蕙英看了一眼，算是表示了同意。

這屋裏除了飢，就是寒。真是二九天，竟這樣冷得出奇。明德兩手緊緊縮在袖筒裏，不

止地哆嗦，牙齒不由得上下地磕打起來。他母親把被窩裹在明德身上，然後走到放煤球的筐子跟前，拿鐵筷子一把拉，裡面已經連一個整煤球都沒有了，只有少許煤末。她從各處搜集了些舊報紙，堆在煤球爐子上面，拿火柴燃着，屋裡馬上充滿了相當的熱氣，但這熱氣馬上又被寒冷趕走了，剩在屋子裡的只是使人發噏的濃煙……

門開了，小狗馱着滿身雪花，呻吟地闖進屋裡，同時帶進來一股寒氣。

「媽！冷！」蕙英兩隻手不住地摩擦，臉凍得發白。

「我說，把蕙的棉褲贖出來吧，你看……」宗禮說。

「錢呢？」他太太譏嘲地反問，「你一天儘說些廢話，連吃都沒有法子，還說穿哪！」

「可是冷也是受不了啊！」

「哼！我要是有窩頭啃，就光眼子呆在屋裡也舒服些！」

「哼！照你這一說，全是我罪過了，他媽的……」

「別再罵人，就這罪過也夠受啦！你，你說你每月賺三十塊錢，可是月月只見你拿回來二十五……」他太太很委屈似地，眼圈有點發紅，「頭一個月，你只拿回來二十四，那六塊

錢，你幹什麼使啦……」

「那頭一個月不是給胡課長老太太送啦一塊錢的壽禮嗎？你怎麼老那樣糊塗？」

「誰糊塗？去上一塊不是還剩五塊嗎？你幹什麼用……」

「反正我也不是嫖啦賭啦……」宗禮只好肚裡認倒霉：他很後悔爲什麼不老老實實說自己只賺二十五……」

「誰說你嫖啦賭啦！房租一天催八回，已經欠兩個月的房租，王太太昨天露話啦，咱們要立刻能搬家，這兩個月的房租就不要啦。」

「那是誠心要漲房錢，現在要再租這麼一間房，少說也得八塊，還是不搬，一搬更沒有辦法了！」

「唉！窮人，窮人，吃穿住三樣，樣樣逼人，我不活啦！」她說着就嗚嗚地哭門來了。蕙英，明德也哭了。

宗禮就在這飢寒的哭聲中上班去了。

初落地的雪花踏在人的脚下是那樣的輕鬆，大街上各種建築上都輕輕地敷上一層白粉，因爲車輛很少的原故，所以當車輪軋過去的時候那蜿蜒的車轍會把人們的視線一直誘惑得消失在看不見爲止的遠方。

幾隻麻雀正站在電線上唧唧地亂嚷，像是奏着飢餓的音樂；幾個趕早的乞丐哆嗦着牙齒，肩上披着麻包，一躍一拐地蹣跚着，手裡提着各式各樣的洋鐵罐，斷斷續續地像唱歌似地叫着！

「修好的哪——老爺，太太——您有剩菜剩飯給我……呵哆哆哆——窮人一口吃吧……呵哆哆哆……」

他們這樣毫不經意地叫喊着，對各住戶的大門一眼不看地過去了，彷彿這叫喊是一種義務似的，只要叫喊過了便算盡了責任，因為他們也深知人們對乞丐的同情心是可有可無的。

「老爺！您可憐可憐我吧！」一個年青的乞丐緊追着宗禮，「我兩天都沒吃一口飯啦！老爺！您不在乎這一大兩大的呀！老爺！您憐惜憐惜窮人吧！」

「沒有零錢。」宗禮很費勁地擠出這麼一句。

「老爺！您有毛票我給您找找吧！」

「唉，您比我還闊哪！我，我，咱們一樣啦……」

要是在平常，宗禮也許就要發點小脾氣都說不定，但是現在他與其說沒有勇氣，無寧說他實在是同情於乞丐了，他感到自己立刻就要變成像他們似地：

「肩頭上披着個破麻包，手裡提着洋鐵罐，妻一隻手拉着明德，哭哭咧咧，明德的脚凍得紅腫，流膿，滴血，蕙英羞澀地沿着門呼喚着，人們都不理他們，有的在嘲笑他們，……忽然遇見劉老師，他還像過去似地那麼親熱，掏給他錢，不，先領他們上小館吃了一頓熱湯麵，回頭……回頭……」

「車！」他的幻想忽然給一輛拉洋車的打斷了。兩個洋車慢慢地從身邊擦過去了。把宗禮吓了一跳。

宗禮呆呆地站在護城河的橋頭上，目送着那兩洋車。一陣凜冽的北風，把天空中將墜的雪花吹得團團亂轉，胡同口的一家小飯舖的小夥計正端出一籠熱騰騰的包子，拚命地叫賣着，把頸項都斃得通紅：

「好大的調兒來！好嫩的餡——二分錢一個來！好熱的包子呀！好稠的粥啊！」宗禮把手伸進所有的衣兜內，企圖僥倖摸出點錢票來，但是他失望了。只好反抗着食欲的誘惑，咬着牙緊走了幾步，邁進學校去了。

在往常，他是從不會怠工地，但是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安心的坐下工作。他只是默默地用一枝鉛筆，在一張稿紙上像小學生似地列着算式，嘴裡不住地低聲地念叨着：

「三八二十四，一天賺八毛多錢，三三得九，八毛三分多，還不如一個拉洋車的，唉！他媽……」

他把第一個算式迅速地用鉛筆塗抹成一團黑，然後又低聲地念叨起來：

「一天，三塊，十天，三十塊，三三九十塊！好傢伙，拉洋車去！」他想着想着，就由得用力在桌子上「拍」地捶了一拳，把桌子上的文具震得發顫，同屋的人們都把視線集中在他身上時，他才覺着自己剛才出神的可笑。於是又立刻抄起一件公事謄寫起來，但才寫了一行就出了兩個錯字，於是他索性擱下筆來想自己的事情。

同事們都圍坐在洋爐子旁邊，滿面紅光地談論着各種有趣的事，宗禮也想和他們去聊聊閒天，但是現實的飢餓一步一步地緊迫着他，使他怎麼樣也不得安心。

他想起早晨家裏那幅飢寒哭泣圖，雪花紛飛下的乞丐，熱騰騰的包子，兩個洋車夫的對話，特別是那洋車夫的對話，引起他對生活的勇氣，但同時他又不禁臉熱起來，降低身份在他已經算不了怎麼一回事，但是困難的是第一怕遇見熟人難爲情，第二是聽說拉洋車也得有鋪保，而且如何下手在他還是茫然沒有頭緒！

但是要想救急，拉車這算是唯一無二的法子了，於是他把牙關一咬，又在紙上列起算式

來：

「一天兩塊吧，十天二十塊，二三十塊，哼！」

他算來算去，拉洋車要比當小職員強得多了。但是要把學校的事情攔下也不妥當，於是決心去拉夜車，這是最好的辦法，既不擔誤公事，同時晚上總該少遇見熟人，但是到那裡賃車呢？他想着就站起來走向那位楊科員。

「楊先生！」宗禮很偏促地說。

「噢！什麼事？」楊科員漫不經心地答。

「對不起得很！我想請半天假，頭疼得很！」

「噢！好吧。」

「給您寫個假條吧！」

「甭寫啦！馬馬虎虎，就那麼一回事。」

於是宗禮帶着感激的心情走出學校。在街頭上徘徊了一會，雪是越來越大，他像一匹無家的野狗似地竄進一家紅柵欄的當舖裏去了。但當他出來的時候，他的破棉袍已經不在他的身上了。他縮着身軀，哈着氣，坐在一個小胡同口裡的一個賣切糕的帳子裡，開始享受他的

午餐了。一邊吃着，一邊跟賣切糕的說着話：

「這年頭可真不好辦，東西像吹氣似地一直往上漲！」宗禮拿話來引逗。

「誰說不是，白麵從前五六塊一袋人都嚷着貴，貴。現在可好，十五塊十六塊多啦，咱們也就不指望吃白麵，可就連小米麵棒子麵也二毛多一斤，您說這不要窮人的老命嗎？唉！」賣切糕的說完了嘆了一口氣。

「可不是嗎？誰家不是拉家帶口的，三四口人一個月光喝棒子粥，也得四五十塊，再加上房租，水錢，燈錢，那一月也得六七十的！」

「您就拿糕麵來說吧！從前才一毛二一斤，現在……」他邊說着，還要忙亂地給別的主顧切糕，撒糖；然後敏捷地切塊白菜葉子給襯上，收錢等等：「現在糕麵要四毛多一斤，這買賣也不能作了，您別瞧這麼一點小生意，一天還納一塊錢的捐哪！」

「囉！一塊錢的捐呀！好，真不少！」宗禮同情地說。

「要不，我說沒有法子，我那大孩子，我們爺兒倆賃一輛車，白天他拉，晚半天我拉……」忽然他發現剛才那個老太太付他的一個五分錢的票子上缺個犄角，「嗨！老太太，回來，您這票兒缺半拉，您給我換換吧！」

老太太被喚回來了，但是除這五分票以外連一個子兒都沒有了，於是也只好收下，對付着花吧。

「那您一天進項不少啦！」宗禮羨慕地說。

「嗨！左不過一塊兩塊的，我那孩子成，他還拉過三四塊錢哪。」賣切糕的興奮地說，「光指着拉座不行，還得眼活，拉個媒嚙的，才多賺錢哪！」

「怎麼叫拉媒哪？」宗禮有些不明白。

「嗨！橫是有好這調調的人，拈花惹草，也就有那種沒有落的姑娘，嗨！橫也是好人家子女，可是沒有法子，誰也得吃是不是？」

「沒有的事，幹那活那有好人家的子女！」

「那您太少見多怪啦！您不信，我們那位街坊，姓韓，他從前聽說也在衙門裡當差……」

「是在財政局當辦事員的那位韓先生，矮個子，好跟人開玩笑，是不是？」

「對啦對啦！您認識他嗎？」

「不，我聽說過……」宗禮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

「他，他的大姑娘長得挺有模樣，從前也是女學生，現在也幹那活計，可是不在她們家，在顧二奶奶那邊，她這份車算歸我們爺兒倆包啦，我告訴你，人家是挺秀氣的姑娘，臉漂亮，有學問，那些沒有魂的小伙子大把的洋錢都送給她啦！」賣切糕的透着羨慕的神色。

「您貴姓？你看說半天……」，宗禮想機會來了。

「我呀！姓孫，趙錢孫李的孫。」

「孫先生，您比方我想拉車，可是尋不上門路……」

「嗨！那有什麼難，我們孩子他乾爹馮大爺就開一個車廠子，憑我一句話！嗨！那算什麼！」

「那好極啦！孫先生，您就多關照吧！急不如快，快不如馬上……」宗禮覺得這位姓孫的老頭是很痛快的人。所以自己也就爽快了許多。

「好吧！待會我收拾完咱們就去，噢！您貴姓？」

「我姓白，名字叫宗禮……」

「還要什麼名字，您說我也記不住，橫是就叫您老白，您就管我叫老孫，真是，這左右誰不知道我老孫！」

晌午的時候，太陽出來照了不到一分鐘，接着就又陰沉沉地，雪花象鵝毛似地落在地上，世界完全變成白色的魔鬼，像愛斯基毛的平原似的，叫人感着放晴後寒冷的威脅。

宗禮熱心地跟在老孫的身後，幫着老孫拿着那支布篷的木架。走進一家大雜院裡去了。屋裡傳來打牌的聲音，男女調笑的声音，病人痛苦的呻吟，孩子的哭聲……

六

晚上，放晴了。

街頭的積雪被人和車輛踐踏得變成一片一片的污泥，只有柏油馬路上早被清道夫們打掃得非常乾淨，一點也看不出是才下雪的樣子。

電影院的門口張着霓虹燈的廣告，廣告上畫着各式各樣的小孩，這是最能吸引兒童的卡通片——白雪公主。

售票處擠滿了太太少爺小姐們，爭先恐後地買票，有的人唯恐擠不上去，有的人倒是擠進去出不來了。這樣前後擁擠，爭奪，喊嚷，罵，真是要買一張票，非擠出一身汗來不可，但是他們就喜歡這個，他們想越擠越是好片子，越是好片子就越得擠，這是有錢的人們的哲

宗禮白天和老孫拉了兩個座，一個就是老孫所說的那個韓家大姑娘，是送到顧二奶奶那裡去的，因為是雪天，所以一個坐兒給五毛，好天不過才三毛錢。

現在宗禮跟老孫的兒子小孫把車擱在電影院的東牆根，坐在腳蹬上，頭上冒着熱汗，鞋襪和褲腿都濺滿了污泥，小孫一邊揩着汗一邊說：

「哈！白大爺！」小孫很興奮地說。

「什麼事？」宗禮還有點喘不過氣來。

「您剛才差點把那妞兒給打了天秤！」

「我也不知怎麼一回事。」宗禮有點慚愧似的：「前邊車一頂，我的兩隻腳就不由得登空啦，多虧您扶我一把，要不真倒霉啦！」

「嗨！」小孫和老孫一樣，都帶這個口頭禪，「那有什麼要緊，妞兒們就愛打天秤，我們從前誠心把她們給翻轉，嘿！大爺！真有那不穿褲子的主兒，一下紅的黑的全露出來啦！哈！哈！哈……」

「嘿！那可不是鬧着玩的，真把腦袋摔壞了，怎……」

「沒有那事，我們小哥兒們早商量好了，比方我故意把車把一鬆手，後邊那個使勁扶

住，嘖！這樣她上不上來，下不下去；這樣圍着一圈人瞧！大家拍巴掌，可有個樂子哪！」

「那她不叫警察收拾你們！噫？」

「嗨！警察，警察也愛瞧這熱鬧！」

「快別說這個啦！多噁心，呼——咳——吓！」宗禮吐了一口唾沫，表示厭惡，他雖然現在已經墜落到勞動群裡，但他還極力表示他的清高。

「噯？大爺！您抽顆煙吧！」小孫遞過來一枝煙。

「謝謝您！我不會抽煙。」宗禮無聊地答。

一陣冷刺刺的北風吹過來，把疲倦和身上的熱氣都吹去了，他們倆瑟縮着頸項，檐頭的積雪不時地被風吹落在他們的身上，領口內，臉上。

突然從南邊駛來一輛流線型的汽車，喇叭「比——比」地叫了兩聲，就輕輕地停在電影院的門口了。

首先下車的是一位穿着翻毛貂皮大衣的美麗小姐，嬌聲地或者是生氣地向車裡的人發

洩：

「我說去白宮舞場，你們就偏要愛來這窮電影院！」

「得啦！孩子。」車裡又下來一位中年婦人，穿着臃腫的黑翻毛大衣，「今晚上你就受點屈吧！早年我跟你爸爸也是不愛來這些地方的喲！」

「荷！荷！」接着下來的是胡課長，他帶着土耳其的水獺帽子，穿着水獺領子的青呢大衣，手裡提着手杖，「跳舞、跳舞，你不是天天跳舞嗎？今兒咱們換換口味好不好？」

「我不嗎？偏不！」那位小姐把腰一扭，把屁股擰了兩擰，「真是你們也知道在年青的時候跳舞，可就要干涉人家，你們講理不？」

「荷！荷！」胡課長極力奉承着他的女兒，「你叫卓夫評評這理，大雪天，而且上舞場咱們四個人非百十塊錢……」

「卓夫不會評理，卓夫！」胡小姐冲着預備下車的楊科員努着嘴：「你瞧左右爸爸還是心疼他那幾個錢呀！」

「荷，荷！」胡課長只是樂。

「慫也不必疼慫的錢，我自己有錢！」

「荷，荷！」胡課長覺得很尷尬似的，「你的錢！羊毛出在羊身上，那還是我的錢呀！」

「荷！荷！」

「好啦！」胡小姐真地動氣了，「那看電影也是你的錢，我們不看啦，走吧！卓夫。」

「得啦，孩子！」胡太太拉住女兒的手，極力安慰，「你爸爸也不過是說着玩的呀！你就認真起來了。」回頭他冲着她的丈夫厲聲地斥責着，「你總是什麼事也需先把錢提在頭前，好像就你有兩個臭銅！」

「荷，荷！」胡課長只是笑，但是不很自在。

「真是好好的一團高興，都叫你錢錢地跑了！」胡太太這一說倒把大家都給招樂了。

「走！還是上舞場，卓夫，你說上誰家好？北京？白宮？」

「那兒都好！」楊卓夫看看他的未婚妻安娜。其實她的本名叫胡綉文，安娜是交際場上的別名。

「安娜！」胡太太又走在女兒面前，「上北京，白宮？」

「爸爸不讓去。」安娜故意撒嬌。

「讓去，他不讓去咱們就把他冷在這兒。」胡太太又給她的丈夫做了一個鬼臉，「你倒是說句痛快話呀！」

「去去！我沒有說不去呀！」

於是爭執的結果還是安娜佔了勝利，這才又坐進汽車，汽車夫回頭只望着主人發命令，安娜搶着喊：

「北京飯店！北京的琴師漂亮！」安娜說着在楊卓夫的腿上狠狠地擰了一把，楊卓夫把一隻手偷偷地伸進安娜鬆弛的大衣裡，胡課長和太太趕緊把視線移開，把大衣的領子往上提了一提。以免妨害風化。

汽車風馳電掣地開走了。

胡課長從皮夾裡摸出幾疊十元一疊的鈔票，悄悄地數着，一二三四五……猛不防胡太太伸手來搶了兩疊。這動作惹得楊卓夫和安娜暗暗地發笑。

宗禮一直等汽車開出老遠，才敢回頭，不由地長長地出了一口大氣，他的臉上一陣陣地發燒，他想真是要讓熟人看見自己拉洋車，那夠多難為情。

但一方面，妻，蕙英和明德三個飢餓的面孔，又立刻呈現在他的眼前，剛才胡課長他們那溫飽以外的慾望和尋求，正和自己的生活形成一個對比，他又不禁憤憤地唾了口唾沫，狠狠地罵了一句：

「他媽的！」

電車回廠了，街上已經沒有什麼行人了，死寂的陰沉淒冷的街頭，除了對過那個賣水菓瓜子的攤販外，這裡只有幾十輛等電影散場的夜車，喁喁地談論着他們的生意，有的在用行話談着給人家拉野鷄暗娼的故事。

電影的放射機軋軋地響着，銀幕上踟躕着惹人發笑的小動物，人們像一灘泥似地，堆在三層板的軟椅裡，暖氣管發出老是七十度的氣溫，他們忘記了那永天雪地的現實。

外面，北風唳唳地叫着，像流彈似地嗚咽，像一隻暴烈的公馬在嘶鳴，風更把高的建築物上的積雪像沙子似地吹捲在街面上，人們的身上。子夜的寒冷襲擊着每一個勞動者的心，使他們立刻想起自己的棉衣都安靜地躺在當舖的倉庫裡，這北風的嘶鳴，彷彿是苦痛的訊號，牠一怒吼，窮人們便不由得顫慄了！

他們沒有像詩人們欣賞那尖叫的北風的美感。

宗禮一邊戰慄着，一邊想着，歸根還逃不出吃穿的問題，因此他覺得國家，社會，一切全是小問題。所以他不再想這些，實在現在他太疲倦了。

他到牆角那裡撒了一泡尿，仍然回到自己的車座上坐下，但當他經過東墻下的那列洋車時，好像有兩個人注視着自己，那兩個人也是拉洋車的，一個高身材，一個短胖子，正在觀

密地嚼着半空的落花生，一邊低聲地談論着家常，當他快要到自己的車旁的時候，那兩個人的談話被風吹進他的耳朵來了。

「喂！」一個很熟悉的口音在說，「小張，你看是他不是！」

「那沒有錯，準是他！」

「嚯！他也來拉洋車，沒出息！」

「你哪？」一個敵意地反問，「你有出息嗎？」

「哼！我呀！我是沒法子呀，窮極潦倒，懷才不遇……」

「得啦！你真是木頭人戲台，自吹自擂！這年頭誰也一樣，只要有饅頭吃，誰也不是生來的窩頭腦袋！」

原來問話的那個洋車夫不言語了。

宗禮垂着頭在尋思剛才說話的人，一邊他在昏暗的路燈下搜索着。忽然有四隻熟識的眼睛和他的視線相對了，他立刻把頭轉過來，一種說不出的難過籠罩着他的心頭，原來這兩個人，一個是朱胖子辦事員，另一個便是同仁大學的校警，小張。於是他才完全明白了他們剛才的會話，是在討論着自己哩。

他覺得小張實在是有一種廣泛同情的美德，但同時他對朱辦事員也不懷恨，反之，他覺得都是一樣的可憐蟲，都是在生活重壓下換不過氣來的人，雖然朱胖子有時確實使人討厭得很。

電影散場了，影院的門口吐出來一群紅男綠女，他們紅光滿面地每個毛骨眼裡都放射着由暖氣管吸收來的熱氣，新鮮的冰冷的空氣刺激着他們的皮膚，生出一種特別的快感，他們昏昏沉沉地回昧着銀幕上富有刺戟的穿插。

這時，汽車的喇叭聲，洋車叫座聲，爭執聲，詬罵聲，警察的呵斥聲，鞭撻聲……混成一片雜亂的騷音。

「白大爺！來呀！」小孫在馬路的東邊已經拉起一個女客，「這裡有座啦！」

「多少錢拉的，小孫？」宗禮氣喘地問。

「三毛錢，可是順車，」小孫焦燥地說，「您這回去把車交了，我還得出來呢！真是，要不是您，剛才北城那個座多闊，八毛錢，真是……」

因為宗禮不大知道路徑，只好小孫在頭前走，但走了不到一半路宗禮就不時地落後，那位男坐客是個脾氣暴躁的人，也不地時踉蹌着腳，罵着，宗禮他幾次咬緊牙關想追上去，但是

他的腿只是發麻發直，腰節骨也直發酸，喉頭直發乾，發緊，急促地喘噓着。

於是小孫只好把宗禮讓到前面，自己隨時告訴他路向，這樣一來，宗禮倒可以換口氣，但是他們的車就慢到跟散步一樣的程度。車上的坐客綳着臉，凍得直跺腳，恨不得把宗禮咬兩口，因為他們覺得洋車就應當跑，而且要跑得快，要是走那就不是洋車的本分，再說誰不會走，何必要坐車？這也是一種小有錢的哲學！

他們起先是走着，但後來也就慢慢地跑起來了，空曠的馬路除了這兩個洋車外，只有前邊那座交通傘底下徘徊着的那個警察了。黑魃魃的像隻饑餓的鳴梟。

這個崗位正當着非常寬闊的十字路口，要按着新的交通規則，車輛必需繞一個九十度迂迴，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情，宗禮也知道得很清楚，因為老孫在出車以前已經把這些重要的關節都告訴他了。

可是他一方面因為疲乏的驅使，一方他覺着當時這樣夜靜人稀的時候，不會再有危險發生，於是他從左手方面越過崗位轉向西邊的橫街去了。

「回來！王八蛋！」岡警喝着追上來了。

「拍，拍，拍，拍，拍，拍，」警棍在宗禮的肩頭上無情地抽打着，他只是縮着頸子忍受

着。雖然這打擊有比疲乏千倍以上的痛苦。

一直是小孫左一個大爺，右一個大爺地求情，警察才住了手，但是最後還在宗禮的腿上踹一脚，才心滿意足地回崗位去了。

「好容易到目的地了。」

宗禮把洋車和車份交代清楚以後，才拖着疲倦的身軀，一步一步地蹣跚着回去了。當他經過一家山西酒缸的門時候，那叮噹的杓聲和酒精的香氣像魅鬼似的引誘他，於是他也像別的勞動者似地很驕傲地走進去，很自然地要一小壺白乾，一盤花生豆，一盤辣豆腐，自斟自酌地喝起來了，耳邊盡是些粗魯的，污穢的議論，猥褻的說笑。

「再來一壺呀！」

於是他自己也不知喝了多少壺以後才出來的，但是相信酒錢是沒有錯給過。

他只覺得頭重腳輕，好像踏在棉花上似的輕鬆，一切疲乏，憂慮生活的痛苦都沒有了，忘記了羞恥，忘記了剛才警察給他的恥辱，同時也模糊了妻，蕙英，明德那三個可憐虫的影子；但他不會忘記了他的家。

當他第一步邁進他的屋子的時候，這屋子居然也生着一個熊熊的火爐，爐上的鐵壺冒着

熱氣，同時痛苦地呻吟着；明德無邪地睡着，蕙英惶惑地用手絹揩着臉上的脂粉，他的太太不安地懊悔地瞅着蕙英，同時用驚奇的眼光瞅着宗禮，那薰人的酒氣，污穢的臉，被雪水濺濕了的褲襠和衣褲，放浪的形骸都是從來不曾有過的現象。

他們的視線曾經互相集中在一塊，各人用自己的智慧判斷對方的行爲，彷彿都有點可疑，都想責備別人，但是誰也沒有責備誰，要不是沒有勇氣，那就是沒有力氣責備了吧！

宗禮把道一天所掙扎的收入，元票，毛票，分票一齊掏出來放在床頭上，倒頭便睡着了。

電燈滅了，屋裡散放着猛烈的氮酸氣。

宗禮，呼嚕嚕的打着鼾聲，屋裡散佈着死滅般的沉寂。

北屋王太太正和幾個不常來的男人打着麻將，牌被響兵地乒蘭地摔在桌子上，有人不時地在慨嘆着自己的牌運，房東王太太興奮地和每一個人打趣着，調笑着。

「吳先生，怎麼樣？」王太太向一位穿洋服的青年怪聲怪氣地說：「我說我敢保紅媒，是不是？」

「好哇！王太太，真好哇，」那位姓吳的青年得意地說，「真正紅子紅瓢，您真有眼力，

我應當謝謝您才是！」

「謝謝，謝謝。」王太太撒嬌似地說，「就一句話就完啦，我費啦九牛二虎的氣力，才把人家娘兒倆心眼說活，嘴巴都說得起了繭子啦，您該怎麼謝我呀！」

「謝您呀！謝您一根……」

「謝我一根什麼？你說，過河就折橋！」

「謝您一根香蕉？」

「缺德！該死的，呸！」

「哈，哈哈……」四個都哈哈大笑了，正在坑上抽大煙的王先生也跟着笑起來了。

「唉喲，誰打的白板，怎麼一句也不言語哪？」王太太氣急敗壞地抱怨着。

「哈哈哈哈哈……」

七

當着宗禮早晨出去的時候，他的太太和蕙英在那悽慘的空氣裡，沈悶了很長的時間，但是怎麼樣也想不出辦法，是後由蕙英提議到劉老師那裡看看，在半道上她會遇見下學回家吃午飯的同學，她只好說因為她母親有病，請那位同學替他請了兩天假。

她覺着頭發軟，一陣陣地冒着飢餓的汗，眼前不時地迸着金星似的火花，腦袋一昏，立刻就要跌倒，她慌忙扶住電線桿子，稍微休息一會，又掙扎着向前走，好容易走到劉老師家裡，據開門的那位老太太說，劉家已經搬家有半個月了。

她又到楊彤家裡去了一回，只見楊彤她母親跪在觀音菩薩的畫像下面喃喃地禱告。老太太的顴骨高聳着，眼睛深深地陷進去，因為這幾天來致命的折磨，顯得格外老邁多了，屋裡充滿了香煙，由於蕙英突然的進來，使老太太特別地驚恐，她懾懾着，膽怯着，低聲地問：

「你是誰。是彤？」

「楊大媽！是我，蕙英！」蕙英湊近老太太。「您老人家不認識我啦！」

「嚙——我當是彤哪！彤！彤！……」老太太像小孩子似地哭了，蕙英將她扶起來，她想起老太太爲什麼這樣傷心，但她相信了一定是爲了楊彤的事情。

「楊大媽！彤姐那裡去了？」她扶着老太太在炕上。

「彤嗎？她，她不知哪裡去啦，噢，您瞧！」老太太說着用顫慄的枯瘦的手拿出一個紙條，那是楊彤給她母親最後的囑咐。

「蕙英，我命苦，就這……」老太太迷惘地敘述着又掉下眼淚來了。

蕙英安慰着老太太，一邊想着這意外的事件，她來這裡本不是爲的借錢，只是想和楊彤討論生活的出路，因爲在平日楊彤給她解釋過許多生活上的疑難，但以今天沒有見到，因此本來懦弱的她更覺得沒有主意了。

蕙英掙扎着忍着飢餓，又回到家裡，倒在床上喘息着，明德像黃昏時的羔羊，悽惶地喊着：

「媽！我餓！媽！我餓……」

「就在這時候，房東王太太進來了。她裝出非常慈善的笑容，也不等人家讓坐便一屁股坐下了，她撫摸着明德的頭髮，一邊安慰着，一邊還用笑臉看着他們母女兩人說話，表示着極願幫窮人忙似的。

「白太太，」王太太白眼珠眨眨：「說拉歸齊，還得想個法子不是？儘等白先生回來，大人倒怎麼都好辦，您瞧孩子餓得不難過嗎？」

「唉！王太太，」蕙英母親無力的回答，「想什麼法呢？該當的當了，該賣的賣了，真不怕王大媽笑話，您瞧我們蕙英的棉褲都脫下來當啦……」

「真是可憐的孩子，」王太太同情地有點哽咽了，「這大冷天穿着棉的都受不了，光穿

着單褲不是要孩子的命嗎？」

王太太說着還認真地在蕙英的腿上摸摸。

「王太太，我們自己受苦不要緊，連累您的房錢也付不了，真是太對不起了！」

「白太太，您真太客氣了，」王太太立刻抱怨似地說，「您想你們現在這樣可憐，我還忍心再提房錢的事情嗎？別說咱們也是幾年的街坊，就素不相識，也不能那樣無情呀！」

「唉！難得您那樣好心！」白太太像受感動似地說，「我們永遠也忘不了您的好處！」

「白太太，這算什麼好處，」王太太狡滑地豎豎眉毛，「古今窮人都是一樣，皇上也還有兩門窮親戚哪！白太太，人不怕窮，只怕不想法子呀！」

「窮人可有什麼法子呢？」白太太茫然地說。

「法子是有，就怕您不肯……」王太太遲疑地說。

「您說吧！只要能救餓，那還能說不肯嗎？」

「白太太，您到我屋裏好說話兒……」王太太把蕙英偷偷地睨了一眼，牽着白太太衣角出去了。

蕙英只聽見北屋王太太死說活說地勸她母親聽從她的意見，但是她母親只是不肯，有時

就聽見一句話的末尾，或是王太太怪聲怪氣地比喻，後來她母親就不言語了，只是王太太像流水似地或高或低地說話聲音：

「白太太！」王太太最後溫和地說，「您也不要太想不開了，其實在我們蘇州的風俗，人家都是笑貧不笑娼哪，再說這事又不是掛着幌子地買賣，只要孩子機伶，可就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大把的洋錢賺回家了，真是您放着福不享，幹麼非受這罪不行？」

「再說，這也不是咱們一家，真是連從前一品頂戴的後人，現在也不得不幹這營生，白太太，您就不用那樣死心眼啦，我這一片話全是爲您打算；與我沒有一點好處，不過我看見你們太可憐，這才想出一個法子，真要三不四的人咱們還管得着嗎？」

「是啊！王太太！」白太太失神地說，「您這番好心我當然明白，只是這事還得要蕙英自己願意才行啊！」

「是嚨！我的親人兒喲！」王太太立刻和顏悅色地說，「您真是千年的火石放光啦，難得喲！您跟蕙英商量，回頭我再勸勸她，准行，再說蕙英也不是那樣糊塗的孩子，她能放着現成的飯不吃，大家餓死嗎？」

白太太一鬆口，王太太馬上進攻，於是話也好像到了盡頭，白太太本心不願意，但是也

再不便拒絕了。

「王太太，就這樣吧，我試問問她……」白太太像喪了魂似地搖拽不定地回到自己的房裏，只是嘆氣。

蕙英對於這種暗娼生活，當然不會聽人說過，也不深知那裏的黑幕，但是她會和楊彤討論過這問題，根據楊彤的見解，女子爲生活所迫去賣淫，罪惡並不在女子本身，而是社會……現在她也記得不清楚了，她很想念楊彤，如果她在跟前，便可以替她能解決這些困惑的迷悶，一方面她恨自己太懦弱。

蕙英想着楊彤，悲哀從心頭湧起，但是她竭力地忍耐着沒有流淚。

她看見她的母親那枯瘦的臉，頹喪的氣色，一點也不顯出中年婦女應有的風度，明德把半個臉藏在枕頭底下；眼皮無神地搭拉下來，也不嚷餓也不要吃；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的母親，又望望他的姐姐。蕙英忽然一陣心酸。一種悲憤慷慨的情緒，襲擊着她，她忘記了一切羞恥，她覺着她有救助母親和弟弟的義務；並且幫助父親分擔生活的責任，她應當再做一個寄生蟲。

「窮不是恥辱，爲窮作壞事不算壞事！」蕙英想着想着就不得大聲地憤怒地喊出來

了。

「你怎麼啦？蕙英！」白太太確實吃了一驚，因為蕙英從來也不會這樣大聲地嚷過。

「媽！我下決心去！」蕙英一把抓住她母親的衣服，用悲憤的眼睛注視着她的母親。

「王太太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媽！您就答應她吧，既餓就顧不了羞恥，羞恥是有錢的人才講得起啊！」

「啊！蕙英……」白太太半天說不出話來。

「快去答應王太太吧，媽死活我一個人當着。」

突然王太太進來了，她高興得兩隻眼幾乎都睜不開了，她帶着勝利的心情東旋西轉，然後從錢夾裡取出兩塊洋錢塞進白太太的手裏。

「白太太，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將來還不還都不吃緊，您先拿去买些麵大家吃吃，回頭我同蕙英再去歸着，白太太，蕙英算真明白，書真沒有白念，再說要遇上一個有錢有勢的主兒，可不馬上就成了少奶奶啦嗎？蕙英到那地步可不要忘記了您王大媽呀！」

「絕不能忘了王大媽的好處的！」蕙英勉強地說。

當着他們吃完飯以後，王太太不知從那裏拿來一件黑呢女大衣，一雙半新的高跟鞋，粉

盒，胭脂等等，她立刻督促着蕙英穿着起來，薄薄地擦了一層粉，抹了一點口紅，梳梳久已凌亂的頭髮，立刻就顯得非常的漂亮了，蕙英自己拿鏡子照了一照，也不由得大吃一驚，她不相信自己會有這樣美麗，但同時她又覺得這美麗的後面緊着跟一個醜惡的影子和污穢的人格，她非常地懊悔，但好像有什麼東西緊緊地束縛着她，是王太太的兩塊錢嗎？是這些高貴的服飾嗎？是剛才自己輕易的允諾嗎？她的腦子梭子似地亂穿，彷彿這一切都不束縛她，誰也沒有權力強迫自己去出賣肉體，是什麼呢？

「是飢餓！」最後她把一顆心才放下去！毫無知覺無自主地跟王太太坐上洋車去了。

「媽！我也跟姐看電影去！」明德哭咧咧地嚷着。

「姐不是去看電影，你去不得！」白太太緊緊地拉住明德。

「姐是幹什麼啦？」

「不知道。」白太太茫然地拿起碗筷洗涮起來。

八

洋車在一個大胡同的一家闊宅門前停下了，灰蓬蓬的磚門洞，油飾一新的大門，兩傍立着兩個石獅子，門框的右邊釘着一個銅牌，上面有兩個大字「顧宅」，靠牆停一輛黑色的汽

車，汽車夫坐在裏邊抽着煙捲，另外還有幾輛漂亮的自用洋車，洋車夫和汽車夫攀談着，但是談話立刻給這新來的兩輛車子打住了，一個車夫嘻皮笑臉地跟王太太打招呼，一邊給蕙英揭車簾子。

「王太太！恭喜哪！這就是您說的那個雛兒呀！」

「對啦！人家這才是真正的雛兒，誰像……」王太太說着又突然止住了口，給車夫做了個鬼臉。

「您這回油水不小啦！」車夫羨慕地說，「吳大少爺要是看得上，您就把那些殘湯剩水也給我們喝點……」

「別貧嘴啦，回頭，誰也得有點甜頭呀！」

門開了，蕙英低着頭跟在王太太的身後，下台階的時候幾乎摔一個跟頭，她穿着那高跟鞋如同踏上過河的瀝石，總覺得隨時有跌倒的可能。

顧二奶奶親自迎了出來，各屋裡的窗簾一齊掀起來往外瞧，調笑的聲音立刻全止住了。

從顧二奶奶的門裡探出一個油頭少年，嘴裏噴着濃煙，貪婪地望着蕙英，臉上立刻現出驚奇的顏色，他伸手在下巴頰摸摸，然後又取一個小鏡自己端詳了一番，等到蕙英讓進屋裡的時候

候，他立刻把那小鏡放進衣兜裡去了。

「這就是我常說的那位顧二奶奶，」王太太給蕙英介紹着，蕙英深深地鞠了一躬，「這位是吳大少爺，北京數一數二的吳大少爺，有錢有勢，模樣兒長得又俊俏，就是臉上有點麻子，這可不要緊，人常說十個麻子九個俏，再說他心眼兒好，是不是？」

王太太一邊贊美吳大少爺：一邊擠眉弄眼，好像身上的每一個機關都在說話，蕙英聽了這一番肉麻的話，本來就覺得從頭到腳蟲地一下，幾乎站立不住了，再加上屋內洋爐子熊熊燃燒，大概有八十度的氣溫，因之臉上只是一陣一陣地發燒，她坐在一隻椅子上，對面沙發上坐着那個吳大少爺，她低着頭不敢看他，只是看見吳大少爺的兩隻錚亮的皮鞋在眼前搖擺搖擺，漸漸地擴大，擴大成像聳立在額前的兩塊岩石，她只覺得呼吸急促……

「蕙英！您喝茶吧！」王太太親熱地招呼着。

她半天才想起這是招呼她自己，這才起身謝過，但是沒有喝茶，她不想喝什麼。

「吳大爺！您可中意嗎？」王太太把眼珠子轉了幾轉。

「中意，中意！」吳大少爺用舌頭舐舐上嘴唇：「真是一個絕代佳人兒，可是……」

「又是那話！」王太太用手指把吳大少爺撒嬌似地指了一下，「瞧您那驕心眼兒，就虧

記着那個，我敢保人家地地道道的……您瞧那股怯勁兒，不就明白了嗎？」

「得得，就沖您一句話吧！」吳大少爺把領帶捏了捏，「都講好了嗎？」

「講是講好啦，不過……」王太太偷眼看看蕙英，似乎有不能當面說的話，「大爺，您到裡屋來，我……」

於是吳大少爺立刻跟進去了，這是顧二奶奶的臥室，陳設特別講究，爲的就是招待高貴的客人用的。

「大爺！」王太太神氣活潑地對吳大少爺說，「您可不知道人家白太太多麼咬牙，再說這孩子今年才十六歲，正在中學念書，人家又不是這頓吃了沒有那頓的主兒，非得幹這下賤的生意，這全是我明啦說黑，黑啦說明，好容易才把人家說活了，您就簡直往外掏吧！」

「掏什麼？掏這個？」吳大少爺尷尬地說。

「德行！」王太太在吳大少爺臉上擰了一把。「錢！」

「好啦，好啦！」吳大少爺立刻從西服兜裏掏出一個皮夾，「要多少錢？快說，大爺不在乎錢，只要那個新鮮勁兒。」

「說正經的，」王太太說：「開苞兒二百，我的介紹費一百。顧二奶這邊不在內，您跟

她直接說吧，這樣痛快不痛快，您就往外拿錢，人就是您的，愛怎麼着就怎麼着。」

「我今天沒有帶那麼些錢呀！」吳大少爺說時把兩肩一聳，嘻皮笑臉地從簾子縫往外瞧

「我沒有想到您能弄個新貨來呀！」

「您哪！大爺，」王太太說着就要往外走，「您愛幹不幹，插着乾草賣還怕没人要嗎？冲着人家水葱似的姑娘，不是爲那幾個糟錢，難道人家都瘋啦嗎？我們走啦……」

「我得，我的王奶奶！」吳大少爺把王太太一把扯住，「我是開玩笑呢！那裡真在乎幾個錢上計較，好啦，我給您開一張支票吧。」

於是他開了一張三百元的支票，蓋了章，但是，王太太不要這個，因爲她知道這些公子哥兒們常常拿空頭支票騙人，所以吳大少爺只好在顧二奶那裡兌了現鈔，他才心滿意足，眉開眼笑了。

「大爺，您可憐惜着點兒，人家才十六歲的嫩芽兒哪！」王太太把吳大少爺的肩頭拍了一下，「蕙英，你們倆人親熱親熱吧！」她想把蕙英拉到吳大少爺的懷裡，但是蕙英却死抓住那把椅子不放，低垂着頭，臉上的血潮像彩霞似地變幻着，嘴角緊閉着，眼睛恐怖地望着吳大少爺那雙雪亮的皮鞋，像才入籠的小鳥兒，擔憂着自己的命運。

「王大媽！咱們該回去啦！」蕙英哀求着王太太。

「不要害怕，呆會兒咱們就回去，別害怕！」

王太太上別屋裡和姑娘們聊天去了。顧二奶奶屈尊給蕙英斟了一盃茶，顯得特別和氣，她把電鈴一按，進來一個老媽子模樣的人。

「你把裏屋收拾收拾，讓大爺到裡邊去玩吧！」

老媽子收拾完了，又端來一盆溫水，一條毛巾，然後冲着吳大少爺深深地請了一安。

「大爺您請裡邊吧！要酒嗎？」

「酒？」吳大少爺把蕙英瞟了一眼，「不要了！」

「白小姐，您進裡屋去玩玩吧！」顧二奶奶命令似地說。

蕙英好像沒有聽見，顧二奶奶又說了第二遍。

「白小姐，您跟吳大少爺上裡屋去玩玩吧！」顧二奶奶一邊替蕙英解大衣的鈕扣，「您穿這麼多衣服不覺得熱嗎？再說天不早啦，有點辦完事早點回去不好嗎？」

「二奶奶我怕，您讓我回去吧！」蕙英顫慄着哀求着。

「不要緊的，你們進去玩吧！」顧二奶奶說着就把蕙英連拉帶推地送到裡間，「吳爺，

您就對付着點，別那麼像狼似地，您瞧這孩子多秀氣，將來您倆日久天長，說不定我還興吃一盃喜酒哪！」

顧二奶奶在前屋裡點着煙燈，一個很年青的女子，給她慢慢地燒煙，煙膏的香氣不時地飄到裡屋裡來。

起先蕙英坐在牆角的沙發上，因為吳大少爺追過來也併肩坐下，這使蕙英非常地害怕，她從來不會和男子接觸過，於是她又坐在床上但是這回吳大少爺又追過來了。並且用力攬住她的手，做出種種醜態來。

「白小姐，您不喜歡我嗎？」

「……」

「您喜歡我嗎？」

「……」

「噯喲！小妹妹，我真愛你……」吳大少爺說着便把蕙英摟在懷裡，同時在蕙英的臉頰上亂吻起來。

因為這突然的驚恐，她自己也不知道那兒來的力量一推一扯便掙脫開了，她迅速地跑到

前屋，像一隻驚弓的鳥，到處亂竄，她的眼裡滿含眼淚，苦苦地哀告着顧二奶奶，但是所得到的是不經意的微笑。

「二奶奶，您憐惜我吧！您修點好吧，您讓我回去吧！」吳大少爺也追出來了他像一個得勝的獵人對着他威力圈以內的目的物傲然地獐笑着。他只穿一件鑲邊的毛質寢衣，嘴裏刁着煙捲，淫褻地望着蕙英。

「韓小姐，您去勸勸白小姐，」顧二奶奶對那個燒煙的女子說，「您忘記啦，您頭一次不也是這樣害怕嗎？白小姐，您跟這位大姐進去說說話兒也好！」

這位韓小姐領着蕙英在裡屋裡閒談了一會，她們倆立刻就成了知己，蕙英覺得在這般如狼似虎的人們中間，能有這樣一個人同情，也確實安心了許多，她們敘說着自己的家境，過去與現在，不禁歎息流淚，咒詛這人生，但是結果還是沒有別的出路，出賣自己的肉體和靈魂，便成了一條不得不走的路了。

蕙英這時想起了楊彤，她把楊彤和這位韓小姐作一個比較，實在她們倆的理論上都是對的，但是楊彤似乎近於純粹的理論，而這位韓小姐倒是一個地地道的實際家。

「白小姐，」韓小姐莊重地說，「人誰都會要面子，講羞恥，但是當肚子餓着的是候，

就什麼都談不到了，從前，我總是瞧不起這種人，但是等到自己身臨其境的時候，才看清了所謂窮人的前途，盡是屈辱、苦難、疾病、死亡，真的，一直到死亡，這才算走完了這人生的長途啊！」

「大姐！」蕙英很感動地說，「您說的話一點也不錯，可是我實在害怕呀！」

「那有什麼害怕的，」韓小姐極力鼓勵她，「頭一次誰都不免害怕；但是，人家男人們最喜歡的就是你這害怕的勁兒，等到你不害怕了，人家就不稀罕了，所以趁着這機會你應當大大地敲他一筆，不然你以後就不值錢了，比方我……」

這些，蕙英也認為很有道理，但一想到實行起來，總覺得有些躊躇，她彷彿在一條江岸上徘徊既沒有下水的勇氣，又沒有一隻可以渡過的扁舟，她迷惘、戰悚、恐怖，心在顯明地跳躍着，她覺得頭痛，一陳一陣地發嘔。

她只想吐，但是又吐不出來。

「你覺得怎麼樣？不舒服嗎？」韓小姐和藹地問。

「我覺得惡心，就想吐！」蕙英的臉色都慘白了。

「你睡會吧！」

蕙英雖然不願意睡，但是她實在也支持不住了，因之才倒頭便昏昏地入夢了：

她彷彿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這地方沒有凜冽的冬天，沒有炎熱的夏天，更沒有悽慘的秋天，一切浸潤在春的懷抱裡，她正在田野採集着金黃色的野菊，捕捉着亂飛的蝴蝶，她把牠們一隻一隻地放在自己的標本夾裏，然後沿着淙淙的小河，燕子在疏落的柳絲間迅速地亂穿着，清脆地叫着，她也跟着牠們唱着，跳着。

忽然她遇見了楊彤，她還是那樣，老是板着一副莊重的面孔，拿一本書在樹底下在看，她們歡喜地聚談了一會，她勸楊彤回家去看看他的老母親，但是，楊彤只是搖搖頭，並且說：「你總是這樣不前進，」然後她對蕙英在生活方面這樣墜落，表示十分不滿，她正想給楊彤解釋這種不光明的行爲是爲生活所迫的結果的時候……。

她醒了。

猛然她覺得身體的某一部分劇烈地疼痛起來，就好像一把利刃在反覆地擾着，她不由得尖叫了一聲，一個巨大的重量壓在她的身上，使她的呼吸都感覺她困難，……。

她睜眼看時，吳大少爺那副又黃又麻的面孔緊貼在她的眼前，使她覺到又嫌惡又氣憤，但是她不再想反抗，她覺得她自己好像從一個高岩上墜下來，一陣陣地迷糊，彷彿整個身子

都要粉碎了。

黃昏的時候，她才坐車回家裡，王太太拿出三十元交給她的母親。

「白太太，您瞧這樣賺錢容易不？」王太太很慚慚地說，「其餘那些賃衣服的錢，車錢，顧二奶的鋪錢都歸我墊上了，至於剛才借您兩塊錢，還不還都不要緊！」

自然，這番話白太太不但信得過，而且內心也確實有些感激的成分，況且羞辱得來的錢，彷彿越多便越增加了羞辱，多一分錢便多一分難過。她想把王太太的房錢付清，建立一個信用，但是王太太怎麼也不收，更使白太太確信王太太是世界上唯一無二的好人了。

蕙英只是哭，她覺着好像丟失了什麼東西，同時覺着增多了什麼東西，她自己現在非常明白，丟失的是世人所謂人格，增多的也正是世人所謂的恥辱，可是這兩樣東西正等於那每月不可缺的飯，要了人格，顧了恥辱便吃不着飯；想吃飯便顧不了人格和恥辱，這成了窮人的哲學。

九

第二天，天晴了。北風在電線桿上嗖嗖地響着。

宗禮醒來的時候已經九點多了，他很想立刻起來，但是他覺得全身酸疼，沒有一點氣力

但是他又怕就誤了上班的時間，只好咬着牙勉強起來，這時他發現了昨天當的棉袍又乾乾淨淨地躺在那兒，一切他覺得莫明其妙。

「爸爸，」蕙英說，「您覺得不舒服，就請一天假吧！」

「不用，我沒有什麼不舒服……」

蕙英一直望着他父親很踴地走出胡同去了。

宗禮進校門第一個看見的人是小張，他還是和往日那樣精神，和氣，但是所不同的是他對宗禮更比往日親切，同情了，他們互相用微笑說明了一切秘密。

「白先生，晚上咱們一塊去呀！」

「好極啦！晚上一塊去！」宗禮說着很輕快地進去了，不再像往日那樣拘束不安。

辦公室裏起了一陣喧笑，當着宗禮裏進去的時候，他們把喧笑止住都用不屑看的神氣注視着宗禮，只有朱辦事員過來用手在宗禮的肩上拍了一下。

「白兄，昨兒晚上辛苦啦！」

「咱哥兒們一樣啦，沒有法子！」

於是他們倆也來一個會心的微笑。朱辦事員不再像往常那樣瞧不起宗禮了。

胡課長近來大運臨頭，居然弄得兩份兼差——××府參議和×××會的委員，所以雖然坐着汽車也是忙不過來；於是教務課的一切完全由楊科員代行職務。

而楊科員因爲胡課長的推荐，也在××府弄得一個只領薪不辦事的參議，所以他得意之餘，便要在十天以後和胡課長的女兒安娜正式結婚了。

吳科員正在替楊科員擬着請簡的稿子，一方面張羅着如何送禮，這消息一傳出去，差不多連學生們都知道了，所以不時有人來打聽婚期的確訊。

宗禮把這件事完全沒有放在心上，他以爲到時候再看，送不送還說不定。他去問朱辦事員，他也是這樣主張。

吃完晚飯，宗禮，朱辦事員，小張他們三人又開始了夜的勞動生活一直到最後一場散戲的座兒拉到家以後，他們才拖着疲倦的腿走向那山西酒缸去尋求一點安慰和刺激，他們三個估據了一個大缸，要了一盤秦椒炒蔥頭，白乾兒一壺一壺地喝下去了。每個人的毛孔張開着血液速地流着，雜亂地談着。

「白大哥！」朱辦事員好像有點醉意了，「咱哥三以後同心協力小弟以前有對不起的地方，都要大哥多多包涵！」

「老弟你說那裡話！」宗禮給朱辦事員滿了一盃，「同是淪落人，還能那樣客氣計較嗎？咱們以後就實話實說吧！」

「這不結啦！」小張說着自己呷了一口酒，然後給宗禮和朱辦事員都滿了盃，「我就膩外那說大話做小事，窮就窮，苦就苦，橫堅窮也不能算恥辱，喂！老朱，聽說你們課長又弄得兩份兼差，這小子運氣真不壞！×他！」

「誰說他媽不是？」朱辦事員氣憤地把桌子一拍打倒一隻酒壺，酒在向下流着，他慌忙用嘴堵住，吮吸着，「連楊科員也弄得一個乾薪參議，咱們他媽倒啦邪霉，連半個兼差也不來！」

「您說的是咱哥三個不是？」小張滑稽地說，「你辦事員兼洋車夫，白大哥書記兼洋車夫，兄弟我校警兼洋車夫這不也是很闊的兼差嗎？」

「哈哈哈哈哈……」

「白大哥！」朱胖子拿筷子在桌子上敲打着，「您知道不？楊科員那小子真是鴻鸞星照把胡課長的姑娘給吊上啦，我給你說，人家早就通過了，這叫先交易後開張！不遠就結婚，

「現在，我告你！」小張附上宗禮的耳朵，「還有一種女學生兼野妓，喂！大哥，你瞧你瞧！……」

酒缸門前風掣電馳地過去兩輛漂亮的洋車，腳鈴山響，上面坐着兩個女人，宗禮的視線順着小張指的地方一瞧，立刻就將視線收回，面部的表情非常地尷尬，心頭立刻湧上來什麼東西，堵塞着他的喉頭以及各器官，血液在激流着，脈搏在加速地跳着。

「前邊是蕙英，後邊是王太太，」宗禮想，「現在我明白了。」許多醜惡的黑影籠罩着他的心頭像幾千把尖刀在他的胸膛刺札着，痙攣着，戰慄着。

「白大哥！」小張怔了怔，「您怎麼難過起來啦？您認識那個姑娘嗎！」

「不！我不認識！」宗禮把一隻酒壺緊緊握在手裡。

「那你爲什麼難過？」

「不，我不認……她！」宗禮把一壺酒一齊嚥下去了，「啊呀！我心裡難過！」他的眼……秋雨似地洒在桌面上了。

「白大哥！」朱胖子的眼淚也停留在眼邊上了。「你爲什麼難過？說給兄弟聽聽行不行？」
「我不認識……我不……」宗禮的眼淚和鼻涕混在一起，他用拳頭使勁在自己的胸脯上

打攪着。

「大哥！大哥！」小張搖動着宗禮的肩頭，「你沖兄弟我，大哥！您瞧我學豬吃食！」小張嚼了一大口菜，像豬似的吃着拿着手當做的豬耳朵，頭搖擺着，嘴裡哼着，學得非常神似，把旁邊的食客都招樂了，但是並沒有止住宗禮的悲痛。

「我不認識她啊！」宗禮瘋狂了。

「大哥！你瞧我的耳朵能動彈，您瞧！」小把張他的耳朵有命地讓她擺動着：「一二三，您瞧！」

耳朵真地動了三下。

「兄弟！我心裡難過啊！」

「拍！」宗禮胳膊一揚，那個酒盃摔了個粉碎，桌上的酒壺也扯倒了兩個！酒在點點地滴着，他們三人的眼淚在點點地滴着，不斷地滴着。

夜深了。痛苦緊抓着每個人的心。